呂思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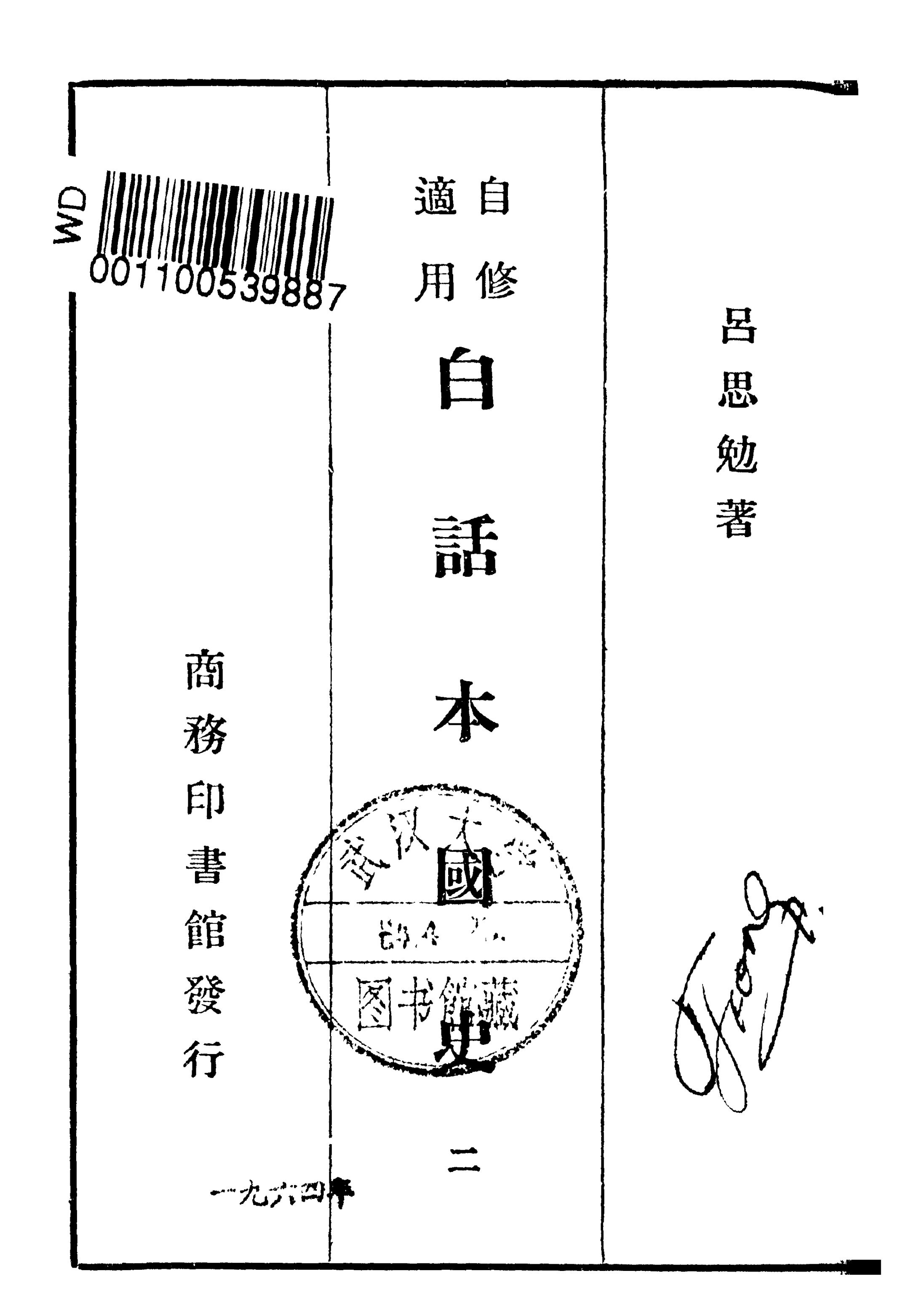
自修適用

白話本國史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思勉著

自修適用

白話本國史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一九六四年

第二編　中古史上

第一章　秦始皇帝的政策

三代以前的世界，是個封建之世，秦漢以後的世界，是個郡縣之世；其情形是迴然不同的：中國成一個統一的大國，實在是從秦朝起的。所以秦朝和中國，關係很大。郡縣之治，咱們現在看慣了，以爲當然的。然而在當時，實在是個創局。咱們現在，且看秦始皇的措置如何。

他的措置

第一件，便是自稱皇帝，除去謚法。這件事，便在他初併天下這一年。他下了一個令，叫丞相御史等議帝號。他們議上去的是『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

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他又叫他們去掉一個泰字，留了一個皇字，再加上一個帝字，就成了「皇帝」二字；其餘便都照博士所議。不多時，又下了一道制道『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第二件，便是廢封建，置郡縣。這時候，天下初統一，人情習慣於封建，六國雖滅，自然有主張新封的。所以初併天下這一年，就有丞相綰（姓王）等奏請『六國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無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獨有廷尉李斯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也說『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於是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守是一郡的長官；尉是幫守管理一郡的軍事的；監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御史。）中國郡縣的制度，到此才算確立。

第三件，便是收天下的兵器，把他都聚到咸陽，銷毀了，鑄做「鍾」「鐻」和十二個銅人；（當時還是以銅爲兵。）每個有一千石重。

第四件，是統一天下的「度」「量」「衡」，和行車的軌和文字。參看第一編第十章第二節

第五件，是把天下的富豪，遷徙到咸陽來，一共有十二萬戶。

這都是初倂天下這一年的事，後來又有「焚書」「坑儒」兩件事。

「焚書」這件事，在前二一二四年。他的原因，是因爲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有一個僕射周青臣，恭惟始皇行郡縣制度的好處；又有個博士淳于越，說他面諛，而且說郡縣制度，不及封建制度。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便把淳于越駁斥一番。因而說『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又說『他們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因而就擬了一個「禁之」的辦法，是『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秦始皇許了他，燒書的事情，就實行起來了。

「坑儒」的事情，在焚書的明年。是方士引出來的。當時講神仙的方士，頗有勢力，秦始皇也被他

惑了，便派什麼齊人徐市，發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又派什麼燕人盧生，去求羨門高誓，（仙人的名字）鍊「不死之藥」這些事情的無效，自然是無待於言的。偏是這一年，盧生又和什麼侯生，私下談論始皇說他『樂以刑殺爲威；』『貪於權勢；』『未可爲求仙藥。』因而逃去。始皇聽得，大怒，說我燒書之後，召「文學」「方術」之士甚多。召文學之士，要想他們『興太平；』召方術之士，要想靠他們『求奇藥，』很尊重賞賜他們。如今不但毫無效驗；而且做了許多「姦利」的事情；還要「誹謗」我。因而想到，說諸生在咸陽的，有『惑亂黔首』的事情。就派個御史去按問。諸生就互相告發；互相牽引；給他坑殺了四百六十多人。

這幾件事情，其中第二第四兩件，自然是時代所要求。第三件後人都笑他的愚，然而這事也不過和現在「禁止軍火入口」「不准私藏軍械」一樣，無甚可笑。第五件似乎暴虐些，然而這時候，各地方舊有的貴族新生的富者階級，勢力很大；要是怕亂，所怕的就是這一班人。——後來紛紛而起的，畢竟是六國的王族和將家，占其多數；否則就是地方上的豪傑，並非眞是『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可見地方上的特殊勢力，原是應當剗除的。——漢高祖生平，是並不學秦朝的政策的；然而一定天下，也就「徙齊楚大族於關中，」可見這也是時勢所要求，還沒甚可議之處。最專制的，便是第

一件和「焚書」「坑儒」兩件事。爲什麼呢？「皇帝」是個空名，憑他去稱「皇」；稱「帝」；稱「王」；稱「皇帝」似乎沒甚相干。然而古人說『天子者，爵也。』又說『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可見天子雖尊，還不過是各階級中之一；並不和其餘的人，截然相離。到秦始皇，便無論「命」「令」「自稱」都要定出一個特別名詞來，天子之尊，眞是「殊絕於人」了。『太古有號無謚，』自是當時風氣質樸；並不是天子有種權利，不許人家議論。到始皇，除去謚法，不許『子議父，臣議君，』才眞是絕對的專制。焚書這件事；不但剝奪人家議論的權利，並且要剝奪人家議論的智識。——始皇和李斯，所做的事，大概是「變古」的，獨有這件事，是「復古」的。他們腦筋裏，還全是西周以前，「學術官守，合而爲一」的舊思想，務求做到那「政學一致」的地步；人人都要議論，而且都有學問去發議論；實在是看不慣的。「坑儒」的事情，雖然是方士引起來；然而他坐諸生的罪名，是「惑亂黔首，」正和「焚書」是一樣的思想。這兩件事，都是「無道」到極點的。

以上所述的，是秦始皇對內的政策；他的對外，還有兩件事情。

其（一），是叫蒙恬去斥逐匈奴，收取河南的地方。（如今的河套）於前二一二四年，修築長城，『起臨洮，迄遼東，延袤萬餘里。』（秦始皇這一道長城，是因著戰國時的舊址連接起來的；並不是一時造成。他所經的地方，是在如今河套和陰山山脈之北；東端在朝鮮境內；也並不是如今的長城。）

其（二）是發兵略取南越的地方，把他置了南海（如今廣東的南海縣）桂林（如今廣西的桂林縣）象（在如今越南）三郡。又奪了句踐的子孫的地方，把他置了閩中郡。（如今的福建）秦始皇的武功，有一部分人也頗恭惟他。然而這也不過是時勢所造成。——中國國力，發達到這一步，自然有這結果。——無甚稀奇。不過「北限長城，南逾五嶺，」中國疆域——本部十八省——的規模，卻是從此定下來的。——後來無甚出入。

秦朝所以滅亡，由於奢侈和暴虐。他滅六國的時候，每破一國，便把他的宮室，畫了圖樣，在咸陽做造一所。後來又在渭南造一所阿房宮。史記說他的壯麗，是『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之旗。』又在驪山（在如今陝西臨潼縣）自營萬年吉地。單驪山和阿房宮兩處工程，就要役徒七十萬人。還要連年出去「巡遊，」「刻石頌德，」——封泰山，禪梁父。又要治什麼「馳道。」他又自推「終始五德之傳，」說周得火德；秦得水德。水德之始，應當嚴刑峻法，『然後合五德之數。』秦國的刑法，本來是很野蠻的；再經秦始皇有意加嚴，自然是民無所措手足了。

第二章 封建政體的反動

第一節 豪傑亡秦

秦朝吞滅六國，人心本來不服，加以始皇的暴虐和奢侈，自然是思亂者衆不過給始壓住了，一時不敢動；始皇一死，自然一鬨而起了。

前二一二一年，秦始皇出遊回去的時候，走到平原津，(在如今山東的德縣)病了，到沙邱的平臺宮，(在如今河北的邢臺縣)就一命嗚呼。秦始皇有好幾個兒子大的喚做扶蘇，是相信儒術的；看見秦始皇坑儒，就不免諫了幾句；始皇不悅，便叫他到上郡去監蒙恬的軍。小兒子胡亥，這一次，卻跟隨始皇出來。始皇病重的時候，寫了一封信給扶蘇，叫他到咸陽去迎喪即位，這封信寫好了，還沒有發給一個宦者趙高知道了。原來這趙高，是教胡亥讀書，又是教他決獄的；胡亥很喜歡他。這時候他倘了「符璽」這封信自然在他手裏過。他就去勸丞相李斯，要造封假信，廢掉扶蘇，改立胡亥。李斯起初不肯；經不起趙高再三勸誘，他又說『秦國的宰相，沒有一個能善終的。你如今立了扶蘇，他一定相信蒙恬，你一定不得好好兒的回去了。』李斯聽了這話，不覺心動。就彼此商量，假造一封詔書，賜蒙恬扶蘇死。一路祕不發喪；回到咸陽，才把秦始皇的死信宣布出來，擁立胡亥，做了皇帝，這便是秦朝的二世皇帝。

二世做了皇帝，趙高自然得意了。他便教二世，先用嚴刑峻法，對付大臣；又把自己的兄弟姊妹，都殘殺了。他又騙二世道『做皇帝的，總得叫人害怕；你如今年紀輕，在外面和大臣一塊兒辦事，總不免

有弄錯的地方，就要給人家瞧不起了；人家瞧你不起，就要想法子來欺你了；不如別出去，咱倆在宮裏辦罷。』二世果然聽了他，躲在宮裏不出來，連李斯也不得見面了，他就此想個主意，謀害了李斯。這時候用刑比始皇更嚴；葬始皇於驪山，已經是窮極奢侈；而且還要造阿房宮；眞是「民不堪命」天下的人，自然要「羣起而攻之」了。

前二一二〇年，就是二世的元年，七月裏，有兩個戍卒，一個喚做陳勝，一個喚做吳廣，都是楚國人；前去戍守漁陽，（如今河北的盧龍縣）走到蘄縣，（如今安徽的宿縣）天下起雨來，走不通了；料想趕到了，也是誤了限期，一定要處斬的；就激怒衆人，造起反來了，不多時，

陳勝便自立爲楚王。

分遣諸將，四出號召。就有

魏人張耳陳餘，立趙國的子孫，喚做歇的，做了趙王；

魏人周市，立魏國的公子咎，做了魏王；

燕人韓廣，自立做燕王；

齊國的王族田儋，自立做齊王；

南方呢，也有

沛人劉邦，據了沛，(如今江蘇的沛縣)自立做沛公。(楚國的縣令稱公)楚將項燕的兒子，名字喚做梁，和他哥哥的兒子，名字喚做籍，表字喚做羽的；起兵於吳，(如今江蘇的吳縣，秦朝的會稽郡治。)項梁便自稱會稽守。

二世起初受了趙高的蒙蔽，以爲這許多人是『無能爲』的；誰知到明年正月裏，陳勝的先鋒周文，已經打到戲了。(如今陝西的臨潼縣)二世纔大驚；這許多驪山的工人，本是犯了罪的，忙赦了他，叫一個人喚做章邯的，帶着去，抵禦周文。這時候，秦朝政事雖亂；兵力還強。這些新起烏合之衆，如何敵得政府的兵。居然把周文打死了。他就乘勝去攻陳勝，陳勝也死在下城父。(如今安徽的蒙城縣)吳廣先已因攻滎陽(如今河南的滎澤縣)不下，給手下的人殺了；章邯便去攻魏。

這時候，項梁的兵已經渡過江來了。有一個居鄛人，(如今安徽的巢縣)喚做范增，前去勸他，立楚國之後。項梁聽了他，便去找尋楚懷王的子孫；果然找到了一個名字喚做心的。他便把他立在盱眙，(如今安徽的盱眙縣)仍舊喚做楚懷王。(戰國時候，楚國有一個懷王，和齊國很要好的。秦國要想騙他，就叫張儀去對他說，你只要和齊國絕了交，我便送你商於的地方六百里。見第一編第三章第五節。懷王信了他，果然和齊國絕了交；誰知秦國把前言賴掉了。懷王大怒，發兵攻秦，大敗，只得割地講和。後來秦又騙他去面會，當面逼勒他割地，懷王不肯，秦人便把他捉了去；後來懷王就死在

秦國；楚國人很可憐他的。所以這時候，要立他的後人，而且還要稱他做楚懷王。

又有韓人張良他的祖父，都做韓國的宰相。韓國滅亡了，他就盡散家財，尋覓死士，要想替韓國報讎。有一次秦始皇出遊，走到博浪沙中，（在如今河南的陽武縣）張良叫一個力士伏在沙裏，用大鐵椎狙擊他，惜乎誤中「副車」。秦始皇吃這一嚇，叫天下大捉兇手十日，畢竟沒有捉得到。到這時候，張良去見項梁，勸他立韓國之後；項梁聽了他，就立韓公子成爲韓王。

於是六國之後，都立起來了。然而這時候，秦兵攻魏，正在危急。齊王田儋，發兵來救，誰知道打了一仗，又敗死了。項梁引兵而北，連勝兩仗，未免心驕意滿，又被章邯乘其不備，夤夜劫營，殺得大敗虧輸，項梁也死了。章邯便到北面去，把趙王圍在鉅鹿。（如今河北的平鄉縣）諸侯的形勢，眞是危險萬狀了。

正當危險的時候，卻有一枝救兵來了；你道是誰？原來就是中國絕世的英雄項羽。這時候，項梁已經死了，楚國一方面總得想個應敵之策。就有人主張，分兵兩枝，一枝去攻秦，一枝去救趙。然而秦國兵勢正強，許多將官沒有一個肯向前的；只有沛公和項羽不怕，大家商量定了，楚懷王便派沛公西入關；

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

誰知宋義見了秦兵也是懼怕的,到了安陽,(如今山東的荷澤縣)一共駐紮了四十六天,不肯進兵。反叫他的兒子,到齊國去做宰相,(田儋死後,他的兄弟田榮,立了他的兒子田市。)自己去送他,於路置酒高會。項羽見不是事,便把他殺了。這才發兵渡河,和秦軍大戰。這一戰,眞是秦軍和諸侯軍的生死關頭,史記敍述他的戰事道

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章邯雖敗,還能收拾殘兵,和項羽相持。不想派了一個長史司馬欣,到關中去求救;趙高竟不見他,司馬欣急了,跑回來,勸章邯投降項羽;章邯尋思沒法,只得聽了他;秦人在關東的兵力,就此消滅了。

沛公這一支兵,本來想從洛陽入關的;誰知和秦戰不利,便改變方針,南攻南陽;南陽破了,就從武關進去。(武關,在如今陝西商縣的東邊)趙高一晌蒙蔽着二世,說山東盜是「無能爲的。」這時候,二世不免怪著他,趙

高一想不好，不如先下手爲強；便把二世弒了，立了他哥哥的兒子公子嬰；去掉帝號，仍稱秦王，要想保有關中。子嬰又想個法子，把趙高騙去，刺殺了，夷其三族。子嬰做了四十六天的秦王，沛公的兵，已經到了灞上了。（在如今陝西省城的東邊）子嬰無法抵禦，只得投降；秦朝就此滅亡。這是前二一一七年的事。

秦朝亡得這樣快，全是由於內亂，所以沛公兵來，無暇抵禦在山東的一枝兵也心變，投降人家了。秦朝是「統一專制君主」政體初成立的時代，就把什麼「宰相謀逆」「奄宦弄權」「殺長立幼」「誅鋤骨肉」「矇蔽」「弒逆」種種事情，都弄全了；這也可見得「君主政體」的流弊。欲知其詳，請把史記的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再仔細讀一遍。

第二節　項羽的分封和楚漢的興亡

秦朝既經滅亡，封建政體的反動力，就要大張其燄了。原來當時的人，習慣於封建；普通人的心裏，差不多以爲列國分立，是當然的；秦國的統一，不過是個變局；（秦始皇李斯等，對於這個問題，卻要算先知先覺之士。）暴力一過，總得回復到原狀的。（至於前此業已互相吞併，而漸趨於統一，此等歷史觀念，並非普通人所有。）所以陳勝吳廣謀舉事，說『等死，死國可乎。』（這國字是指原來的楚國，就是要想恢復楚國的意思。）范增對項梁也說『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可以見得當時一般人的心理。既有這種心理，滅秦之後，自然沒有一個人獨占了的道理，

自然還是要分封。誰應當受封呢？自然是六國之後，和當時滅秦有功的人。誰來主這分封的事呢？自然是當時實力最強的人。這都是自然之理，無待於言的。沛公入關之後，項羽也定了河北，引兵入關，誰知道沛公早派兵把關門守住了。項羽大怒，便把函谷關打破。這時候，項羽的兵，有四十萬，駐紮在鴻門；（在臨潼縣境）沛公的兵只有十萬，駐紮在灞上，論兵力，是萬敵不過項羽的，幸而項羽有個族人喚做項伯，和張良有交情的，聽得項羽下個軍令，明天要打沛公，便貪夜來見張良，勸他一同逃走；沛公乘勢，便託他去向項羽疏通，明兒一早上，又帶着張良樊噲等幾個人去見項羽，把守關的事，當面解釋了一番；才算枝梧過去。當初楚懷王，曾經和諸將立一個約，說『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這時候，項羽差人去報告楚懷王；懷王便回他『如約』兩個字，項羽那裏肯聽；便自己分封起諸侯來。他所分封的，是

所封的人	王號	所王的地方	都城
劉邦	漢王	巴蜀漢中	南鄭（如今陝西的南鄭縣）
章邯	雍王	咸陽以西	廢丘（如今陝西的興平縣）
司馬欣（秦的降將）	塞王	咸陽以東至河	櫟陽（如今陝西的臨潼縣）

董翳 秦的降將	翟王	上郡	高奴 如今陝西的膚施縣
魏王豹 魏王咎的兄弟，咎自盡之後，豹逃到楚國，楚人立他做魏王。	西魏王	河東	平陽 如今山西的臨汾縣
韓王成 不多時，項羽把他殺了，改立了舊時候吳縣的縣令鄭昌。	韓王		陽翟 如今河南的禹縣
申陽 張耳的嬖人	河南王		洛陽 如今河南的洛陽縣
司馬卬 趙國的將	殷王	殷故墟	朝歌 如今河南的淇縣
趙王歇	代王		代 如今河北的蔚縣
張耳	常山王	趙	襄國 如今河北的邢臺縣
英布 楚國的將	九江王		六 如今安徽的六安縣
吳芮 秦國的番陽令，起兵跟了諸侯入關的。番陽，如今江西的鄱陽縣。	衡山王		邾 如今湖北的黃岡縣
共敖 義帝的柱國，傳到他的兒子尉，給漢朝滅掉的。	臨江王		江陵 如今湖北的江陵縣
燕王廣 給臧荼殺掉的	遼東王		無終 如今河北的薊縣
臧荼 燕國的將	燕王		薊 如今的北平

齊王市	膠東王	即墨（如今山東的即墨縣）
田都（齊國的將）	齊王	臨淄（如今山東的臨淄縣）
田安（戰國時齊國最後的王喚做建的後人）	濟北王	博陽（如今山東的泰安縣）

他卻自立做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九郡的地，史記漢書上，都沒有明文，據惲氏敬所考，是泗水，薛，郯，琅邪，陳，碭，東郡，會稽；會稽郡裏，又分出一個吳郡來。見他所著的西楚都彭城論。）表面上把楚懷王尊做義帝，實際上卻把他遷徙到江南的郴，（如今湖南的郴縣）不多時，又把他弒了。

他這分封的意思，不過是猜忌漢王，不要他占據關中形勢之地，所以生出一個解釋來，說巴蜀漢中，也是關中之地，（戰國時曾屬於秦所以生出這一說）就把來封了他，卻把秦國三個降將，封在關中，去堵住他的路。（這三個人，都是項羽親身收服的，而且這三個人，帶著秦人在外打仗，死掉許多，秦人很恨他，不怕他據著關中反抗。）他自己所據地方既大，又是本來的勢力根據地，形勢也是很好的。

然而他把趙魏燕齊的舊王，都搬到別處，去改封了自己心愛的人；人家心上，就有些不服。加以當時還有「有功而未得封」「或擁兵而無所歸」的人，也要想搗亂；天下就多起事來了這一年四月

裏，諸侯罷兵各就國，八月裏田榮就幷了三齊；（田榮見項王把田市遷徙到膠東，大怒，留住他，不許他到膠東去；田市怕項王，就逃了去；田榮大怒，追上，把他殺了；又發兵打死田都。這時候，有一個昌邑人，喚做彭越，本來起兵跟漢王的；帶著一萬多人，在鉅野，——如今山東的鉅野縣——沒有歸宿；田榮就給他一顆將軍印，叫他打死田安，田榮就幷王三齊。）陳餘也起兵攻破張耳，迎接代王歇還去做趙王；趙王感激陳餘，就把他封做代王。（陳餘和張耳，本來是好朋友，後來張耳給章邯圍在鉅鹿，陳餘不敢去救。張耳派兩個人去求救，陳餘沒法，只得派幾個兵，同著他兩個去試試。這時候，秦國的兵勢盛，都死了。張耳疑心這兩個人是陳餘殺掉的；鉅鹿解圍以後，屢次盤問他，陳餘大怒，把印解下來，給張耳道：我這兵，請你帶了罷，我不幹了。張耳手下有個人，勸張耳就此接受了。陳餘沒法，只得帶了幾十個人，到大澤中去漁獵，項羽因他沒有從入關，只封了他南皮，如今河北的南皮縣等三縣的地方，陳餘心上不服。田榮起兵之後，便去請兵，打敗了張耳。）項羽既然是霸王，（好比春秋時候的霸王）諸侯鬧了這種亂子，當然是他的責任；只得親身去攻打田榮，漢王乘機，用韓信做大將，八月，還定三秦，又派兵擊虜了韓王鄭昌。明年正月，漢王出關；降河南王申陽，渡河，降西魏王豹，虜殷王卬，就帶了塞翟韓殷魏的兵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這時候，已經打死了田榮；田榮的兄弟田橫，又立了田榮的兒子田廣，項王『連戰未能下』；漢王卻乘虛攻入彭城。項王聽得，帶了精兵三萬，從胡陵（如今山東的魚臺縣）回攻漢王；這一仗，把漢王殺得大敗虧輸，士卒死了二十多萬人。

然而漢王據了滎陽（如今河南的滎澤縣，是個黃河津渡之處，據了滎陽，就可以出兵河北。）成皋，（如今河南的汜水縣，西邊就是著名的虎牢關，是從山東到洛陽去的緊要關隘；據住成皋，東來的兵，就不得到洛陽，關中自然安如泰山了。）和楚人相持，有蕭何留守關中，發關中的人，補充軍隊，運巴蜀的糧，供給軍饟。項羽的後路——梁地——卻時時為彭越所擾，漢王一方面有韓信平定了西魏（漢王敗後反漢為楚）趙代，又攻破

了齊；（田廣死了，田橫逃到海島上；到漢高祖平定天下之後，召他，他走到離洛陽三十里的地方自殺。）項羽一方面，卻連一個最得力的英布，也叛降了漢了。漸漸的兵少食盡，項羽無法，只得和漢朝講和；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古時河淮二水間的運河。史記河渠書『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從鴻溝以東為楚，西為漢。約既定，項羽就引兵東歸；漢卻背約追他，合著韓信彭越的兵，把他圍在垓下；（如今安徽的靈璧縣）項王帶了八百騎，突圍南走；到烏江，（大江津名，在如今安徽的和縣）自刎死了。天下就統一於漢。這是前二一一一年的事。

自從陳涉發難，六國之後，紛紛自立；秦亡之後，項羽又大封諸侯；到這時候，又都煙消火滅了；這要算「封建的反動力」第一次失敗。

豪傑亡秦，要算中國平民革命第一次成功。以前湯放桀，武王伐紂，秦滅周，都是以諸侯革天子的命。（三家分晉，田和篡齊，是以大夫革諸侯的命。）這時候，革命的是一班什麼人，成功的又是一班什麼人請看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為人；仁而愛人，喜施，（這六個字，是用錢撒潑的別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這八個字，是無賴行徑，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嘗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只這幾句話，活畫出一個無賴的行徑。要是細心搜尋，一部史記裏，不知可以搜出多少條來，現在且別細講他。再看輔佐他的人；蕭何曹參，都是個刀筆吏；只有張良是個世家子弟，然而他的性質，也是和江湖上人接近的。陳平便是個不事生產的人；韓信彭越，更不必說了；漢高祖用了這一班人，卻居然成功，項王，『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這是陳平說項王的話，見史記陳丞相世家。）分明帶有貴族性質，就到底敗亡。而且當時不但貴族裏頭沒有人，就是草野之間，出一點「賢人」的名聲的，這個人也就沒甚用處；——如周文張耳陳餘等。——反不如這一班無賴，這不是氣運使然麼？——實在就是社會組織的變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裏，有一段論這事的，題目是漢初布衣卿相之局，考據得很精詳，可以參看一參看。

第三節　漢初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鬬爭

項羽滅掉了，天下就算太平了麼？還沒有呢，當時還有幾種特殊勢力。

其（一）是「功臣」。侯國革命時代，革了命，誰應當做皇帝，是一定的。（譬如夏亡之後，做皇帝的，當然是湯，商亡之後，做皇帝的，當然是武王，斷沒有伊尹太公，出來和他競爭的道理。）平民革命時代就不然了，你好做，我也好做；項羽雖滅，韓信彭越，個個和漢高祖資格平等的；怎教他不生心；做皇帝的，如何不要疑心；他疑心他，他如何不要自衞；這班人，又都

是身經百戰的；如何不可怕，在各種特殊勢力之中，這一種，要算是最危險的了。

其（二）是「宗室。」這一種特殊勢力，是有意造出來的。當時的人，對於封建，有兩種心理：一種是被滅的人，要想恢復固有的基業。秦朝末年，六國之後，紛紛自立，就是這一種心理。一種是滅掉人家的人，要想封建自己的子弟親戚，以爲屏藩。淳于越勸秦始皇，『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就是這一種心理。這種議論，秦始皇沒有實行，漢高祖卻實行起來了。

其（三）就是「外戚。」外戚成爲一種特殊勢力，其根本也是從歷史上來的。當分裂的時代，部落和部落，國家和國家，總是互相讎敵；能彀互相聯絡的，本家之外，自然只有親戚；終漢之世，外戚的爲害最烈，難道漢朝的皇帝，性質和別一朝不同，總喜歡任用外家麼？也因爲漢時的社會，「去古還近，」人心爲「風氣所囿，」不能自拔的緣故。至於漢高祖的丈母家，更是助他取天下的；事成之後，自然也成爲一種特殊勢力了。這裏頭的關係，讀史的人，都不大留意。我現在把他揭出來，卻是很有趣的。

史記高祖本紀：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

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箒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嘗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看『避仇從之客』一句，便知道呂公也不是安分之徒，正和『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產』的人，是一路。再看

高祖爲亭長時，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這十個字，妙不可言。一句話點穿他都是造謠，毫無對證。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嘗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嘗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

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可見當時「造謠惑衆」兩口子都是串同了的。還有呂后的妹夫樊噲，是和高祖同隱於芒碭山澤之間的；沛縣人起兵時，就是託他去尋找高祖。呂后的哥哥一個喚做澤，一個喚做釋之，都是跟隨著高祖起兵的。高祖彭城之敗，得了呂澤的兵，方才站住。呂氏一系，有這許多人，如何不要成爲特殊勢力呢！所以當時的人說『呂氏雅故，推轂高帝就天下。』見史記荊燕世家這句話，實在不是瞎說的。

當時的功臣，有封地的，都給高祖和呂后兩個人滅掉。這個可算劉呂兩系合力以摧殘功臣系。

齊王韓信。韓信破齊之後，就自立做了齊王，這時候，高祖沒法，只得因而封之。到破了項羽以後，便『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把他改封做楚王。後來又用陳平的計策，僞遊雲夢，趁他來謁見，把他捉起來，說有人告他造反，帶到京裏，赦了他，封爲淮陰侯。前一一〇八年，代相陳豨反了，高祖自將去打他，呂后在京城裏，又叫人誣告韓信謀反，把他殺掉。

梁王彭越。高祖背約追項羽的時候，約會韓信彭越，他兩都不來；高祖沒法，用張良的計策，加給韓信封地，又封彭越做梁王，他兩才都來。韓信死這一年，也有人告他謀反，高祖便把他廢了，徙之於蜀。走到路上，遇見呂后；彭越哭著，對他說實在沒有謀反，求呂后替他做主，放他回家鄉。呂后便帶他到洛陽去見高祖，說『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再叫人告彭越謀反，又把他殺掉。

韓王信。韓國的子孫，以勇敢著聞的。高祖定三秦時，叫他擊滅鄭昌，就立他做韓王。天下既定，把他遷徙到晉陽，要想靠他抵禦匈奴，他便自告奮勇，徙治馬邑。——如今山西的馬邑縣。——漢朝疑之。誰知道時候，匈奴兵力很強，把他圍了起來，他抵敵不過，只得差人求和這件事，給漢朝知道了，便去責問他；他急了，就索性投降匈奴，帶他入寇。韓信死的這一年，給漢朝將軍喚做柴武的打死。

淮南王英布。英布本來是項羽的降將，自然不能自安，也是韓信死的這一年造反，明年，給漢高祖打敗了，逃到江南，吳芮的兒子吳臣，把他騙去殺掉。

趙王張敖。張耳給陳餘打敗之後，投奔漢王，後來跟著韓信去打陳餘，陳餘死後，便立他做趙王。張耳死後，兒子張敖，接續下去。又尙了魯元公主。高祖走過趙國，張敖出來迎接，甚爲恭敬；高祖卻『箕踞嫚罵；』趙相貫高不忿，就想謀弒高祖，事情沒有成功，倒給人家告發起來。同謀的人，都圖個自盡；幸而貫高挺身到京，力白張敖並不知情，張敖的性命，才算保全，然而趙王的位子，卻保不住了。這是前二一〇年的事。

燕王盧綰。盧綰和高祖是同鄉；他的父親，就和高祖的父親，是好朋友，盧綰和高祖，同日而生，長大來，又是好朋友。高祖擊滅臧荼，就封盧綰做燕王。後來高祖去攻陳豨，盧綰也派兵夾攻，陳豨差人到匈奴求救，盧綰也差個張勝到匈奴去，叫匈奴別救他。這時候臧荼的兒子在匈奴國裏，對張勝說道：你們何必急急攻陳豨，陳豨滅亡，連你們燕國，也保不住了。張勝以爲然。就叫匈奴發兵攻燕，好等燕國借此撤兵自救，不去攻陳豨。盧綰見張勝去後，匈奴的兵，反來攻打，說張勝反了，就上書漢朝，請族誅張勝。不多時張勝回來，說明原因，盧綰才知道他都是爲著自已，懊悔不迭，就隨意殺了一個人，對漢朝說是張勝，後來這件事情發覺了，漢高祖便叫樊噲去打他；盧綰逃出長城外。這時候高祖已經病了，他和高祖，畢竟是有交情的，時時在長城外打聽，想等高祖好了，親自進京來解釋。後來知道高祖死了，便逃到匈奴，死在匈奴國裏。

只有長沙王吳芮，因所封的地方很小而且偏僻，無關大局，所以沒有滅亡。當時所封建的同姓，卻有

荊王賈。高祖的從父兄。韓信廢後，分其地，立賈和楚元王。英布造反的時候，劉賈給他打死。

楚元王交。高帝的同父弟

吳王濞。高祖兄仲的兒子，英布滅後立的。

齊悼惠王肥。以下七王，都是高祖的兒子。

代王恆。就是文帝。代本來是封高祖兄仲的，—仲名喜—仲爲匈奴所攻，棄國逃回，才把來封文帝。

趙隱王如意。張敖廢後立的

淮南厲王長。英布滅後立的

梁王恢。彭越滅後，立恢和淮陽王友。

淮陽王友。

燕靈王建。盧綰廢後立的

『高祖刑白馬與諸侯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這個眞可算得把天下當一家的產業了。

高祖死後，形勢就一變；變做「外戚一系內關功臣，外關宗室」的樣子。原來呂后的干政，不是從高祖死後起的。史記上說『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高祖固然是個好色之徒，然而呂后的留守，卻不盡因「色衰愛弛」的緣故。高祖從滅掉項羽以後，重要的戰役，大概是自將，還要出去巡行，一年倒有半年不在京城裏；這時候，京城裏的事情，不是交給呂后，是交給誰？

若說全權付託宰相，卻並沒這一回事，請看蕭相國世家自知。所以高祖死後，呂后出來管理朝政，他這資格，是早就養成了的；呂氏一系，又有許多人夾輔他；自然沒人敢反抗。

高祖晚年，愛了一個戚夫人，生了個趙王如意，要想廢掉太子立他，賴大臣力爭得免。其實也為呂氏在當時，是一種特殊勢力；要有呂后，才能和功臣系相持；換個戚夫人，就糟了。高祖死後，孝惠帝即位，呂后就『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叫孝惠帝去看；惠帝看了，大哭，病了好幾月；從此以後，惠帝不以他母親所為為然，卻又沒奈何他，就無心政事，一味取樂，漸漸成病，前二〇九九年，死了。惠帝的皇后，是魯元公主的女兒。惠帝的外甥女無子，太后叫他殺掉後宮有子的美人，取其子以為子；這時候，立了他，是為少帝；太后臨朝稱制。前二〇九五年，少帝年長了，知道他的母親是給呂后殺掉的，口出怨言，呂后把他廢掉了，立了個常山王義，改名為弘。太后所封孝惠帝的兒子，有好幾個，就是淮陽王彊，常山王不疑，襄城侯山，軹侯朝，壺關侯武。彊死後，徙武為淮陽王。不疑死後，徙山為常山王，改名義。這幾個人，歷史上說他不是孝惠帝的兒子，這句話，究竟是實情，還是漢大臣造的，現在無從斷定，請看下文。從此到前二〇九一年，呂后死以前，朝廷的政權，始終在他手裏。

呂后對於宗室，殺掉一個趙隱王如意，又殺掉一個趙幽王友，就是淮陽王，如意死後徙封。一個趙共王恢。就是梁王燕靈王建死後，他又叫人殺掉他的庶子，又割了齊國的琅邪，濟南二郡，都把來封自己一系的人，還割了齊國的城陽郡，來做魯元公主的湯沐邑。太后要封諸呂時，右丞相王陵，便引「高祖白馬之盟」來抵抗他。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說『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

弟諸呂，無所不可。——這句話倒也爽快。——於是王陵免職，封諸呂的事，就實行起來。瑯邪王是高祖的堂房弟兄，在高祖手裏，不甚得法，呂后秉政，才去拍馬屁，所以也是呂后一系的人。

燕	靈王建	呂通呂后的姪孫
趙	隱王如意　幽王友　共王恢	呂祿呂釋之的兒子
梁	恢	呂產呂台的兄弟
齊	悼惠王肥	齊悼惠王肥　哀王襄 呂王呂台呂澤的兒子 瑯邪王劉澤 城陽魯元公主湯沐邑

他對於功臣系，就是叫呂祿呂產，起初是呂台帶的，呂台死後，呂產接他的手。帶了南北軍，漢朝京城裏的兵，參看第八章第四節。奪掉太尉周勃的兵權。這件事在惠帝死後。張良的兒子，喚做張辟彊，這時候，只有十五歲，做侍中的官。去見陳平道：太后只有這一個兒子，現在死了，他哭得並不傷心，你知道是什麼原故？陳平道：我不知道呀！張辟彊道：皇帝——指惠帝——沒有大的兒子，太后心上，就是怕你們這班人；你何不請於太后，叫呂台呂產呂祿，都帶了南北軍。那麼，太后心安，就不來害你們了。陳平聽了他。史記上說『呂氏權由此起』。十五歲的小孩子，知道什麼，自然是太后指使他去的。大概張良是外戚一系的人；所以高祖要廢太子，呂后叫呂澤去逼他畫策；——留侯世家——呂后要想叫呂氏帶南北軍，又是張辟彊出頭。

齊悼惠王肥
- 哀王襄
- 城陽景王章
- 濟北王興居
- 齊王將閭
- 濟北王志
- 濟南王辟光
- 菑川王賢
- 膠西王卬
- 膠東王雄渠

呂后臨死的時候，吩咐呂祿呂產等道『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衞宮，愼無送喪，爲人所制。』誰知呂后一死，風波就起來了，原來齊悼惠王，有九個兒子。這時候，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都在京城裏，便叫人去招呼哀王襄，叫他起兵來誅諸呂，自己做內應；齊哀王果然聽了他，發兵而東。呂祿呂產，便叫灌嬰去打他。這灌嬰，也是功臣系裏的人，如何肯替外戚系出力；走到滎陽，便和齊王連和。陳平周勃等，乘機叫

酈商（高帝的謀臣）的兒子酈寄去說呂祿，『以兵屬太尉，』歸國就封。呂祿還猶豫不決。他們又找到一個尙符節紀通，就叫他詐傳詔旨，把周勃送到北軍裏；又分了一千兵給朱虛侯，朱虛侯就把呂產殺掉。於是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外戚系的勢力，到此就算消滅了。

然而宗室系和功臣系的暗鬬，又起來了。當這時候最緊要的，便是「皇位繼承」問題，史記上記他們的事情道：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卽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

這件事，史記上說明他們是「陰謀，」可見得『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這句話，並非實錄；不過他們恐怕『卽長用事，吾屬無類，』所以造爲此說罷了。這時候，宗室裏頭，要算齊最強；

戡定。當時七國的兵，係吳楚兩國西攻梁，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四國，共攻圍齊；趙國也發兵入齊西界。漢景帝派將軍酈寄擊趙，欒布擊齊，太尉周亞夫擊吳楚。吳楚的兵最輕剽，難與爭鋒。梁國的都城睢陽，——如今河南的商邱縣——被圍甚急，亞夫不去救。卻東北壁昌邑，——如今山東的金鄉縣——遣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糧道，吳楚兵攻睢陽不克，攻亞夫軍又不勝，糧盡，只得退回；亞夫遣兵追擊，大破之。吳王逃到東越，給東越人殺掉，楚王戊自殺，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四國的王都伏誅。齊王將閭，本和四國有謀，後來才反悔了，城守拒敵；到這時候，也懼而自殺。梁孝王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從此以後，漢朝就『摧抑諸侯，不得自治民補吏』；實權都在「相」的手裏。武帝時，又用主父偃的計策，叫諸侯把自己的地方分封自己的子弟；從此以後，列國疆域更加狹小，漢初的封建，就名存實亡了。周亞夫是周勃的兒子，也帶一點功臣系的臭味；所以後來畢竟不得其死。參看史記絳侯世家。

第三章　漢初的休養生息

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搗亂，都已講過，就可以講到漢初社會的建設方面了。要考察社會的情形，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質方面的支配，物質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漢初社會的精神方面，卻是怎樣呢？史記上說

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呂后本紀贊

為什麼有這種心理？請想一想。西周以前不必論，從春秋到戰國，中國實在經過五百年的長期戰

以賈誼說：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這種法子，是一個和平的法子。文帝手裏，沒有實行。到景帝卽位，任用晁錯，做御史大夫，晁錯的主義，卻比賈誼激烈了。他不用「把諸侯的地方，分給他自己子孫」的法子，卻硬用天子的權力，來削諸侯的地。他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前二〇六五年——景帝三年，——一舉就削了楚趙膠西三國的地方。於是吳王恐『削地無已，』就和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四國，和楚王戊，元王的孫。趙王遂，如意的兒子，文帝所封。同舉兵反起來了。

吳國的反謀，畜了三十多年，一發起來，自然聲勢浩大了。他下令國中，說『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共得了二十多萬人。又發了閩，東越兩國的兵。他移書諸侯道『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幸而有善於用兵的周亞夫，總算應時

戡定。當時七國的兵，係吳楚兩國西攻梁，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四國，共攻圍齊；趙國也發兵入齊西界。漢景帝派將軍酈寄擊趙，欒布擊齊，太尉周亞夫擊吳楚。吳楚的兵最輕剽，難與爭鋒。梁國的都城睢陽，——如今河南的商邱縣——被圍甚急，亞夫不去救。卻東北壁昌邑，——如今山東的金鄉縣——遣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糧道，吳楚兵攻睢陽不克，攻亞夫軍又不勝，糧盡，只得退回；亞夫遣兵追擊，大破之。吳王逃到東越，給東越人殺掉，楚王戊自殺，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四國的王都伏誅。齊王將閭，本和四國有謀，後來才反悔了，城守拒敵；到這時候，也懼而自殺。梁孝王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從此以後，漢朝就『摧抑諸侯，不得自治民補吏』實權都在「相」的手裏。武帝時，又用主父偃的計策，叫諸侯把自己的地方分封自己的子弟；從此以後，列國疆域更加狹小，漢初的封建，就名存實亡了。周亞夫是周勃的兒子，也帶一點功臣系的臭味；所以後來畢竟不得其死。參看史記絳侯世家。

第三章　漢初的休養生息

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搗亂，都已講過，就可以講到漢初社會的建設方面了。要考察社會的情形，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質方面的支配，物質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漢初社會的精神方面，卻是怎樣呢？史記上說

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呂后本紀贊

為什麼有這種心理？請想一想。西周以前不必論，從春秋到戰國，中國實在經過五百年的長期戰

爭；再加以秦朝的暴虐；再加以楚漢的分爭；這時候，社會的狀況如何？如何不要發生這一種心理呢

社會心理的力量，是最大不過的。生於其間的人，沒一個能不受他的鼓動，而且受其鼓動而不自知。

漢書孝文本紀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

又食貨志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爲相，塡以無爲，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孝文帝這種恭儉的君主，在歷史上卻也難得。功臣是最喜歡搗亂的，也能彀『論議務在寬厚』，更爲奇怪。我說這都是受了社會心理的鼓盪而不自知的。吳王濞傳『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撫循其民。』當時的郡國諸侯，武人也不少，

居然能如此，這個也是受社會心理的暗示。其效驗，居然『天下初定，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

當時的政治，受這種心理的支配。可考見的，共有三端其（一）是減輕人民的負擔；漢高祖初定天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十三年，前二〇七八年『除民之田租；』到景帝三年，前二〇六七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間共有一十三年，沒有收過一文的田稅。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過一次的事。從此以後，田租是三十而稅一。其（二）是簡省刑罰，高祖入關，就和人民約法三章。其後蕭何定九章律，雖然沿用秦法，然而斷獄四百，在實際上，卻是簡省的。文景時代，又屢有減輕刑罰的舉動。詳見第八章第五節其（三）是在政治上，一切都守無為主義。所以賈生勸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就『謙讓未遑。』史記本傳匈奴屢次入寇，從景帝以前，始終取防禦主義。這種政策，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四代相繼，共有六十六年，前二一一七至二〇五二他的效果，便是

漢書食貨志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

百鉅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

這個富力的增加，也總算得快的了。然而這種政治，也有個弊病，便是（一）豪強之徒，侵凌窮人，毫無制裁。（二）文化方面，太覺黯然無色，所以激成武帝和王莽時的政治。且待下面再講。

第四章 漢朝的武功

第一節 匈奴

秦漢時代，是中國國力擴張的時代。這是爲什麼？（一）戰國以前，是分裂的，秦漢時代，變做統一的大國。（二）去戰國時代未遠，人民尙武之風還在。（三）從漢初到武帝，經過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富力也極充足。

從秦到「清盛時」，二千多年，中國「固定的領土」和「對外擴張的方向」，無甚變更。這個規模，是秦始皇開其端，漢武帝收其功，所以說雄材大略的，一定要數秦皇漢武。咱們現在要講漢朝的武

功，因爲匈奴是漢朝一個大敵，就從他講起。我在第一篇第六章第一節裏，不說過當時的匈奴，都是些『分散谿谷』的小部落，只有河套裏的一個部落，稍爲絕大麼？這個部落，便是秦漢時候的匈奴。當秦始皇時候，匈奴的單于，喚做頭曼。秦始皇叫蒙恬去斥逐他，頭曼不能抵抗，只得棄河套北徙。到秦朝滅亡，戍邊的人，都跑掉了，匈奴復渡河而南，仍舊佔據了河套。這時候匈奴國裏，又出了個冒頓單于，東擊破東胡，西走月氏，南幷白羊樓煩二王，又北服丁令等小國，（這個丁令，在貝加爾湖附近。貝加爾湖，當時喚做北海。）就幷有如今的內外蒙古和西伯利亞的南部了。（老上單于時，又征服西域。）

他這時候，便把從前『分散谿谷』的小部落，都幷而爲一。匈奴的統一事業，到此時才算完成。所以史記上說

自淳維以至頭曼，（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索隱引樂彥括地譜『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這種話，確實與否，可以暫時不必管他。）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

然而他的人數，畢竟不多。史記上先說『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又說『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則匈奴控弦之士，實在還不足二十四萬。既然『士力

能彎弓，盡爲甲騎。』那麼，控弦之士之數，一定等於全國壯丁之數；老弱的數目，算他加兩倍；婦女的數目，算他和男子相等；也還不過百五十萬。（控弦之士)2＝老弱男子之數　控弦之士十老弱＝男子之數　(男子之數)×2＝匈奴全人數　所以賈生說『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他所以強盛全由於（一）游牧部落，性質勇悍；（二）處塞北瘠薄之地，當然要向南方豐富之地發展。這是中國歷史上，北狄之患公共的原因。

這時候，他所占據的地方，是『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如今河北的蔚縣以東接濊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如今陝西的膚施縣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如今山西的代縣雲中。』如今山西的大同縣

匈奴和漢朝的兵衅，起於前二一一一年。以前只算寇盜邊，這一次才是正式的交戰。韓王信既降匈奴，就引導他入寇，參看第二章第三節高祖自將擊之，被圍於平城，在如今大同縣七日乃解。於是用劉敬的計策（一）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二）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三）約爲兄弟，以和親。劉敬是個戰國的策士，戰國以前，本國人本和戎狄雜居的，故用這種「婚姻」「賂遺」的政策，以求一時之安，或爲欲取姑與之計的，是很多。劉敬還是這種舊眼光。然而這時候的匈奴，已經變做大國，不是前此雜居內地的小部落，暫時敷衍，將來就可以不戰而屈的。所以他這種政策，畢竟無效。從此以後，經過老上冒頓的兒子，前二〇八五年立。和軍臣老上的兒子，前二〇七二年立。二世，都和漢時戰時和，到伊稚斜軍臣的兄弟，前二〇三七年立。手裏，形勢就一變了。

武帝和匈奴啓衅，事在前二〇四四年，用大行王恢的計策，叫馬邑人聶壹陽爲賣馬邑城誘匈奴

單于入塞，伏兵三十餘萬於其旁，要想捉住他。單于還沒入塞，計策到洩漏了。從此以後，兩國就開了兵衅。其中最有關係的有三次（一）是前二〇三八年，衛青取河南地，開朔方郡，恢復秦始皇時的舊界。（二）是前二〇三〇年，因爲伊稚斜單于，用漢降人趙信的計策，益北絕漠，要想誘漢兵到那裏，趁他疲極而取之。漢朝便發了十萬騎，——這是官發的，又有私員從馬凡十四萬匹，運糧重的還在外。——叫大將軍衛青，票騎將軍霍去病，各分一半去打他。衛青出定襄，如今的和林格爾縣，打敗了單于的兵，追到寘顏山趙信城。趙信所造的 霍去病出代，如今山西的代縣 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臨瀚海而還。寘顏山，趙信城，狼居胥山，姑衍，瀚海，都應該在漠北，不能確指其處。 從此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三）是前二〇三二年，匈奴西邊的渾邪王殺休屠王降漢，漢朝就開了河西四郡，酒泉，如今甘肅的高臺縣。武威，如今甘肅的武威縣。敦煌，如今甘肅的燉煌縣。張掖，如今甘肅的張掖縣。 從此以後，漢朝同西域交通的路開，匈奴卻斷了右臂了。參看下節 這都是武帝時候的事情

伊稚斜之後，又六傳而至壺衍鞮單于。伊稚斜子，烏維單于，前二〇二五年立。二〇一八年卒，子詹師盧立，年少，號爲兒單于，二〇一三年卒，季父句黎湖單于立。二〇一二年卒，弟且鞮侯單于立。二〇一二年卒，子狐鹿姑單于立。一九九六年卒，子壺衍鞮單于立。 出兵攻烏孫，這時候，烏孫已倘了中國的公主。前一九八四年，宣帝本始元年 中國發五將軍，又叫校尉常惠護烏孫兵去攻匈奴。匈奴聞漢兵出，驅其畜產遠遁。所以五將軍無所得，常惠的兵從西方入，卻斬首三萬九千餘級，獲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餘萬頭。這個自然是個虛數，然而爲數必

也不少。匈奴怨恨烏孫，這一年冬天，單于自將去攻他，歸途又遇見大雪，士卒凍死了十分之九。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殺傷不少；加以餓死人民去掉十分之三，畜產去掉十分之五。匈奴竟變做一個弱國了，然而還不肯服中國。直到前一九七一年，虛閭權渠單于死，（壺衍鞮單于的兄弟，前一九七九年立。）握衍朐鞮單于立，國中又起了內亂。五單于爭立，後來都并於呼韓邪單于。而呼韓邪的兄呼屠吾斯，又自立做郅支骨都侯單于，殺敗了呼韓邪。於是前一九六三年，（漢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款五原塞，（如今綏遠道的五原縣）明年，就入朝於漢。郅支單于見漢朝幫助呼韓邪，料想敵他不過，恰好這時候，康居（見下章）給烏孫所攻，來迎接他，去并力抵敵烏孫。郅支大喜，便住到康居國裏去。前一九四七年——元帝的建昭三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副都護陳湯，矯詔發諸國兵，把他攻殺了，傳首京師，前漢時代的匈奴，到這時候便算給中國征服。

第二節　西域

漢時所謂「西域，」其意義有廣狹兩種：初時所謂「西域，」是專指如今的天山南路，『所謂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南山，是如今新疆和青海西藏的界山；北山，是如今的天山山脈；河，就是塔里木河。這是狹義。但是後來交通的範圍廣了，也沒有更加分別，把從此以西北的地方，也一概稱爲「西域」。這「西域」二字，便變成廣義了。

狹義的西域，有小國三十六，後稍分至五十餘。其種有「塞，」有「氐，」「羌。」氐羌是「行國，」塞種是「居國。」諸國大概戶數不過數百，口數不過千餘，或數千。最大的龜玆，戶數六九七〇，口數八一三一七，勝兵數二一七六。最小的烏貪訾離三，戶數四一，口數二三一，勝兵數五七。不過是一個小部落，實在不足稱爲國家。其中較大而傳國較久的，只有焉耆，如今新疆的焉耆縣 龜玆，如今新疆的庫車縣 疏勒，如今新疆的疏勒縣 莎車，如今新疆的莎車縣 于闐，如今新疆的于闐縣 五國。漢時當交通孔道的，有車師，北道，如今新疆的吐魯番縣。樓蘭，南道，如今已淪爲白龍堆沙漠。二國。餘均無足齒數。從此以西北，卻有幾個大國。

原來葱嶺以西，是白種人的根據地。現在歐亞兩洲的界線，在地理上，並不足爲東西洋民族的界線；東西洋民族分布的界線，還要推葱嶺帕米爾一帶大山。試觀葱嶺帕米爾以西諸國，和歐洲的歷史關係深，和中國的歷史關係淺可知。白種有名的古國，要推波斯。後來爲馬其頓所滅。亞歷山大死後，部將塞留哥 Seleucus 據敍利亞 Syria 之地自立，是爲條支。後來其東方又分裂而爲帕提亞 Parthia 巴克特利亞 Bactlia 兩國，便是安息和大夏。大夏之東，也是希臘人所分布。西域人呼爲Ionian，就是 Yavanas 的轉音，這是大宛。大宛之北爲康居，再西北就是奄蔡了。奄蔡，就是元史上的阿速，到將來再講。安息是如今的波斯，大夏，在阿母西爾兩河之間，大宛在其東，大約在如今的吹河流域。其北就是康居，康居的地理，元史譯文證補把他考得很清楚的。原文甚長，不能備錄，可以翻出一參考。奄蔡，也見元史譯文證補。據近世史家所考究，蒲萄苜蓿，亦系希臘語 Botrus Medike 的譯音。——參看近人飲冰室叢著張博望班定遠合傳。這一節又須參考西史。這都是阿利安族。漢書上總敍他道『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之利；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又顏師古說

烏孫『青眼赤鬚，狀類獼猴。』據近代人所研究，這種形狀很像德意志人。（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七）這些國的種族，屬於阿利安，大約可無疑義了。

此外又有所謂「塞種」，大約是白種中的「塞米的族」Semites 其居地，本來在如今的伊犁河流域。後來爲大月氏所破，才分散。漢書上說『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居大夏，而塞王南居罽賓。（如今印度的克什米爾）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此外又有烏弋山離，『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雞兒國，亦『種五穀，葡萄諸果，與諸國同屬罽賓，』大約亦系塞種。（漢書上明指爲氐羌的，是『蒲犁與依耐，無雷，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氐羌，行國，隨畜，逐水草，』此外更無明指爲氐羌類。只有婼羌鄯善，亦係行國；溫宿則『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可以推定其爲氐羌。據後漢書，則西夜子合，各自有王。又有德若『俗與子合同，』又載車師，蒲類，移支，且彌，亦均係行國。移支『俗勇敢善戰，以寇抄爲事。皆被髮。』亢皓與羌類。』此外都不明著其種族。西域諸國前後漢書載其道里方位很詳，如今的新疆省，設縣不多。若把縣名來注，反覺粗略。若把小地名來注，太覺麻煩。反不如檢閱原書的清楚而正確了。所以除幾個大國之外，不再詳注今地。若要精密研究，看徐松的漢書西域傳補注最好。）

漢初中國西北的境界，限於黃河。渡河而西，祁連山脈之北，是大月氏。（後來河西四郡之地）從大月氏再向西，便是西域三十六國了。大月氏本來是個強國，冒頓和老上單于時，兩次爲匈奴所破，逃到伊犁河流域，奪了塞種的地方。（塞種於此時南君罽賓）烏孫本來和大月氏雜居的，嘗爲大月氏所破，到這時候，便借兵於匈奴，再攻

破大月氏。於是大月氏西南走，奪了大夏的地方。烏孫便住在伊犂河流域。漢武帝聽得大月氏是個大國，想和他夾攻匈奴，募人往使，張騫以郎應募前往，路經匈奴，給匈奴人留住。一年多，張騫逃到大宛。大宛派個翻譯，送他到康居，康居再送他到大月氏。這時候，大月氏得了「沃土，」殊無「報胡之心。」張騫留了一年多，不得要領而歸。恰好這時候匈奴的渾邪王，殺掉休屠王降漢，漢朝得了河西的地方。張騫建言，招烏孫來住。漢武帝就派他到烏孫，烏孫不肯來；而張騫的副使，到旁國去的，頗帶了他的人回來。漢武帝由是銳意要通西域，一年之中，要差十幾回使者出去。

使者走過各國，各國是要搬糧挑水，供給他的。加之當時出使的人，未必個個都是君子，頗有些無賴之徒，想借此發些財的。(因爲所帶金帛甚多。這種金帛，回來時候，未必有正確的報銷。要是無賴一點，沿路還可以索詐。或者還可以帶著做點買賣。)其行徑，頗不敢保他正當。因此當道諸國，頗以爲苦。於是樓蘭車師先叛。前二〇一九年，漢武帝發兵打破了這兩國。後來又有人說大宛國裏有一種「天馬，」漢武帝差人帶了「金馬」去換他的。大宛王不肯，和漢使衝突，把漢使殺掉。武帝大怒，派李廣利去打大宛。第一次因爲路遠糧運不繼，不利。武帝再添了兵去，前二〇一二年，到底把大宛打破。大宛離漢甚遠，給漢朝打破之後，西域諸國，見了漢朝，就有些懼怕。加之以烏孫也是一個大國，他起初和中國，頗爲落落寡合，後來因爲時常同中國往來，匈奴人要想攻他，烏孫人急

了，就尚了中國的公主。從此以後，烏孫和中國往來極爲親密。這都是漢朝的聲威，所以遠播的原因。至於三十六國，當老上單于攻破月氏之後，就臣服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之間，賦稅諸國，取給足焉』從渾邪王降漢之後，而漢通西域之路始開。攻破大宛之後，則『敦煌西至鹽澤，（如今的羅布淖爾）往往起亭。而輪臺（如今新疆的輪臺縣）渠犂，（輪臺東）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外國使者。』然而當這時候，匈奴還時時要和中國爭西域。前一九七九年鄭吉攻破車師，屯田其地，保護了南道。一九七〇年，匈奴內亂，日逐王降漢。於是匈奴所置的僮僕都尉銷滅，而中國叫鄭吉幷護南北兩道，謂之都護。（治烏壘城，在如今庫車縣東南。）元帝時，又設立戊己校尉，屯田車師。西域諸國，就全入中國的勢力範圍了。（南道，是如今從羌婼且末經于闐到莎車的路。北道，是從吐魯番經焉耆庫車到疏勒的路。當時的爭奪西域，只是爭兩條通路，而漢朝以屯田爲保護路線的政策。）

第三節　朝鮮

貉族的情形，第一編第六章第三節，已經講過了。當漢武帝時，貉族在如今奉天吉林兩省之間，大約從東遼河的上游起，北據松花江流域。（當時遼東郡的塞外）漢人稱之爲濊，（亦作薉）役屬「衞氏朝鮮。」

朝鮮是亞洲一個文明的古國，他的始祖，就是中國的箕子，這是人人知道的。但是箕子的立國，究竟在什麽地方呢？這個卻是疑問。朝鮮的古史，當箕氏爲衞滿所滅時，全然亡失。朝鮮人要講古史，反得

借資於中國。朝鮮人所自著的，只有新羅的僧人無極所作的東事古記。然而這部書不大可靠。據東事古記說唐堯時代，有一個神人，喚做檀君，立國於如今的平壤，國號朝鮮。到商朝的中葉，傳統才絕。這一段話，近來史家，都不甚信他。箕子的立國，向來都說在平壤，近來也有人疑心，說箕子所走的朝鮮，實在如今的遼西，到後來，才逐漸遷徙而入半島部的，但也沒有十分充足的證據。

朝鮮當戰國時代，曾經和燕國交兵，給燕國打敗了。這時候，遼東地方，全爲燕國所據。朝鮮和燕國，以浿水爲界。（如今的大同江）秦滅燕之後，又擴充到浿水以東。秦滅漢興，仍以浿水爲界。盧綰之亂，燕國有個人，喚做衞滿，逃到朝鮮，請於朝鮮王準，願居國的西境。替朝鮮守衞邊塞，朝鮮王許了他。（所住的，大約就是秦朝所占浿水以東的地方。）後來衞滿勢力大了，就發兵去襲朝鮮，朝鮮王戰敗，逃到馬韓部落裏，衞滿就做了朝鮮的王。

三韓在朝鮮半島的南部。馬韓在東，占如今忠清全羅兩道，馬韓之東是弁韓，弁韓之東是辰韓，占如今的慶尙道。漢武帝時，要想到中國來朝貢，這時候，衞滿已經傳子及孫，名爲右渠，阻礙三韓，不許他到中國來。又襲殺中國的遼東都尉。前二〇二〇年，漢武帝發兵兩道，把朝鮮滅掉，將其地分置樂浪，（如今的黃海平安兩道）臨屯，（漢江以北）玄菟，（咸鏡南道）眞番，（地跨鴨綠江）四郡。從此以後，朝鮮做中國的郡縣好幾百年。直到東晉時代，前燕慕容氏滅亡，中國在遼東的勢力，才全失墜。

濊貉的酋長南閭，前二〇三九年，曾經率男女二十八萬口內屬，漢武帝替他置了個滄海郡，隔幾年，又廢掉了。朝鮮滅後，濊人有一支，遷到半島的東部去的。喚做東濊，又喚做不耐濊。留居故地的，就是後來的夫餘。

第四節　閩粵南越和西南夷

以上三節所說，都是對外的事情。卻是「中國本部的統一」也到漢武帝手裏，規模才大定的。秦始皇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已見第一章。秦朝滅亡的時候，龍川令趙佗幷了這三郡之地，自稱南越武王。

越國滅亡之後，『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朝服於楚。』（史記越句踐世家）秦有天下，取其地置閩中郡，粵王無諸，和他的同族名搖的，都佐諸侯滅秦有功。漢高帝立無諸做閩越王，（都冶，如今福建的閩侯縣。）惠帝又立搖做東甌王。（如今浙江的永嘉縣）前二〇四九年，閩越攻東甌，武帝發兵救之，兵還沒有到，閩越兵先已退去，東甌請「舉國內徙」於是徙其人江淮間，東甌的地方就空了起來。前二〇二三年中國滅掉南越，又滅掉東越，福建廣東兩省，就永入中國版圖。

當時又有所謂西南夷，漢書敍述他的形勢，是

第三章　從魏晉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情形

第一節　官制

從魏晉到唐的制度，是相因的。唐朝的制度，只算集魏晉南北朝的大成。從三國以後，中國的政府，有四百年在軍閥和異族手裏，上編第四章已經說過了。要看這時候的政治，在他的施政機關上，就最看得出。

漢朝從武帝以後，宰相就漸漸失其實權，已見第二編上第八章第一節。這種趨勢，從魏晉以後，愈趨愈甚。魏朝建國之初，置了一個祕書省，受禪之後，改爲中書省。於是中書親而尚書疏。南北朝以後，因侍中常在禁近，時時參與機務，於是實權又漸移於門下省。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機要是在中書門下兩省的；尚書不過執行政務罷了。（中書門下，像後世的內閣。尚書像後世的六部。）到唐朝，就用三省的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但尚書令是太宗做過的，所以不以授人，就把次官僕射，改做長官。後來又不甚眞除，但就他官加以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目，便算做宰相。）作爲宰相。中書而受機務，門下省掌封駁，尚書承而行之。（雖有此制，三省常合在一個政事堂內議事，並沒有三個機關分立的樣子。尚書省分六部，是吏，戶，禮，兵，刑，工。這個制度，相沿到清朝，未曾改革。六部之分，是沿襲後周的制度。後周的制度，是蘇綽定的。都以周禮爲法。——六部就是仿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這種制度，隋朝沒有沿襲他。）中葉以後，所謂翰林學士和天子十分親近，又漸漸

從西域回來。說在大夏時看見蜀的布，和邛的竹杖，問他從什麼地方來。他說從身毒國來的。（如今的印度）如此看來，從蜀走西南夷，一定可通身毒，到得身毒就可以通大夏。這一條路，比走「匈奴中」安穩得多了。於是再事西南夷，要想找通身毒的路。找了幾年，到底找不到。伐南越這一年，發了夜郎的兵，沿牂牁江而下，夜郎等國，起初以爲漢朝離他遠，斷不能占他的地方的。且樂得弄些繒帛，所以都聽了唐蒙的話，願意等中國去置郡。到這時候，見中國要發他的兵出去打仗，就有些不願意，於是夜郎附近的且蘭（如今貴州的平越縣）先反，給漢朝打破了，把他的地方，置了個牂牁郡，於是「西南夷振恐」紛紛都請「置吏」就邛都，（越嶲郡）莋都，（沈黎郡）冉駹，（汶山郡）白馬，（武都郡）的地方都置了郡。後二年，又滅掉了滇，把他的地方，置了個益州郡。

從漢武帝通西南夷之後，雲南貴州，也算入了中國的版圖，本部十八省的規模，就此定下來了。然而因「枸醬」而通西南夷，因「蜀布」「邛竹杖」而再事西南夷，都是以商人的販運爲其動機的，這種事情研究起來，覺得殊有趣味。

第五章　前漢的衰亡

第一節　漢武帝的內政

漢武帝這個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觀。（他的文治見第八章第六節）然而他這個人，太「不經濟」。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開漕渠，」「徙貧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應當花一個錢的事，他做起來，總得花到十個八個。而且絕不考察事情的先後緩急，按照財政情形，次第舉辦。無論什麼事情，總是想着就辦，到錢不彀了，卻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絀。至於「封禪，」「巡守，」「營宮室，」「求神仙，」就本是昏憒的事情。我如今且把武帝手裏羅掘的事情，舉其大者如下。

（一）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其本來是「郎」的，就再增加爵秩。後來又命民「買爵，」「贖禁錮，」「免贓罪，」特置「武功爵」十七級，賣給百姓，共直三十餘萬金。

（二）用齊的大鹽商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管鹽鐵。鐵器皆歸官鑄，鑄鹽的，都得用官發的器具。又榷酒酤。

（三）算緡錢舟車　做賣買，放利息的人，有資本二千個錢，出一算。（一百二十個錢）做手藝的人，有資本四千個錢，出一算。有軺車的人出一算。商賈有軺車的出兩算。船長五丈以上出一算。

（四）置均輸　用洛陽賈人子桑弘羊做大農丞，又代孔僅等盡管天下鹽鐵。桑弘羊想了一

個法子。叫各處地方，把本地的「出口貨」做「貢品，」官卻把他販賣到別處。

（五）改錢法　秦有天下，仍定以黃金銅錢爲貨幣。黃金用「鎰」計重，銅錢仍照周朝的舊樣子。每一個重「半兩，」上面就鑄着「半兩」兩個字。漢興，黃金仍用斤計重，錢文的輕重屢次改變，最後才定爲「五銖。」初用「莢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就是半兩，——六年行五分錢。——就是莢錢。——文帝時，鑄四銖錢，武帝初年，改做三銖，後來又行半兩，最後才改做五銖。五銖通行以後，銅錢的輕重，就沒有改變，漢朝的五銖錢，在唐鑄「開元通寶」以前，始終算做良好的貨幣。文帝時，『除盜鑄令，使民放鑄，』銅錢本已很多。武帝時，用度不足，就卽多銅的山鑄錢，『錢益多而輕。』『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形，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較輕，方形，其文馬，直五百。其三更輕，其文龜，直三百。銷半兩，鑄三銖；禁私鑄。後來爲三銖錢輕，又鑄一種「赤仄錢，」一當五。然而白金赤仄，畢竟俱廢不行。到後來，到底『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錢法才算大定。這一次的辦法，卻頗合於「貨幣政策」的原理。所以錢法就此定下來。可見天下事不合學理，是不行的。

以上幾條，第一條波及吏治固不必言。而且「買復」去民太多，則『徵發之士益鮮，』就不得不再興別種苛法。官筦鹽鐵，則物劣而價貴；算舟車，則商賈裹足，物品缺乏。設均輸的時候，桑弘羊說『如

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則明是和商賈爭利，而其害人最甚的，尤要算「算緡」和「變亂錢法」。漢書食貨志說『告緡偏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師古曰，曹，輩也，分輩而出爲使也。）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這種行爲，簡直和搶劫無異。論錢法，則文帝時聽民鑄錢，本已害人不淺。賈生說：『法使天下公得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又說『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可謂「怵目劌心」了。到武帝時，『法錢不立，』而突然禁民私鑄，這時候的錢，並不是不能私鑄的，而且私鑄了是很有利的。（大抵禁止私鑄，只有兩個法子：其（一）是國家所鑄的錢，技術極精，人民不能效爲，其（二）是「鑄造費」極多，私鑄無利；此外都不足恃的。武帝事令上林三官鑄錢之後，所鑄的錢，大約頗爲精工。漢書食貨志，說私鑄的人。『計其費不能相當』，就自然沒有人鑄了。）政府想借鑄錢取利，專靠嚴刑峻法去禁止人民私鑄。於是『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無慮皆鑄金錢矣。』就演

成極大的慘劇了。

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積，到此就掃地以盡；而且把社會上的經濟，弄得擾亂異常；這都是漢武帝一個人的罪業。然而還有崇拜他的人，不過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說國家的武功，是國力擴張自然的結果，並非一二人所能爲；以武帝時候中國的國力，儻使眞得一個英明的君主，還不知道擴充到什麼地步呢？「漢武式」的用兵，是實在無足崇拜的。參看第八章第四節

第二節 霍光廢立和前漢的外戚

武帝因相信神仙之故，許多「方士」「神巫，」都聚集京師，就有「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把「木人」埋在地下，說可以度厄。到後來，就互相告訐，以爲「咒咀。」於是「巫蠱」之獄起。水衡都尉江充，和太子有隙。武帝派他去治此獄，他就說在皇后太子宮裏得到木人更多。太子急了，要見武帝而訴，江充又不許，太子無法，只得矯詔發兵，把江充殺掉，因而造反，兵敗自殺。於是武帝就沒有太子，到晚年，婕妤趙氏，生子弗陵，武帝想立他做太子，恐怕身後兒子幼小，母后專權。先把趙婕妤殺掉，然後立他。武帝崩，弗陵立，這個便是昭帝。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同受遺詔輔政。武帝的兒子燕王旦，因爲年紀比昭帝大，反不得立，有怨望之心。和上官桀桑弘羊同昭帝的姊姊蓋長公主等結連謀反，事覺，伏誅。自此

大權盡歸於霍光。昭帝死，無子，此時武帝的兒子，只有廣陵王胥在。霍光說廣陵王曾經犯罪，給先帝廢掉的。不可立。迎立了武帝的孫子昌邑王賀，一百天，把他廢掉了。再迎立戾太子的孫子病已，改名爲詢，這個便是宣帝。宣帝立，大權還在霍光之手。宣帝少時，因戾太子之故，繫掖庭詔獄。幾乎喪命。幸而掖庭令丙吉保全他。後來替他娶了個許廣漢的女兒。宣帝在民間，就依靠他的外家史氏，和丈母家許氏。即位之後，把許氏立爲皇后。霍光的夫人名顯，想把自己的女兒立做皇后，聽得大怒。趁許皇后生了太子，（就是元帝）教一個女醫生，進毒藥，把他藥死，霍光的女兒，就立做皇后。霍光死後，宣帝漸奪霍氏之權。霍光的兒子禹，姪孫雲，山，相對而泣，霍光的夫人，也急了。就把當初謀弒許皇后的事情，告訴他們，他們大驚道這是滅族的事，如何使得。於是就有反謀。事情發覺，都給宣帝殺掉。（郭皇后也廢掉）按霍光的廢立，向來讀史的人，都說他大公無私。把他和伊尹並稱，謂之「伊霍」。然而看漢書霍光傳，廢掉昌邑王之後，殺掉他羣臣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再看夏侯勝傳『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曰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則霍光和昌邑王，明是互相齮齕之局，再看

後來霍氏的權勢，和他的結局，則所謂「伊霍」和歷代所謂「權臣」原相去無幾。原來把科學家的眼光看起來，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學上，是不承認有什麼非常之人，也不承認有什麼大善極惡之人的。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較，而觀其會通；就是要把許多事情，歸納起來，得一個公例。若把儒家改制所託的話，通統認作實在，在後世，都是『欺人孤兒寡婦』的操莽，而古代忽然有個「天下為公」的堯舜；在後世，都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項羽，『大丈夫當如此也』的漢高，而在古代，忽然有個『非富天下』的湯，『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武王。那就人的相異，「如金石與卉木之不同類」，就無從互相比較，無從把許多事情，歸納了而得其公例，科學的研究，根本取消了。所以這個「偶像」不能不打破他。並不是要替死人為難。

霍光秉政的時候，鑒於武帝時天下的疲弊，頗能安靜不擾，與民休息。天下總算安穩。霍氏敗後，宣帝親攬大權。宣帝是個「舊勞於外」的人，頗知道民生疾苦，極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時，用法都極嚴。宣帝卻留意於平恕，（參看第八章第五節）也算西漢一個賢君。宣帝死，元帝立，從此以後，便步步入於「外戚政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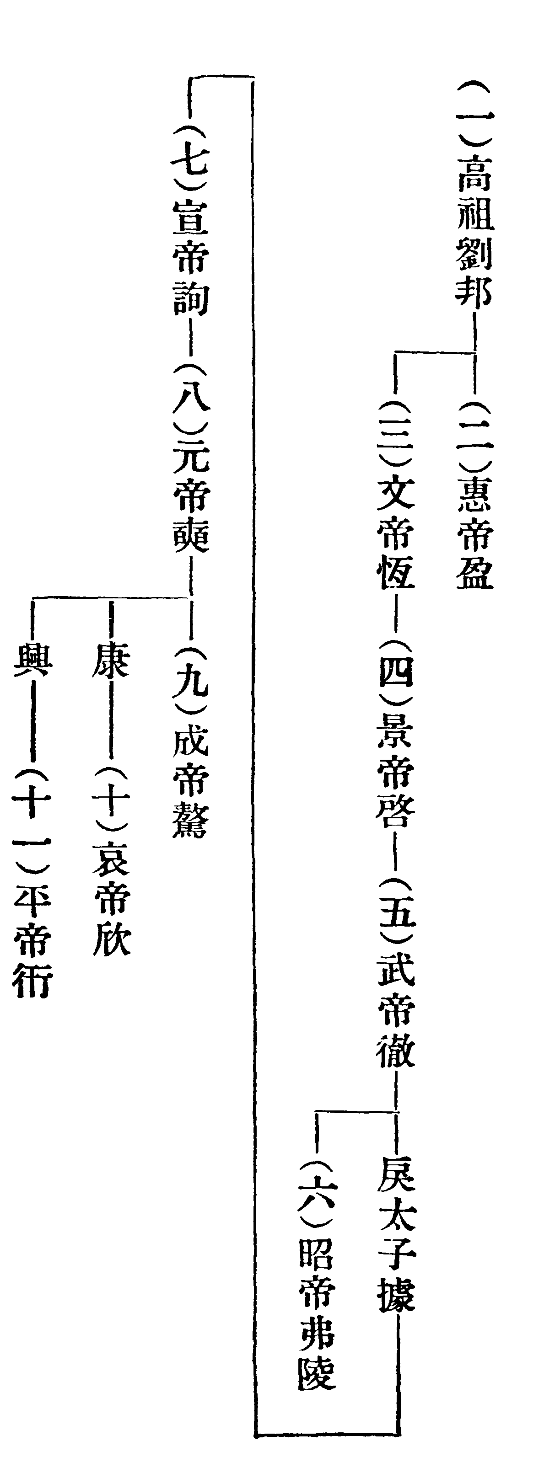
外戚不是偶然發生的東西，是古代社會組織上，當然有的一種階級，我在第二章第三節裏，已經

說過了。卻是中國從秦漢而後，又有所謂「內重」「外重」之局。「外重」是外有強臣，政府無如之何；到後來，便變成「分裂」之局。像後漢變做三國是。內重是中央政府權力甚強，政府說句話，通國都無如之何；到後來便成了權臣篡國之局。像王莽的代漢是。前漢時代，地方政府的權力，本來只有諸侯王是強的。從七國之亂以後，漢初的封建名存而實亡，就成了內重之局；而外戚又是當時社會上一個特別的階級，那麼，漢朝的天下，始終送在外戚手裏，是勢所必至，無可挽回的。因爲任用賢才，是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彀，是特別的事情。普通的君主，就只能照常例用人，而當時的社會，還沒有脫除階級思想。照常例用人，不是宗室，就是外戚。宗室是經過七國之亂以後，早已視爲「禁忌品」，斷不能用他秉政的。那麼，照常例用人，就只有外戚，英明的君主，不能常得，所以外戚的被任用，是勢所必至，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情。

漢朝外戚的專權，起於元帝時候，元帝即位，任用外戚史高，又用了舊時的師傅蕭望之，周堪。元帝是個「柔仁好儒」的人，頗崇信師傅的說話。史高心上不大高興，就和宦官弘恭，石顯結連，把蕭望之，周堪排擠掉，這是漢朝外戚和宦官發生關係之始。成帝即位，任用外家王氏，王鳳，王音，相繼爲相，權力大盛，「郡國守相，皆出門下」，內官更不必說。王氏之勢，由此而成。成帝無子，立姪兒子欣做太子，是爲哀帝。哀帝頗喜懽大權獨攬，要「上法武宣」，然而他這個人，其實是糊塗的。罷斥王氏之後，仍代以外家丁氏，和祖母的同族傅氏，又寵愛了嬖人董賢，給他做了大司馬。所以政治毫無改善之處。哀帝亦無

子。死後，成帝的母親太皇太后王氏，卽日駕幸未央宮。收取璽綬。召了他的姪兒子王莽來，「定策，」迎立了元帝的孫兒子衎，這個就是平帝，奪掉董賢的官，董賢自殺。又逐去傅氏，丁氏，滅掉平帝的母家衞氏，於是大權盡歸於王莽。平帝卽位的時候，年尙幼小，到後來長大了，爲衞氏之故，心常不悅。爲王莽所弑。迎立宣帝的元孫嬰，號爲孺子，莽「居攝，」稱「假皇帝，」前一九〇四年，把他廢掉自立。改國號曰新。

漢世系圖



第六章 社會革命

王莽這個人，後世都把他罵得是個「十惡不赦的」了，然而他實在是個「社會革命家。」要曉得王莽是個怎樣人，先要曉得西漢的社會是個怎樣的社會。我不說（一）大地主，（二）豪商，（三）擅山澤之利的，是當時社會上的富豪階級麼？要曉得當時的情形如何，我且引兩個人的話來做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漢書食貨志晁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拜爵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師古曰，十分之中以各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漢書食貨志董仲舒說武帝。

此外類乎此的話還多，一時也徵引不盡。史記平準書說文景極盛之後，『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似乎兼幷之禍，是起於武帝以後的。然而其實不然。試看晁錯的話，當文帝時，農民的困苦，業已如此，再看荀悅說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據文獻通考引

可見第三章所引漢書食貨志所述的盛況，只是社會的總富，頗有增加，並沒有普及於衆人。不過這時候，承大亂之後，人心容易厭足，再加以當時政令的寬簡，也就暫時相安罷了。這種貧富的階級，從

東周以後，逐漸發生成長，根深蒂固，區區秦漢之際幾年的戰亂，如何就得破除？那麼，如何會從武帝之後才發生呢？

所以漢朝的儒者，沒一個不謳歌頌禱井田的。退一步，便是「限民名田」。哀帝初，師丹孔光等輔政，擬有實行的辦法，給豪貴反對而罷。也見漢書食貨志。後世的人，都笑他們迂闊，安知道在當時實在是時勢所要求？在這種情勢之下，要想什麼「限民名田」等平和緩進的方法，和富豪商量，請他讓步，畢竟是無望的。所以王莽即位之後，就取斷然的處置。下令道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

這種辦法，還承認奴婢是私屬，總還算和平的。然而到底不能實行，三年之後，就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

「田曰王田，」是所以剝奪大地主的權利，他當時又立了五均，司市，泉府。司市以四時仲月，定出一個物價的標準來。商人的東西，有賣不掉的，五均按平價買進。有要借錢的，泉府可以出借，按月取息百分之三。這個，大約是所以救濟小資本家，和勞力的人，摧抑重利盤剝的。又設六筦之令，官賣酒，鹽，鐵

器，鑄錢，稅「采取名山大澤各物」的人。

他所行的事最不可解的，是廢掉漢朝的五銖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黃金另爲一品，在外。） 大概當時的人，有一種思想，以爲貨幣是富豪所用以兼幷貧民的。所以務求減殺他的效力。鼂錯說『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亡逃者得輕資也。』就是這一種思想的代表，王莽大約也是抱這種思想的人。

王莽的立心，雖然是爲民請命，然而他所行的政策，實在是背於經濟原理的。所以弄得『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漢書王莽傳上的話） 他更有一誤點，就是過於「迷信法治」，不管目前的事情。漢書王莽傳說

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解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彌甚。

再加以種種迂闊的行爲，（如大改州郡名及官名等） 自然要土崩瓦解了。

然而王莽所以失敗，還有一個大原因，原來古代的治法，是從極小的地方做起的。所謂國家，起初都是個小部落，君主和人民，本不十分懸隔；而政治上的機關，卻極完備；所以一切事務，易於推行，而且

也易於監察，難於有弊。到後世，就大不然了。一縣的地方，甚或大於古代的一國，何況天子。而所設的機關，卻極其疏闊。就有良法美意，也無從推行。而且專制國的官吏，都是對於君主一個人而負責任的；君主監察所不及，就無論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固然也有好的，然而政治上不能希望人家自己。）那麼，更有什麼事情，能辦得好；不但辦不好，而且總是有弊，倒不如一事不做，還好希望苟且偷安。「漢文式」政治的所以成功，其原理就在乎此。「反漢文式」政治的所以失敗，其原理也在乎此。王莽也是其中的一個人。（所以中國一切事情的停滯不進，和君主專制政體，是有很深的關係的。）

然而王莽這個人，他的道德，他的人格，畢竟是很可景仰的。漢書本傳說他初起的時候道

> 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
> 　　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
>
> 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　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這許多事情，後人都把個「僞」字一筆抹殺了。我要請問，何以見得他一定是僞的呢？人家一定說他後來做了皇帝，所以見得他起初都是僞的。我要請問，在從前那種政體之下，一個人有了非常的抱負，要行非常的改革，不做君主，是否能始終貫澈。爲了貫澈自己的主張的原故，事勢上皇帝又可以取得到手，是否可以取來做一做，以實行自己的主張。還是應該謹守君臣之義，專做一姓一家的奴隸，聽憑天下的事情，一切敗壞決裂。人家又要說他所做的事情，一件都沒有成功。然而我沒聽見把成功失敗，判決人的好壞的。

他當時，爲了實行自己的主張的原故，把兒子都殺掉，是何等廓然大公。比第一編第三章第三節所述的『堯殺長子』何如。他爲了辦理天下事務之故，至於『常御燈火，猶弗能勝。』是何等勤力。到後來敗亡的時候，火都要燒到身上了，他說『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是何等自信力。咳！王莽這種人，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他的道德，他的人格，畢竟是深可景仰的。

第七章　後漢的興亡

第一節　光武的中興

王莽變法，把當時社會上的經濟關係，攪得稀亂，自然要民愁盜起。

當時聚衆劫掠，和官府小小反抗的，到處都是。而其勢力最大，畢竟成爲擾亂種子的，就是綠林兵。這一枝兵起初藏匿在湖北綠林山中，（在當陽縣境內）所以得綠林之名。後來分爲兩枝，一支向南郡，（如今的江陵縣）號爲下江兵。一支向南陽，號爲新市兵。隨縣平林鄉人，（隨縣就是如今湖北的隨縣）也起兵附和他，稱爲平林兵。漢朝的宗室劉玄，就在軍中。景帝五世孫劉縯劉秀，也起兵舂陵，（如今湖北的棗陽縣）和新市平林兵合。於是大家會議，立那一個做皇帝。「南陽諸豪」要立劉縯。而新市平林諸將，要立劉玄，畢竟是新市平林諸將勢力大，把劉玄立做皇帝。他起初號爲更始將軍。所以歷史上就都稱他做更始。更始既立，北據南陽，王莽發大兵四十萬去攻他，和劉秀等戰於昆陽，（如今河南的葉縣）大敗，於是響應的人，四面而起。更始派兵兩支一支攻洛陽，一支攻武關，攻武關的兵，先入長安，王莽被殺，這是前一八八九年的事。更始這時候，已遷都洛陽。明年，又遷都長安。這時候海內的人望治頗切。而更始給平林新市諸將挾持住，不能有爲，諸將所幹的，都是些強盜行徑的事情，不成體統。於是四海失望，關中離心。他們又把劉縯殺掉，劉秀因出徇河北，未與其難，於是劉秀先把河北平定，取了河內，以爲根據地。這時候天下大亂。擁兵劫掠的人，到處都是。而琅邪樊崇等一派，都「朱其眉以自別，」號爲「赤眉，」其衆尤盛，前一八八七年，赤眉擁衆入關，更始被殺。

這時候劉秀已經在河北做了皇帝——後漢光武帝。洛陽太守朱鮪，本來是忠於更始的。更始死後，才把洛陽投降光武，於是光武遷都洛陽，所以後世稱光武以後為東漢。

光武既都洛陽，明年，關中大饑，赤眉東走，光武勒兵宜陽，如今河南的宜陽縣脅降了他，於是歷年的流寇掃清，天下漸有澄清之望。然而割據一方的，還有

延岑據漢中，後來投降公孫述。

隗囂據隴西

竇融據河西五郡

公孫述據成都，全有益州。

李憲據淮南

劉永梁孝王八世孫，據睢陽。

佼彊董憲張步這三個人，和劉永結連，據如今山東的東部。

秦豐據黎邱

田戎據夷陵

其中除竇融以河西五郡降漢，不煩兵革外。只有隗囂能得士心，公孫述習於吏事，稍有規模。其餘都是強盜行徑，給光武以次削平，天下就此大定了。

盧芳據九原，和匈奴結連。

第二節 後漢的武功

光武既定天下，頗能輕徭薄賦，撫綏百姓；明帝章帝兩代，也頗能謹守他的成法；所以這三代，稱爲東漢的治世。然而東漢一代，內治上的政策，不過因襲前漢，無甚足述。只有明章和三代的戡定外夷，卻是竟前漢時代未竟之功，而替後來五胡亂華，伏下一個種子，其事頗有關係，現在述其大略如下。

匈奴從呼韓邪降漢之後，對於中國，極爲恭順。後來休養生息，部落漸漸盛了。就埋下一個背叛驕恣的根源。再加以王莽時，撫馭的政策失宜，於是烏珠留若鞮和呼都而尸兩單于，就公然同中國對抗。北邊大受其害。前一八六六年，呼都而尸單于死，子蒲奴立，連年旱蝗，赤地千里。烏桓乘隙攻破之，於是匈奴北徙數千里，漠南遂空。先是呼韓邪單于約自己的兒子，依次序立做單于，所以從呼都而尸以前六代，都是弟兄相及。呼都而尸要立自己的兒子，把兄弟知牙斯殺掉，烏珠留的兒子比，領南邊八部，心不自安，前一八六四年，自立做呼韓邪單于，投降中國。於是匈奴分爲南北。南匈奴的單于，入居西河美

稷縣（如今的鄂爾多斯左翼中旗）分派部下，駐紮邊地，幫中國巡邏守禦。中國人也待他甚厚。章帝末年，北匈奴益形衰弱，南匈奴要想併吞他。上書請兵，剛剛章帝死了。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派自己的哥哥竇憲出兵，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勒石燕然山而還。（大約在如今杭愛山一帶）過了兩年，（前一八二一）竇憲又派左校尉耿夔出兵大破北匈奴於金徽山。（金徽山，大約在外蒙的極西北。）這一次出塞五千餘里，爲從前漢以來出兵所未曾到。從此以後，匈奴就遠引而去，其偶然侵犯西域的，都只是他的分部。正支西入歐洲，就做了後世的匈牙利人。（匈奴龍庭，史漢都沒有明說，他的地方大約從漢開朔方郡以前，在陰山山脈裏，所以侯應議罷邊塞事，說『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見前漢書匈奴傳——兒單于以後，所住的地方，離余吾水很近——天漢四年，且鞮侯單于悉遺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自以精兵十萬待水南。征和二年，右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壺衍鞮單于時，北橋余吾，令可渡，都見漢書匈奴列傳。——余吾和仙娥，似乎是一音之轉。那麼，匈奴從居漠北之後，是住在如今色楞格河域的。合第四章第一節和第一編第六章第一節看，這種人，從中國本部的北方，逃到漠南，從漠南逃到漠北，再從漠北輾轉遷入歐洲，種族的遷移，可謂匪夷所思了。）

王莽末年，不但匈奴背叛，就西域也都解體。然而這時候，匈奴也無甚力量慴服西域。所以西域地方，就變做分裂的形勢。北道諸國，臣服匈奴，南道地方，卻出了一個莎車王賢，戰勝攻取，降伏各國。光武帝既定天下，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要求中國再派都護，光武帝恐勞費中國，不許，於是西域和中國斷絕關係。明帝時，大將軍竇固，派假司馬班超出使鄯善。（樓蘭的改名）鄯善王廣，待超甚恭，數日之後，忽然怠慢。超知有匈奴使者至，激勵部下三十六人，乘夜攻殺之。鄯善人大懼，情願投降。班超回國，竇固奏上他的

功勞，明帝就眞把他做軍司馬，教他再立功西域。於是班超仍帶了前此的三十六人，到西域去，這時候，于闐王廣德攻殺了莎車王賢，稱霸南道，而龜茲王建，倚仗匈奴的勢力，攻殺疏勒國王而立了他的臣子兜題。班超先到于闐國去，在于闐王面前，殺掉匈奴的使者。脅降了他。又差一個小吏田慮，走小路到疏勒去，出其不意，把兜題拿住，自己跟著去，立了疏勒舊王的兒子，名字喚做忠的。於是西域諸國，紛紛進來朝貢。這時候，是前一八三九年，西域諸國，已經和中國斷絕關係六十五年了。漢朝也出兵北路，打破車師，再立西域都護和戊校尉，前一八三七年，明帝崩，龜茲等國背叛，攻沒都護，朝廷以爲事西域繁費，就廢掉都護和校尉，幷召班超回國。班超要行，疏勒人怕受龜茲侵犯，留住他不放。於是班超就留居西域。前一八三二年，班超上書，請平定西域，平陵人徐幹，也奮身願意幫助班超，章帝給他一千多人，帶到西域去，就把班超做西域都護。於是班超調用諸國的兵，把西域次第平定。班超在西域，直到前一八一〇年，才回國。任尙代他做都護，以峻急失諸國歡心。和帝初年，諸國一時背叛，鄧太后仍用了班超的兒子班勇，才把他鎭定。班超帶著區區三十六人，平定西域，眞是千古的大英雄，他的事蹟，本書限於篇幅，苦難詳舉，讀者諸君，可以合著前後漢書的西域傳，參考一徧。

班超的平定西域，葱嶺以西諸國，都來朝貢。前一八一五年，班超差部將甘英前往大秦，走到條支，

臨大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大，往來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甘英就折了回來。大秦，就是統一歐洲的羅馬，這時候，從亞洲到歐洲，陸路不通，甘英所擬走的，是渡紅海到歐洲的一條路。安息西界船人的話，歷史上說是安息要阻礙中國和羅馬交通，故意說的，其實都是實情。詳見洪氏鈞的元史譯文證補。中國和歐洲的交通，此次將通又阻，直到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這大秦王安敦，據現在史家考校，便是生於西元一二一，沒於一八〇年的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班勇平定西域，只限於葱嶺以東，葱嶺以西遂絕。

還有漢朝人和西羌人的交涉，這件事，是後漢分裂作三國，和五胡之亂的直接原因，在第三編裏再講。

第三節　後漢的外戚和宦官

前漢給外戚篡奪，後漢仍舊用外戚，這件事情，把後世人的眼光看起來，很覺得稀奇，然而無足爲怪。我早說過，外戚是一種「特殊階級。」凡是一種特殊階級，不到他應當滅亡的時候，無論他怎樣作惡，人家總只怪著階級裏的人，並不怪著階級的本身，這是社會的覺悟，有一定的時期，也是無可如何

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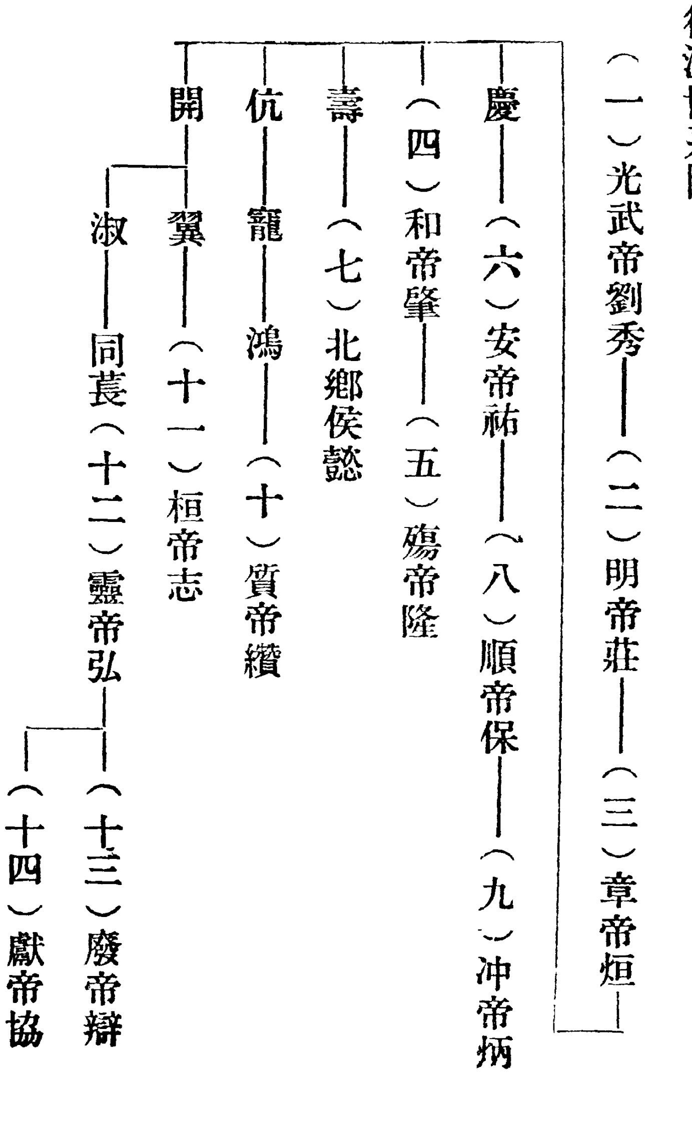
後漢外戚之禍，起於章帝時，章帝娶宋楊兩個女兒做貴人，大貴人生子慶，立做太子。小貴人生子肇，皇后竇氏，養爲己子。竇皇后譖殺二宋貴人，又廢掉太子慶，改立肇做太子。章帝崩，肇立，是爲和帝。太后臨朝，用哥哥竇憲做大將軍，專權橫恣，和帝年長，和宦官鄭泉合謀，把他殺掉，這是後漢的君主，和宦官謀誅外戚之始。和帝生子，屢次不育，就把皇子寄養在民間。和帝崩，皇后鄧氏，到民間去收了一個「生才百餘日」的兒子來，把他立做皇帝，明年死了，是爲殤帝。立淸河王的兒子祜，是爲安帝。太后臨了十五年的朝。太后死後，安帝才親政，斥逐鄧氏，用自己皇后的哥哥閻顯，耿貴人的哥哥耿寶，又寵愛了中常侍江京，李閏，樊豐，劉安，陳達，還有乳母王聖，王聖的女兒伯榮等一派小人。閻皇后無子，後宮李氏，生了一個兒子，名字喚做寶，立爲太子。閻后和宦官合謀，譖殺李氏，廢寶爲濟陰王。前一七八七年，安帝到南陽去，死在路上。閻皇后和閻顯密謀，祕不發喪，馳回京師，迎立章帝的曾孫北鄉侯懿。不多時，死了。宦者孫程等迎立了濟陰王，是爲順帝，殺閻顯，遷太后於離宮。程等十九人，皆封列侯。順帝用自己皇后的父親梁商做宰相，在外戚裏，總算安分的。梁商死後，兒子梁冀，接他的手。就大專權驕恣起來。順帝死後，兒子冲帝立，一年而死。太后和梁冀，「定策禁中，」迎立章帝的孫子淸河王纘，是爲質帝。年少聰

明，目梁冀為「跋扈將軍。」為冀所弒，迎立章帝的曾孫蠡吾侯志，是為桓帝。大權全在梁冀手裏，桓帝心不能平，而滿朝全是梁冀的人，只得再和宦官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合謀，把梁冀殺掉。（抄他的家產，約三十多萬萬，減掉一年租稅之半。）從此以後，漢朝外戚專權的局完，宦官亂國的事情起了。

宦官的品類，固然是不齒於人的，然而他和皇帝，極為接近。從來做皇帝的人，大概是閉置在深宮之中，毫無知識。天天同他接近的人，他如何不要聽信。前代論治的人，也曉得這個道理，所以總要注意於皇帝的『前後左右，』使得他『罔非正人。』前漢時代，還懂得這個意思。在宮禁裏侍候皇帝的，還多用些士人，而且要「妙選名儒，以充其任。」和帝時，鄧太后秉政，纔把中常侍黃門侍郎等官，都改用閹人。歷代君主，又都和他謀誅外戚，於是宦官的權力大盛。不但干預中央的政治，甚至「兄弟姻親，布滿州郡，競為暴虐，」就激成了天下的亂源。這時候，朝政日非，而風俗頗美，天下的士流，大都崇尚氣節。一時名士，外任州郡的，對於宦官的親戚，無不盡法懲治。（激於意氣，以致過甚的行為，自然也是有的。）於是宦者和士流，互相嫉惡，就激成「黨錮之獄。」（參看第八章第二節）桓帝死後，無子。迎立章帝的玄孫解瀆亭侯宏，是為靈帝。竇太后臨朝，竇太后的立做皇后，有個人喚做陳蕃，頗與有力。因此太后感激他，用他做太傅。又用自己的父親竇武做大將軍。陳蕃也是名流系裏頭的人，天下頗想望其丰采。陳蕃和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殺。於是黨錮

之禁更嚴。靈帝長大之後，相信宦官，尤其死心塌地，而漢朝的天下就完了。

後漢世系圖



第八章　秦漢時代政治和文化

第一節　官制

漢朝的制度，大概是沿襲秦朝；秦朝的制度，又沿襲三代以前。這種制度，雖未必有什麼精意存乎其間，然而去古還近；大概積弊是一天深一天的；制度是一層層的，不管論理，堆積起來的；所以愈到後世，愈不切於事實；愈不合於理論，秦漢的制度，雖有優於後世之處。況且後世的制度，又都是沿襲秦漢而漸變的。不明秦漢的制度，就連後世制度的眞相，也不能明白，所以研究秦漢時代的制度，頗爲緊要。變封建爲郡縣，是從秦朝起的，咱們現在，就從秦漢時代的官制講起。

秦和西漢，中央政府最高的官，是丞相，或稱相國。有時但置一人，有時分置左右丞相。後漢則以太尉，(天公)司徒，(人公)司空，(地公)分部九卿，稱爲三公，是用古代三公九卿的官制。(參看第一編第八章第三節)太尉在前漢，爲中央政府最高的武職，和丞相對掌文武，彷彿像宋朝的二府。此外又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前漢的宰相，往往從御史大夫遞升。這三種，都是中央政府最高的官。

此外又有太常，(秦名奉常)掌宗廟禮儀；光祿勳，(秦名郎中令)掌宮殿掖戶；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太僕，掌輿馬；廷尉，(中間曾改名大理)掌刑辟；大鴻臚，(本名典客，又曾改名大行令。又有典屬國一官幷入。)掌諸歸義蠻夷；宗正，掌親屬；大司農，(本名治粟內史)掌穀貨；少府，掌山澤之稅；謂之九寺六卿。是中央政府分掌庶務的。

帶兵的官，通稱校尉。而司隸校尉，主督察大姦，兼有警察的性質，權最重。(帶北軍的中尉，主徼循京師，後改爲執金吾。)

治京師的官，秦朝稱爲內史。漢景帝時，分置左內史。武帝時，改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又把向來的都尉，改爲右扶風，分治內史的右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後漢時，改京兆尹爲河南尹。

外官仍分郡縣兩級，郡有太守，縣的戶數，在一萬以上的稱爲令，不滿一萬戶的爲長，其下都有丞，尉。十里一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掌徼循，禁盜賊。列侯所食的縣，喚做「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的喚做「邑」。有蠻夷的喚做「道」。

秦朝又有一種監御史，是中央政府派他出去監郡的。漢朝省去這個官，由丞相派史出去「刺郡」，武帝時，把天下分做十三部。十二部各置刺史，——一部屬司隸校尉。——以六條督察所部。（一）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嫉，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出於六條以外的，便不問；往來巡行，並無一定的治所；後漢以後，權漸重而位亦漸尊。然而還不過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督察之官。這時候的郡，什麼事情，都和中央政府直接。所以秦漢時代，實在是個「兩級制」。到靈帝中平五年，——前一七三六，——因各處紛紛盜起，列郡不能鎮壓，改刺史爲州牧；簡九卿等官，出去充任；於是其權大重；而中央政

府，又不久解紐，諸州牧各自據土，紛紛占據地盤，就儼然變做三級制了。

爵分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後來因避漢武帝的諱，改爲通侯。）也都是秦制，用以賞有「功」「勞」的人。

秦漢官制的特色（一）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個副貳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獨立的職權，都是分治天下衆務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後來，紛紛任用什麼尙書，中書，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職權，也奪歸六部；於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權愈擴張無限。（二）是外官階級少而威權重，和後世大不相同。這個有好處，亦有壞處。（三）則這時候去古還近，地方自治的意思，還有存留。漢書高帝紀，『二年五月癸未，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見得這時候，對於三老等官，視之甚重。和後世名存實亡的，大不相同。這其中也有許多方面的因果關係。且待後文講到後世制度的時候，比較詳論。

第二節　教育和選舉

後世的人，都說秦朝焚燒詩書，毀滅儒術，這句話，其實是錯的。馬端臨說『案西漢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既曰通古今，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實繁。秦雖有其官，而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爲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於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試用之，蓋惟恐其不澌盡泯沒矣。叔孫通面諛，脫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禮器，發憤而事陳涉，有以也哉。』（文獻通考卷四十）這一段考據頗爲精詳。雖然虐待其人，然而師承傳授，確自有的，可見得儒學並沒有絕，不過這種傳授是爲繼續「博士官之所職」起見，不是爲教育人才起見，不過是古代「學術存於官守」之舊，不能算得學校。

到漢朝武帝時候，公孫弘做宰相，纔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這纔是以傳授學術爲目的，可以算作學校，然而營建學舍，確是王莽手裏的事。

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武帝時，來朝，對三雍宮。』兒寬傳武帝東封泰山，還

登明堂。寬上壽曰：　陛下　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似乎武帝時就有太學的。而禮樂志又說，『……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爲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雍。』馬端臨說，『蓋古者明堂辟雍，共爲一所，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章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修封時，以祠太一五帝，蓋兒寬時爲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雍也。』文獻通考卷四十 按馬氏這個說法，很確，幷可同第一編第八章第四節所說，互相證明。

漢朝的學校，是逐漸增盛的。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增爲百人，宣帝時增至二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後漢光武時，就營建太學，建武五年，前一八八三。明章兩代都崇儒重道，車駕屢幸太學。其時又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期門」「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梁太后時，又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學。本初時——質帝年號——太學諸生，遂至三萬餘人。學校可謂極盛，然而衰機也就伏在這個時候。這時候，學校人數，只求其多，不講實在。入學的，大概都是一班貴游子弟，並不是眞正講求學問的人。所以范曄說，這時候的學風，是『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尙。』又三國志董昭上疏說『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淸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這明是把一種紈袴子弟的氣習，移殖到學校裏。講聲華的必定尙意氣，所以到後來就激成「黨錮之禍。」學校裏都是一班貴族子弟，所以漢朝的太學生，是替外戚結黨而攻宦官的。「此中消息，可以微窺。」

國家的學校，雖然如此，究竟還不如私人教育之盛。漢書儒林傳贊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太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祿利固然是人所同欲，然而學術的興盛，一大半的原因，也由於社會上「智識的欲望」不容一筆抹殺。後漢則張興著錄且萬人，牟長著錄前後萬人，蔡元著錄萬六千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宋登教授數千人，魏應丁先弟子著錄數千人，姜肱就學者三千餘人，曹曾門徒三千人，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更非前漢所及，（俱見後漢書）私人教育，總比國家所設立的學校爲盛，這個也是

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特色。

至於選舉，則有兩種其（一）郡國歲舉孝廉。又漢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變決斷，才任三輔縣令。是用古代「諸侯貢士」之制，後世的人，以爲這是鄉舉里選，卻是錯的。（鄉舉三老，方和周禮的『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相合。）其（二）則朝廷要用那一種人，特詔標出科目，令公卿郡國，各舉所知。這個卻是後代制科的先聲。漢朝選舉制度的利弊得失，要和後世比較纔見，且俟後文再講。

第三節　賦稅

漢朝的田賦，本來是十五而稅一；景帝以後，變做三十而稅一；已見前。光武中興以後，亦是三十而稅一。到靈帝時，纔加天下田稅，每畝錢十文，謂之「修宮錢。」

田稅以外，另有一種「口稅，」謂之「算賦。」人民從十五歲起，到五十六歲止，每人每年，出錢百二十文，謂之一算；以治「庫兵」「車馬。」其事起於高帝四年，（見本紀如淳引漢儀注）又有七歲到十四歲出的，每

人二十錢，以食天子，謂之「口賦。」武帝時，又加三個錢，以補「車」「騎」「馬。」見昭帝本紀元鳳四年如淳引漢儀注按漢書昭帝紀，五鳳四年『減天下口錢。』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爲八十。』所謂減，都是指當年而言，並不是永遠變更定額。又貢禹傳「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則是永遠減免的。

又有一種「更賦，」亦見昭帝紀注引如淳說『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更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

案以上三種，第一種是「稅，」第二種是「賦，」稅是種田的人出的，賦是修理兵器車馬等都包括在裏頭的費用，全國人民都負擔的。漢書食貨志所謂『稅以足食，賦以足兵。』第三種是人民應服兵役的代價，

就是課人民以「一種兵役的義務」的「變相的完納。」

漢朝的國用，以田租爲主。漢書食貨志說『高祖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所以掌穀貨的大司農，是管國家財政的；掌山澤之稅的少府，是掌天子私財的；所以武帝命大司農兼管鹽鐵，孔僅東郭咸陽說『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很有稱頌他的意思。此等雜稅，已見第五章第一節。昭帝時，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要求停罷，和桑弘羊爭辨了許多話，到底只罷掉一種酒酤，其餘都沒有動。亦見漢書食貨志，其兩方面爭辯的話，詳見鹽鐵論。

第四節　兵制

西漢所行的，是民兵之制。人民都有當兵的義務。漢書高帝紀注引如淳說『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又王制正義引許愼五經異義『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兩說相同。案今文家說，民年三十受兵，已見第一編第八章第五節。高帝紀注又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有一年之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五經異義『高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則漢朝人民的服力役，比古

代遲三年，服兵役卻早七年。或者漢代所承，實是古制；三十受兵，是儒家託古所致，亦未可知。

其兵的種類，有「材官」「車騎」「樓船」三種。材官是步卒，車騎是騎兵，樓船是水師。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大約「材官」最爲普通，「車騎」邊郡校多，「樓船」只有沿江海的地方有。

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據文獻通考，其詳可參看原書。武帝時，增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都屬北軍。八校尉，都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刑法志『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校也。』又有期門，羽林，都屬南軍。文獻通考引章氏說『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爲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效乏軍興，則知自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案期門是從六郡良家子孫裏選出來的，見漢書東方朔傳。羽林兵，初名建章營，設於太初元年。後來又取從軍死事的人的子孫，養在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見百官公卿表。

前漢時，各郡都有都尉，幫着太守，管理武事。王國裏頭，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這種制度，都是沿襲秦朝的。後漢光武帝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只留著京師的南北軍。

然而後來郡國也往往復置。北軍裏的八校尉，虎賁并入祔聲，胡騎并入長水，又省掉中壘校尉，所以號爲北軍五營。此外另有一支兵，駐紮在黎陽，謂之黎陽兵。又會扶風都尉帶一支兵，駐紮在雍縣。護衞園陵，俗稱爲雍營。

秦朝和西漢時代，有一種特色，就是「這時候去古未遠，人民尙武的性質還在，無論什麼人，發出去都是強兵。」巴蜀等一兩處地方是例外 所以秦朝的用兵，不論驪山的役徒，閭左的百姓，都發出去戰守；漢朝也有所謂「七科謫，」張晏曰 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見漢書武帝紀注。「弛刑」「罪人」「惡少年」「勇敢」「奔命」「伉健」這都是未經訓練的人。然而發出去，往往戰勝攻取，將帥裏頭，也極多慷慨效命的人。譬如後漢的班超，又如前漢的李陵，以步卒絕漢，這是歷史上只有這一次的事情。有這種民氣和民力，儻使眞能利用，中國的國力，實在可以擴張到無限。偏遇著秦始皇漢武帝兩個人，把民力財力，大半銷耗在奢侈淫欲的一方面。秦始皇的用兵，已經很不經濟，漢武帝更其專信幾個椒房之親，家無法度，以致總算起來，總是敗北的時候多，勝利的時候少，細看漢書匈奴列傳可見。伐大宛這一役，尤其是用兵不經濟的確證。漢朝用兵，所以結局總獲勝利，是由於這時候中國和外國的國力，相差太遠，並不是用兵的得法。這種用兵，結局雖獲勝利，畢竟是以最大的勞費，得最小的效果的。就使勝利，也所得不償所失。這種用兵，實在一無可取。中國大可有爲的時代，就給這兩個人弄糟了的。然而後世，反很多崇拜他，原諒他的人，可謂徼幸極了。

第五節　法律

從秦漢到魏晉，可以算做中國法律的「發達」「長成」時代。案自秦以前，我國的法律，究竟是個甚麼樣子，實在無從考見其詳細。（第一編第八章第六節所舉，實在有許多儒家的學說，夾雜在裏面，無從分別。但是全把儒者的學說闢掉，刺取了許多零碎的事實，也並不能考見其眞相。）自秦以後，其「承襲」「變遷」的途徑，纔確有可考；其「進化的狀況」就可以窺知了。

秦朝的法律，所以貽害天下，有兩種道理：其（一）是由於他所用的「刑罰的野蠻」。第一編第八章第六節，已經說過。漢書刑法志說：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尙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到高后元年，纔除掉「三族罪」「祅言令」，孝文二年，又除掉「收孥相坐律」，然而足爲中國法律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的，實在要推前二〇七八年——孝文帝十三年——廢除肉刑這一件事，漢書刑法志記他的始末道：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防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

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於是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按史記索隱『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易人族類，故不易也。』文獻通考刑考二馬氏按語。『景帝元年詔言孝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并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愚按自高后時卽除三族罪，而文帝時新垣平謀逆也用過三族之誅。（見漢書刑法志）大概是偶一為之之事。這時候笞者多死，景帝時，又兩次減少笞數，（第一次減笞三百為二百，五百為三百；第二次再減笞二百為一百，三百為二百。）並定「箠」的式樣，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毋得「更人，」自是「笞

者得全。」其動機都發自緹縈，緹縈可以算得我國歷史上一個紀念人物了。

（二）然而秦朝的害天下，實在又在其「用法的刻深，」漢宣帝時，路溫舒上奏說道：（見漢書本傳）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吏。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總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

這種情形，在當時司法界上，已成爲風氣。漢書刑法志說文帝時候『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宣帝留以刑罰，特置廷平，又『常幸宣室，齊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都只是救濟一時，不是個根本解決的辦法。然則根本解決的辦法何在呢？那就在於「删定律令。」案漢朝的法律，是沿襲自秦的；秦朝所用的，卻是李悝所定的六篇之法。漢初，蕭何改爲九篇，叔孫通又益以律所不及，爲十八篇。後來

張湯又加了二十七篇。趙禹加了六篇，共爲六十篇。而又有漢朝的例案，隨時編集起來的，謂之令甲令乙，決事比，大概其初苦於法文太簡，不彀用，於是不得不隨時增加；而其增加，絕沒有條理系統，以致也有互相重複的，也有互相衝突的；司法的人，就大可上下其手。漢書刑法志說『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因爲法律太雜亂，難於使用之故，於是解釋的人很多，到後來就也都承認他可以引用。晉書刑法志說『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再合起「正律」和「令甲」「決事比」來，就是『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簡直是不可收拾了。

刪定的必要，前漢時人，就知道的，所以漢宣帝留心刑獄，而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說這是一時的事，『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宣帝未及措置，到元帝成帝手裏，纔下詔議行。班固說『有司　不能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所以到後漢時，還是錯亂得那麼樣。直到魏文帝手裏，命陳羣劉劭等刪定，纔定爲新律十八篇。新增十三篇，舊有的六篇，廢掉一篇。晉武帝還嫌他『科網

太密，』再命賈充等修定，共爲二十篇，於前一六四五年（泰始四年）頒行。是爲晉律。我國的法律，從李悝手裏，具有雛形，直到這時候，纔算發達完備，（參看晉書刑法志）

晉律現已不傳，然據近人餘杭章氏所研究，則其單辭隻義，有很文明的，轉非隋唐以後的法律所及。章氏說隋唐以後的法律，是承襲北魏的，夾雜了鮮卑法在裏頭。他文集中有一篇文章，論這事的，可以參看。

第六節　學術

兩漢的學問從大概說起來，可以稱爲儒學時代。從儒學之中再分別起來，又可以分爲今文時代，和古文時代。

漢初是「黃老」「申韓」之學並行的。史記儒林傳說『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大概當時的休養生息，是取黃老的主義；（參看第三章）對待諸侯王等，則實系取申韓之術。到漢武帝，任用趙綰王臧田蚡公孫弘等一班儒臣；又聽董仲舒的話「表章六藝」「罷黜百家」；於是戰國時「百家之學並行」的現象，至此就「定於一尊」了。

儒家之學，所以獨盛，近人都說因其明君臣之義，而且其立教偏於柔，（說文訓儒爲柔）便於專制，所以世主

扶翼他；我看這也不盡然：（一）儒家之學，利於專制，是到後世纔看出來的；當時的人，未必有此先見。（二）無論什麽學問，都是因其環境而變遷的。儒家之學，二千年來，受專制君主的卵翼，在專制政體之下，發達變遷，自然有許多便於專制的說法。西漢時代的儒學，確和後世不同；這點子便於專制之處，就別一家的學說，也是有的。假使當時別一家的學術，受了專制君主的卵翼，在專制政體之下，發達變遷，也未必不生出便於專制的說法來。況且到後世，反抗君主的議論，道源於儒家之學的很多；近世講今文學的人，就是一個好例。別一家的書，主張專制的話也還在，豈能一筆抹殺。若說法家的便於專制，顯而易見，容易招人反抗；不如儒家之術，隱而難知，得「吾且柔之」之道。則全是把後世人的眼光，議論古事，實在是陷於時代錯誤的。然則儒家之學，所以獨受世主的尊崇，究竟是什麽道理呢？我說這個在後世，是全然出於因襲，並沒有什麽道理。儒家之學，在社會上勢力已成，做君主的人，自然也不去動他。況且君主也是社會裏的一個人，他的思想，也未必能跳出社會以外。全社會的人，都把孔教當作「天經地義，」他如何會獨想推翻孔教呢？至於漢武帝所以尊崇儒術，則和秦始皇說『吾悉召文學士甚衆，欲以興太平，』（史記秦始皇本紀參看第一章）是一個道理。原來一個人治天下，無論怎樣憑恃武力，總不能全不講教化。而講教化，只有儒家之學最長。（因爲他「治具」最完備。七略說儒家之學，出於司徒之官，是不錯的。）而且漢武帝，是個喜歡鋪

張場面的人，而巡守封禪，典禮，也只有儒家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仍要留著博士之官，——他出去封禪，也是教儒家議禮，——也是這個道理。不必過於深求，反生誤解的。

西京儒學的傳授最初就是史記儒林列傳所說『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到後來，則分爲十四博士。就是

詩：魯、齊、韓

書：歐陽、大夏侯（勝）、小夏侯（建）

- 禮
  - 大戴（德）
  - 小戴（聖）
- 易
  - 施（讎）
  - 孟（喜）
  - 梁丘（賀）
  - 京（房）
- 春秋
  - 公羊
    - 嚴（彭祖）
    - 顏（安樂）
  - 穀梁

以上十四家，都是元帝以前所立，書的歐陽，大小夏侯，同出伏生；禮的大小戴，同出后蒼；易的施，孟，梁丘，同出田何；公羊嚴顏二家，同出胡母生；只有詩的魯，齊，韓三家，沒有公共的祖師；然而三家的說法，總是大同小異。

到平帝的時候，纔另有一派學問。其源出於劉歆，歆移書博士說「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

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於是別立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又有毛公的詩『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漢書藝文志 這一派為「古文之學。」

「今文」就是漢時通行的隸書。西漢諸經師，都是口耳相傳；所傳經文，就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到劉歆等，才自謂能通史籀所造的「大篆，」和大篆以前的「古文。」參看第一編第十章第二節 所傳的經，別有古文本為據。於是人家稱這一派為「古文學，」就稱西漢經師所傳為「今文學，」以別之。所以今文古文，是既有古文之學以後，對待的名詞；古文未與以前，今文兩個字的名詞，也是沒有的。

東漢之世，古文之學，比今文為盛；衛宏，賈逵，馬融，許愼，都是古文家的大師；而鄭玄偏注羣經，尤稱為古學的「集大成。」其實鄭玄是兼用今文的，不過以古文為主。 三國時代，出了一個王肅，專和鄭玄為難，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五部書，以互相引證。又有一個注左傳的杜預，和他互相影響。於是古文之中，再分出鄭王兩派，互相水火。古文家本沒有師法可守，個個人是互異的，但不如此的互相水火。 遭晉永嘉之亂，兩漢經學傳授的統緒中絕，於是今文家的書，只傳得公穀和韓詩，而並無傳他的人；古文之學，也幾乎中絕，而魏晉人一派

的學問大行。現在所傳的十三經注，除孝經爲唐明皇御注外，只有公羊的何休注，還是西漢今文家言。其餘詩經的毛傳，是純粹古文家言。鄭箋雖兼采今文，然而旣沒有師法，就和他所注的三禮，和趙岐注的孟子，都只算得古文家言。此外書經的僞孔傳，易經的王弼注，穀梁的范寧集解，左傳的杜預集解，論語的何晏集解，爾雅的郭璞注，就都是魏晉人的著作。

咱們原不必有什麽「薄今愛古」之見；就看了儒家之學，和其餘諸家，也是平等的；難道還一定要考出什麽「今文家言」來，以見得「孔門口說」之眞，然而這其間有一個很大的關係。生於現在，要考校古代的歷史，不能不靠古人所傳的書；而古人所傳的書，也有個分別。大概其說法出於從古相傳的多，則雖看似荒唐，而實極可靠，把後人的意思羼雜進去多的，驟看似乎可信，其實仔細考校，總和古代社會情形不合。從這一點看起來，卻是西漢今文家的話，價值最大；東漢古文家次之；魏晉時代的人，價值最小了。百家所傳的書，只有儒家最多。咱們現在要考校古史其勢不得不借重於儒家的經；要借助於儒家的經，其勢不得不借重於漢以後經師之說；要借重於漢以後諸經師之說；就對於漢朝的今古文，和魏晉人所造的僞書，不能不加以分別。本書裏頭論到學術派別，書籍眞僞的地方很多，都是把這種「分別史材」的眼光看的。

漢朝人還有別種學問，幷入別一編裏講，以便有個條理系統，免得瑣碎。

第二編　中古史中

第一章　後漢的滅亡和三國

第一節　後漢的亂源

兩漢時代總算是中國統一盛強的時代；兩漢以後，便要暫入於分裂衰弱的命運了。這個分裂衰弱的原因也甚多，卻追溯起來，第一件便要說到「後漢時代的羌亂。」

羌族的起源和分布，已見第一編第六章第四節，和第二編上第四章第二節。這一族分布的地方，是很廣的。現在專講後漢時在中國爲患的一支，後漢書羌傳說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間。注『黃河湟水賜支河也』。案賜支就是析支，就是河曲之地，不能另算做一條

河。（所以注引續漢書作『河湟之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尊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奴隸，故因名云。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威，兵臨渭首，滅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氂牛種，越巂羌是也；（如今四川的西昌縣）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如今四川的廣漢縣）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如今甘肅的武都縣）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始矣。

後漢書說越巂廣漢武都諸羌，都是爰劍之後，這句話恐未必十分可信。但因這一段文字，可以證明兩漢時代，爲中國患的羌人，確是居湟中這一支。湟中是個肥沃的地方，爰劍又是個從中國逃出去的，他的文明程度，總得比塞外的羌人高些；看『教之田畜，遂見尊信』八個字，就可以明白。

這一支羌人的根據地，是從河湟蔓延向西南，包括青海和黃河上游流域。他的文明程度頗低，而體格極其強悍；（後漢書說他『堪暑耐寒，同之禽獸。』）而且好鬭。部落分離，不能組織大羣；又好自相攻伐，要到一致對外的時候，纔「解仇詛盟」；事情一過，就又互相攻伐了；這也是羌人的一個特色。（這個是因爲他所處的地方，都是山險，沒有廣大的

平原的原故。羌人在歷史上，始終不能組織一個強大的國家，做出大一點的事業，也是爲此。

漢朝和羌人的交涉，起於武帝時，這時候，匈奴還據着河西。（參看第二編上第四章第一節）和羌人所據的湟中，只隔著一枝祁連山脈；武帝防他互相交通，派兵擊破羌人，置個護羌校尉統領他。羌人就棄了湟水，西依西海鹽池。（在青海西南）王莽時，羌人獻西海之地，王莽把來置了一個西海郡，莽末內亂，羌人就乘此侵入中國。後漢時，羌人一支，占據河北大允谷，和大小榆中一帶，（在如今平番導河一帶）頗爲邊患，和帝時，才把他打破，重置了西海郡；而且夾著黃河，開列屯田。從此從大小榆谷到西海，無復羌寇。然而降羌散布郡縣的很多。（在安定北地上郡的，謂之東羌。在隴西漢陽金城的，謂之西羌。）中國的吏民豪右，都不免「侵役」他。前一八〇五年，罷西域都護和校尉，發羌人去迎接他。羌人頗有逃散的。郡縣到處「邀截」，又不免騷擾。於是各處羌衆，同時驚潰。『東寇三輔，南略益州。』涼州的守令，都是內地人，見羌勢已盛，無心戰守，都把郡縣遷徙到內地來；百姓有不願意遷徙的，就強迫『發遣』；死亡流離，也不知多少。直到前一八九四年，才把三輔肅淸；涼州還沒有平定，而軍費已用掉二百四十億。到順帝時，涼州也算平定了，才把內徙的州縣，依舊回復。不多時，羌人又叛。用兵十餘年，又花掉八十多億的軍費。到桓帝卽位，才用段熲做校尉，去討叛羌，這個段熲，是以殺戮爲主義的。他說『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猶種枳

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臣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於是從前一七五三年起至一七四三年止，用兵凡十一年。把西羌直追到河首積石山，東羌蹙到西縣（如今甘肅的秦安縣）山中，差不多全行殺盡。這歷年的羌亂，才算靠兵力鎮定。（羌亂的詳細，可參看後漢書本傳，和任尚虞詡段熲皇甫規張奐等傳。）

後漢的羌人，並不算什麼大敵；他的人數，究竟也並不算多；然而亂事的蔓延，軍費的浩大，至於如此。就可見得當時軍力的衰弱，政治的腐敗。（這件事情，和清朝川楚教匪之亂，極其相像。軍費自然十之七八，都是用在不正當的方面的。）卻是（1）涼州一隅，因此而兵力獨厚；（2）其人民流離遷徙之後，無以為生，也都養成一個好亂的性質，就替國家種下一個亂源。

政治腐敗，他的影響，決不會但及於涼州一隅的。咱們現在要曉得後漢時代社會的情形，且引幾段後漢人的著述來看看。

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遊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論衡務本篇）

王侯貴戚，豪富舉驕奢，以作淫巧；高負千萬，不肯償債；小民守門號呼，曾無怵惕慚怍哀矜之意。（同上斷訟篇）

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豕；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奇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昌言理亂篇）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勢弱力少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困不敢自理。（同上損益篇）

這種情形，說來眞令人「劌心怵目」。卻是爲什麼弄到如此？這是由於漢朝時候的社會，本不及後世的平等。他的原因是由於（1）政治上階級的不平，（2）經濟上分配的不平，這個要參看下編第三章第五節，和第七節才得明白。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儻使政治清明，也還可以敷衍目前，爲「非根本的救濟」；卻是後漢時代，掌握政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是紈袴子弟，是個無知無識的人，宦官更不必說；他們既執掌政權，所用的，自然都是他們一流人；這一班人布滿天下，政治自然沒有清明的希望。要曉得黑暗的政治，總是揀着地方上愚弱的人欺的，總是和地方上強有力的人，互相結託的。所以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就各處郡縣，都偏布了貪墨的官；各處郡縣都偏布了貪墨的官，就各處的土豪，都得起法來；那麼，眞不啻布百萬虎狼於民間了。（靈帝開西邸賣官，刺史守令，各有價目。尤其是直接敗壞吏治的一件事情。）

所以張角一呼，而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的人，同時響應。張角是鉅鹿人，他自創一種妖教，名爲「太平道。」分遣弟子「誑誘四方，」十餘年間，衆至數十萬，他把這些人分做許多「方，」（大方萬餘人小者數千）暗約前一七二八年（靈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同時起事。還沒有到期，給自己同黨的人告發了，張角就「馳敕諸方，一時俱起。」中外大震。這種初起的草寇，論兵力，究竟是不濟事的。靈帝派皇甫嵩朱儁等去討伐，總算不多時就戡定了。然而從此之後，到處寇盜蜂起，都以「黃巾」爲號。（張角的兵，都是把黃布包著頭的，所以人家稱他爲黃巾。）郡縣竟不能鎭定。因爲到處寇盜蜂起之故，把州刺史改做州牧，於是外權大重，就做了分裂的直接原因。

參看上編第八章第一節下編第三章第一節

第二節　漢末的割據和三國的興亡

「山雨欲來風滿樓，」分裂的機會成熟了，卻仍等待著積久爲患的宦官外戚做個導火線。

靈帝是個最尊信宦官的，他因爲數失皇子，何皇后的兒子辯，養於道人史子助家，號爲史侯。王美人的兒子協，靈帝的太后董氏，自行撫養，號爲董侯。靈帝想立董侯，沒有辦到，前一七二三年，靈帝病重了，把董侯屬託宦者蹇碩，叫蹇碩立他。這時侯，何皇后的兄弟進，做了大將軍，兵權在手。蹇碩想誘他入朝，把他殺掉，然後擁立董侯。何進明知他的陰謀，擁兵不朝。蹇碩不敢動，於是史侯卽位，是爲廢帝。

這時候，外戚宦官，依舊是勢不兩立。然而何氏出身低微，何太后的立，頗得些宦官的力。以是何氏對於宦官，有些礙難下手。何進雖然殺掉蹇碩，又逼死董太后，殺掉董太后的哥哥董重，然而要盡誅宦官，何太后就要從中阻撓他。何進手下袁紹等一班人，因而勸何進召外兵以脅太后。

宦官知道事情危險了，就把何進誘入宮，殺掉。袁紹等乘勢攻宦官，盡殺之。涼州將董卓，駐兵在河東。聽得何進召外兵的命令，即日進兵。這時候，剛剛到京。於是擁兵入京城，把廢帝廢掉了，擁立董侯，是爲獻帝。

京城裏的大權，霎時間落入「涼州軍閥」之手。袁紹等一班人，自然是不服的。於是袁紹逃回山東，起兵「討卓」。諸州郡紛紛應之。董卓就把天子遷徙到長安。（近著涼州老家）「討卓」的兵，本來不過「各據地盤」，沒有「討卓」的誠意。自然是遷延敷衍，毫無成功。

然而「涼州系」卻又內亂起來了，前一七二〇年，司徒王允，和中郎將呂布，合謀殺掉董卓。董卓手下的將官李傕郭汜，起兵攻陷京城，殺掉王允。呂布逃到山東。李傕郭汜又自相攻伐。傕劫天子，汜留公卿爲質。直到前一七一六年，涼州將張濟，從東方來，替他們和解，才算罷兵言和。獻帝趁這機會，便想逃歸洛陽。李傕郭汜起初答應了，後來又追悔，合兵來追。獻帝靠羣盜李樂等幫忙，總算逃脫。然而羣盜

又專起權來，外戚董承等沒法，只得召兗州的曹操入衛。曹操既至，以洛陽殘破，挾著獻帝，遷都許昌。(如今河南的許昌縣)從此以後，大權都在曹操手裏，獻帝「守府而已」。

這時候，州牧郡守，紛紛割據。就有

袁紹 據幽幷青冀四州

劉備 據徐州

劉表 據荊州

劉焉 據益州

袁術 據壽春(如今安徽的壽縣)

馬騰韓遂 割據涼州

後漢時代，是頗重門閥的。(參看下編第三章第七節)袁紹是「四世三公」，所據的地方又廣大，所以勢力最強。卻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所假借的名義也比衆不同。

「涼州系」在當時，是個擾亂天下的罪魁。然而其中並沒有雄才大略的人，李傕，郭汜，張濟，不久都無形消滅了，只有呂布卻是個驍將。袁術攻劉備，呂布乘勢奪取徐州。劉備弄得無家可歸，只得投奔

曹操。這劉備也是個英雄，曹操便利用他去攻呂布。曹操表劉備做豫州牧，借兵給他。前一七一四年，和他合力攻殺呂布。這時候，袁術因爲措置乖方，在壽春不能立足，想要投奔袁紹。曹操順便叫劉備擊破他。袁術只得折回，死在壽春。然而劉備也不是安分的人。就和董承合謀，想推翻曹操。卻又自己出屯小沛，事情發覺了，曹操殺掉董承，打破劉備。劉備也投奔袁紹，於是青徐兗豫四州略定。

袁曹衝突的時機到了。前一七一二年，戰於官渡，（在如今河南中牟縣的北邊）袁紹大敗，慚憤而死。兒子袁譚袁尙爭立。前一七〇六年，曹操全定河北。（袁譚爲曹操所殺。袁尙逃到烏桓——參看第二章第一節——又給曹操打敗，再逃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把他殺掉。）前一七〇四年，便南攻荊州。劉表剛好死掉，他的小兒子劉琮，把荊州投降曹操。

這時候，劉備也在荊州。他和曹操，是不能相容的。逃往江陵。曹操派輕騎追他，一天一夜走三百里，到當陽長阪，（如今湖北的當陽縣）追到了。劉備兵敗，再逃到夏口，靠劉表的大兒子劉琦。

這時候的劉備，可算得勢窮力盡了，卻有一支救兵來。當東諸侯起兵「討卓」的時候，長河太守孫堅，也起兵而北。董卓西遷之後，孫堅便收復洛陽。後來和袁術結連，去攻劉表，給荊州軍射殺。他的兒子孫策，收集殘部，投奔袁術。孫策雖然年少，倒也是個英雄。看看袁術不成個氣候，便想獨樹一幟。於是請於袁術，得了父親舊時的部曲，南定揚州。前一七一二年，孫策死了，他的兄弟孫權，代領其衆。劉備手

下的諸葛亮，便想一條計策，自己到江東去求救。

這時候的江東，論起兵力來，萬萬敵不過曹操。然而（一）北軍不善水戰；（二）荊州軍又非心服；（三）加以遠來疲敝，又有疾疫；卻也是曹操兵事上的弱點。孫權是個野心勃勃的人；手下周瑜魯肅等，也有一部分主戰的；於是派周瑜帶水軍三萬，和劉備合力，抵禦曹操。大破曹操的兵於赤壁。(如今湖北嘉魚縣的赤壁山)於是曹操北還，劉備乘勝攻下如今湖南省的地方。明年，周瑜又攻破江陵。三分鼎足之勢，漸漸的有些成立了。(俗傳「借荊州」一語，說荊州是孫權借給劉備的。這句話毫無根據。請看趙翼廿二史劄記。)

赤壁戰後，曹操一時也不想南下，而西方的交涉又起。原來涼州地方，本有個馬騰韓遂割據。李傕郭汜等滅後，曹操雖然收復關中，派鍾繇鎮守，卻還沒顧得到涼州。前一七〇一年，曹操徵馬騰做衞尉。馬騰的兒子馬超，疑心曹操要害他，就和韓遂舉兵造反。涼州的兵勢，十分精銳，鍾繇抵敵不住，只得棄長安而走。馬超韓遂，直打到潼關。曹操自將去抵禦他。用離間之策，叫他兩個分心，到底把他打敗了。明年，曹操就殺掉馬騰。馬超知道了，舉兵又反，卻給楊阜等起兵打敗。馬超就逃奔漢中。

這時候的漢中，是誰據着呢？先前巴郡有個張修，創立五斗米道。(參看下編第三章第六節)沛縣的張魯信奉他，張修死後，張魯就儼然做了教主，很有信奉他的人。益州牧劉焉，便叫他去保守漢中。迨劉焉死後，兒子劉

璋，頗爲闇弱。張魯就有吞并益州之志。劉璋急了，因爲劉備素有英雄之名，就想招他入川，借他防禦張魯。

劉備聞命，眞是「得其所哉。」即便帶兵入川，不多時，就借端和劉璋翻臉，把西川奪去，這是前一六九八年的事。前一六九七年，曹操平定張魯，取了漢中。一六九六年，劉備又把漢中奪去這一年八月裏，又命關羽從荊州進兵，攻取襄陽。這時候的劉備，對於曹操，竟取了攻勢了。

曹操取漢中這一年，孫權因劉備入川，也頗想乘虛奪取荊州。劉備這時候，正想爭取漢中，知道兩面開衅，是不行的。便和孫權妥協，把荊州地方平分，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如今湖北的蒲圻縣。這時候周瑜已經死了。到關羽進攻北方的時候，孫權又把魯肅調回，換了個「未有重名，非羽所忌」的呂蒙。關羽果然看輕他。把江陵守兵，盡數調赴前敵。後路空虛。呂蒙便乘勢發兵，襲取江陵。這時候，關羽前敵的攻勢，也已經給曹操發大兵堵住，弄得進退無路，只得退軍，給孫權伏兵捉住，殺掉。西蜀進取之勢，受了一個大打擊。

前一六九二年，曹操死了。兒子曹丕，嗣爲魏王。便把漢獻帝廢掉，自立，是爲魏文帝。明年，蜀漢先主劉備，也稱帝於成都。前一六九三年，孫權也在建業如今江蘇的江寧縣，東晉時因爲避愍帝的諱改名建康。稱帝，是爲吳大帝。後漢就

此分做三國。

關羽的敗亡，是蜀漢一個致命傷。——當時東吳的無端開釁，卻也是有傷國際信義的。這種毫無藉口的開釁，在歷史上也很爲少見。——所以先主稱帝之後，就首先自將伐吳。卻又在猇亭，在如今湖北宜都縣西邊給陸遜殺得大敗虧輸。又羞又氣，死了。諸葛亮受遺詔輔政。東和東吳，西南定益州，漢郡，治滇池，如今雲南的昆明縣。屢次出兵伐魏。前一六七八年，死了。蜀漢就此不振。諸葛亮是中國一個大政治家，本書限於篇幅，不能詳細介紹他。廣智書局中國六大政治家裏有他的傳，頗可看的。諸葛亮出兵伐魏，第一次在前一六八五年，這次魏人不意蜀國出兵，很爲張皇失措。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都叛應亮，兵勢大振。時魏明帝初立，親幸長安，派張郃去抵禦他。諸葛亮派馬謖當前敵。這張郃是魏國的宿將，馬謖雖有才略，大約軍事上的經驗不及他。給張郃在街亭——如今甘肅的秦安縣——打敗。諸葛亮只得退回漢中。這一年十二月裏，諸葛亮再出散關。——在如今陝西寶雞縣西邊——圍陳倉。——在寶雞的東邊——不克而退。明年春，再出兵攻破武都，——如今甘肅的成縣——陰平。——如今甘肅的文縣。前一六八一年，魏曹眞伐蜀。攻漢中，不克。明年，諸葛亮伐魏。圍祁山，——在武都西北——魏司馬懿來救。諸葛亮因糧盡退回。張郃來追，給諸葛亮殺掉。前一六七六年，諸葛亮再出兵伐魏。進兵五丈原。——在如今陝西郿縣——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這年八月裏，就病死了。諸葛亮的練兵和用兵，都很有規矩法度；和不講兵法，專恃詭計，徼倖取勝的，大不相同。三國志晉書，都把他戰勝攻取的事情抹煞，這是晉朝人說話如此。只要看他用兵的地理，是步步進逼，就可以知道他實在是勝利的了。

諸葛亮死後五年，魏明帝也死了。養子芳，年紀還小。明帝死時，本想叫武帝的兒子燕王宇輔政。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趁他昏亂時候，硬勸他用曹爽和司馬懿。明帝聽了他。於是曹爽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其初大權盡在曹爽手裏。司馬懿詐病不出。到前一六六三年，曹爽從魏廢帝出去謁陵，不知道

怎樣，司馬懿忽然勒兵關起城門來，矯太后的命令，罪狀曹爽。曹爽沒法，只得屈伏了。其結果，就給司馬懿所殺。於是大權盡入於司馬懿之手。這件事的眞相，是無從考見的；然而有可注意的曹爽所共的一班人，都是當時的名士；司馬懿卻是個軍閥。曹爽和司馬懿，相持凡十年。曹爽是曹眞的兒子，在魏朝總算是個宗室。朝廷上又有一班名士擁護他。——把如今的話說起來，可以說他是名流系的首領。——其初司馬懿不能與爭，大概是這個原故。曹爽專政之後，把太后郭氏，遷徙到永寧宮。和他的兄弟曹羲，都帶了禁兵。——這時候，表面上把司馬懿尊做太傅，暗中卻奪去他的權柄。司馬懿就稱病不出。——後來司馬懿推翻他，就是趁他兄弟都出城，奪了他的禁兵，表面上卻用太后出頭。這樣，我們推想起司馬懿的行爲來，大約是「交通宮禁」，「勾結軍隊」。其詳情卻就無可考據了。現在歷史上所傳的話，都是一面之詞，信不得的。曹爽死後，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弟兄，相繼秉政，削平異己。當時魏國的軍人，都是司馬懿一系。只有揚州的兵反抗他。前一六六一年，揚州都督王淩，一六五七年，揚州都督毌丘儉，一六五五年，揚州都督諸葛誕，三次起兵，都給司馬氏打定。司馬師先廢曹芳而立曹髦；司馬昭又弒曹髦而立曹奐；到司馬炎，就自己做起皇帝來了。前一六四七年

蜀自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相繼秉政。費禕死後，後主才親理萬機。信任宦官黃皓，頗爲昏闇。蔣琬費禕的時代，不大主張用兵。費禕死後，姜維執掌兵權，連年出兵北伐；毫無效果；而百姓疲弊，頗多怨恨。前一六四九年，司馬昭叫鍾會鄧艾兩道伐蜀。會取漢中，姜維守住劍閣，如今四川的廣元縣會不得進。而鄧艾從陰平直下緜竹，就是從甘肅文縣，出四川平武縣的左擔山，向緜竹的一條路。猝攻成都，後主禪出降。蜀漢就此滅亡。於是晉國派羊祜鎭襄陽，王濬據益州以圖吳。羊祜死後，杜預代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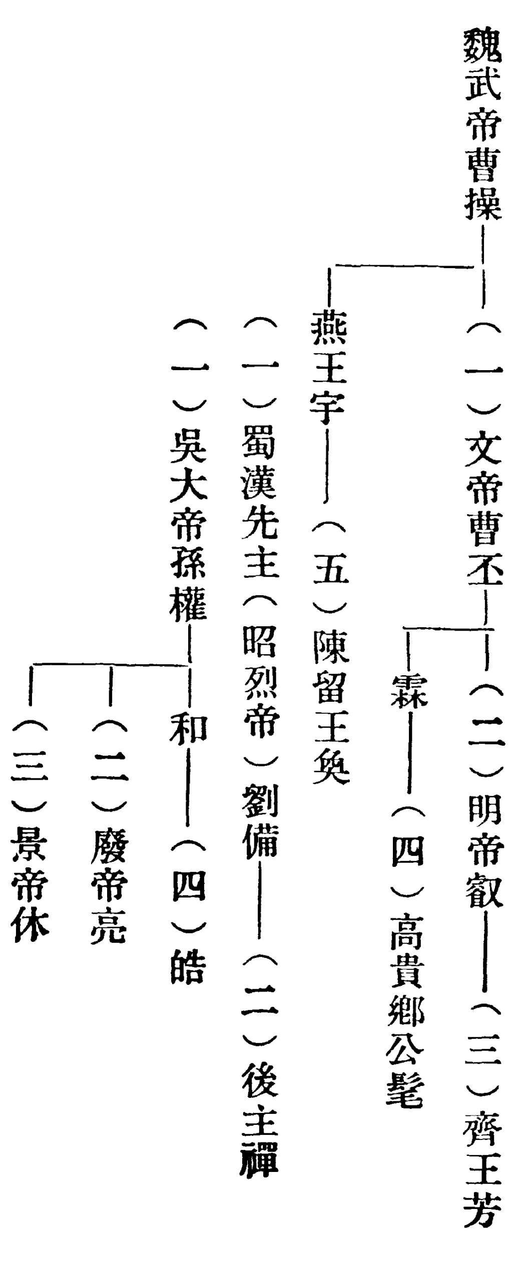
吳自大帝死後，少子亮立。諸葛恪輔政，給孫峻所殺。於是峻自爲大將軍。峻死後，弟綝繼之，廢亮而立景帝休。景帝把孫綝殺掉，然而也無甚作爲。景帝死後，兒子皓立，很爲淫虐。吳當諸葛恪秉政時，曾一次出兵伐魏。諸葛恪死後，忙著內亂，就沒有工夫顧到北方。靠着一個陸抗，守着荆州，以抵禦西北兩面。陸抗死後，吳國就沒有人才了。前一六三八年 前一六三二年，王濬杜預，從荆益兩州，順流而下。王濬的兵先到，孫皓出降。吳國也就滅亡。

三國時代，是我國南北對抗之始。這時代，特可注意的，是江域的漸次發達。前此江南的都會，只有一個吳。江北的廣陵，如今江蘇的江都縣卻是很著名的。我們可以設想產業和文化的重心，還在長江的北岸。自從孫吳以建業爲國都，孫吳建國，北不得淮域。濡須水一帶，是兵爭的要地。定都建業，既可扼江爲險，又便於控制這一帶地方。就做了東晉和宋齊梁陳四朝建都之所。東晉以後，南方文化的興盛，固由於北方受異族之蹂躪，衣冠之族，避難南奔；然而三國時代的孫吳，業已人才濟濟。這也可見南方自趨於發達的機運，不盡借北方的擾亂，爲文化發達的外的條件了。又益州這地方，從古以來，只以富饒著名，在兵爭上，是無甚關係的。卻是到三國時代，正因爲他地方富饒，就給想「占據地盤」的人注目。劉備初見諸葛亮的時候，諸葛亮勸他占據荆益二州。說『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前者就是關羽攻魏的一條路。關羽既敗，諸葛亮屢次伐魏，就只剩得後一條路了。論用兵形勢，自然是出宛洛，容易震動中原。——所以我說荆州之失，是蜀漢的致命傷。——然而劉備諸葛亮，當日必定要注重益州。則『荆土荒殘，人物凋

敝』兩句話，就是他主要的原因。這個全然是富力上的問題。而向來不以戰鬬著名的蜀人，受諸葛亮一番訓練，居然成了「節制之師」。從此以後，蜀在大局上的關係，也更形重要了。

當時還有一個占據遼東的公孫度，傳子公孫淵，於前一六七五年，爲司馬懿所滅。其事情，和中原無甚關係。與高麗有關係處，詳見下編第一章第六節。

三國系圖



第二章　兩晉和五胡

第一節　晉初異族的形勢

從前一七二三年，董卓入據都城，擅行廢立，山東州郡，紛紛起兵討卓之後，天下就此分裂；直到前一六三二年，晉武帝平吳，天下才算統一；其間凡九十二年。卻是晉武平吳之後，不及二十年，天下又亂起來了。所以致亂的原因，固然有許多，卻是最大的有兩端其（一）是晉武帝的厲行封建制。其（二），是當時散布塞內外的異族太多，沒有好法子統馭他。前者是「八王之亂」的原因，後者就是「五胡之亂」的原因。如今且把五胡的形勢，敍述於下

（一）匈奴，羯　羯是匈奴的別種，居於上黨郡武鄉縣羯室的，如今山西的榆社縣匈奴從呼韓邪降漢以後，其部衆入居幷州，已見第二編上第七章第二節。呼韓邪單于二十一傳而至呼廚泉，因先世是『漢甥』，便改姓劉氏。魏武帝因爲他部衆強盛，把他留之於鄴，而分其部衆爲五，每部設立部帥，又選漢人做他部裏的司馬，以監督他。五部中左部最強，呼廚泉哥哥的兒子豹，做他的部帥；晉武帝又把他分做兩部。雖然如此嚴密監督他的部落，總是日漸繁盛的。於是平陽，兩河，太原，新興諸部，都布滿了匈奴。

（二）鮮卑　東胡的起原，已見第一編第六章第二節，和第二編上第四章第二節。從東胡給冒頓打破後，其衆分爲兩支南邊一支叫烏桓，漢武帝招他保守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五郡塞外。鮮卑更

在其北方。

後漢時，匈奴滅亡後，鮮卑北據其地。當後漢末年，鮮卑出了兩個著名的酋長，——檀石槐軻比能——檀石槐時，其疆域北接丁令，西抵烏餘，東界扶餘，（參看下編第一章第六節）幾於不滅匈奴之盛。可惜團結力不固，檀石槐軻比能死後，就又分裂了。（參看後漢書三國志本傳）然而他的部落，分布極廣，東邊從遼東起，西邊到并涼塞外爲止，沒一處不有鮮卑。

烏桓當後漢末年，曾經和袁紹相結託。袁氏敗亡以後，袁尙和袁熙，就奔依烏桓。魏武帝用田疇做鄉導，出盧龍塞，掩擊烏丸於柳城，（在如今熱河道的凌源縣）大破之；降斬二十餘萬，遷其餘衆於中國。從此以後，烏桓兩個字，就不見於歷史上了。（僅新唐書四裔傳，載有一極小部落，不足齒數。柳城一戰，決不能把烏丸滅掉，大約餘衆都入鮮卑。因爲鮮卑二字本是這一族的本名——見第一編第六章第二節——這一節，參看後漢書三國志烏桓鮮卑本傳和田疇傳。）

(三)氐，羌。羌人當後漢時候，雖然大被殺戮，然而他的繁殖力頗大。晉初，馮翊北地新平安定諸郡，又都給他布滿。氐人本在巴中的。張魯時代，因敬信鬼道，才遷入漢中。魏武帝克漢中，遷氐人於北方。於是扶風始平京兆諸郡，莫不有氐。

當時郭欽江統等一班人，都創「徙戎之論，」要把他徙之塞外。（參看晉書本傳）然而把戎狄置諸塞外，自

以爲安，其實是最危險的事。爲什麼呢？因爲這是中國管轄所不及，爲強爲弱，都不能去問他的信。這種部落裏，要是出了一個英雄，「幷兼」「脅服」便成了一個強大的部族，要爲邊患了。歷代北族的起原，都是如此。（參看後文遼金元清初起的事跡，自明。）所以「徙戎之論」不過是條姑息之策。但是這些民族，雜居在內地，是要有法子撫綏他，駕馭他，慢慢兒同化他的。讓一步說，也要政治清明，兵力強盛，叫他不至於生心。晉初旣毫無撫綏制馭的政策；又有「八王之亂」授之以隙。——漢族自然同化的力量雖大，一時間也不及奏效。——就釀成五胡之亂了。

第二節　八王之亂

魏朝的待宗室，是最薄的。同姓諸王，名爲有土之君，其實同幽囚無異。所以司馬氏傾覆魏朝，很是容易。晉武帝有鑒於此，於是大封宗室，諸王皆得「選吏」「置軍」；而且「入典機衡，出作兵牧」，倚任之重，又過於漢朝。這個要算「封建制度第二次反動力」了，然而也終於失敗。

晉朝的景皇和文皇，是弟兄相及的。武帝的母弟齊王攸，大約也有這種希望。當時朝廷上，也很有一班齊王的黨羽。說太子（惠帝）不好，勸武帝立齊王。卻是武帝的權力大，畢竟把齊王逼得出去就國，齊王就此憂憤而死。這也算得晉初「繼嗣之爭」的一個暗潮。（參看晉書齊王本傳。惠帝固然是不慧的。然而晉書上形容他的話，也未必盡實。[illegible]說惠帝聽蛙鳴，

便問這個是『官乎私乎』？荒年，百姓窮得沒有飯吃，人家告訴他。他說『何不食肉糜』，這個是傻子無疑了。然而蕩陰之戰——見下——嵇紹以身護衛他，被殺，血染帝衣，左右要替他洗去，他說『嵇侍中血，勿浣也。』智愚就判若兩人。可見惠帝昏愚之說，一半是齊王之黨所造的謠言。

武帝死後，太子即位，是為惠帝。（前一六二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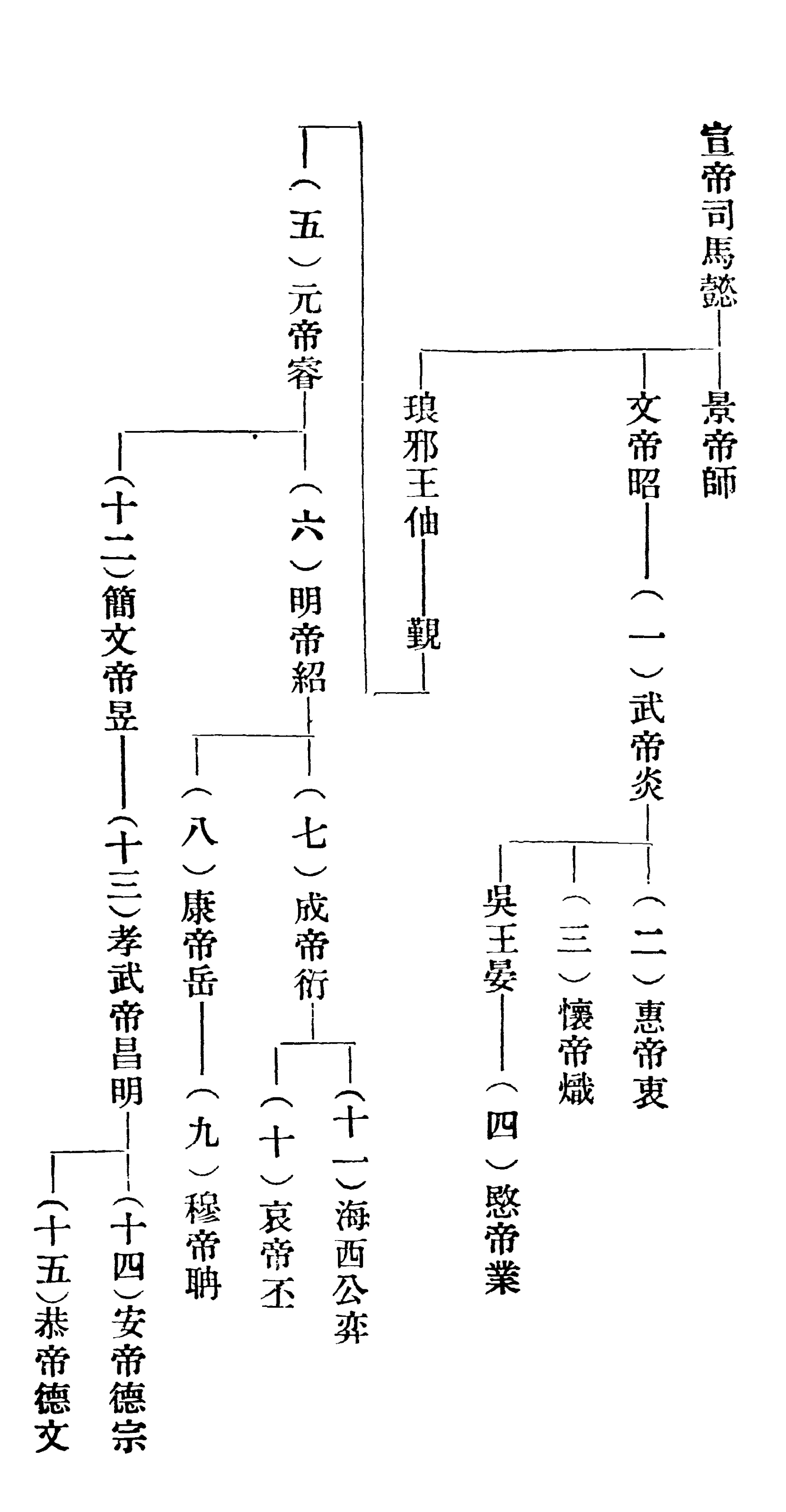
宗室之間，既然起了暗潮，自然要借重外戚。武帝有兩個楊后；前楊后，就是生惠帝的。臨終時候，因為惠帝「不慧」，怕武帝另立了皇后，要廢掉他。於是「泣言」於武帝，要立自己從父駿的女兒做皇后。武帝聽了他，這便是後楊后。惠帝是個極無能為的人。既立之後，楊駿輔政。他的威權，自然是很大的了。卻是又有人想推翻他。惠帝的皇后，是賈充的女兒。（賈充是司馬氏的死黨。司馬氏的篡弒，和賈充很有關係的。可參看他本傳。）深沉有智數，見惠帝無能，也想專制朝政，卻為楊駿所扼。於是想到利用宗室。

前一六二一年，賈后和楚王瑋（武帝第五子）東海公繇（宣王孫）合謀，誣楊駿謀反，把他殺掉。廢太后，幽之金墉城。（在洛陽西北）以汝南王亮（宣帝第四子）為太宰，和太保衛瓘同聽政。汝南王和衛瓘，要免掉楚王的兵權。賈后和楚王合謀，殺掉汝南王。把東海公繇，也遷徙到帶方。（在如今朝鮮的黃海道）旋又借此為名，把楚王殺掉。一六二〇年，賈后弒楊太后。太子遹，不是賈后所生。一六一三年，賈后把他廢掉，徙之金墉城。明年，又把他囚在許昌。這時候，趙王倫（宣帝第九子）掌衛兵，要想推翻賈后。就故意散放謠言，說殿中兵士要想廢掉皇后，迎還太子。賈后急了。前一六一二年，把太子殺掉。趙王就趁此起兵，殺掉賈后。前一六一一年，就廢惠帝而自立。

這時候，齊王冏，（攸的兒子）鎭許昌，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鎭鄴，河間王顒（宣帝弟，安平王孚的孫。）鎭關中，同時起兵討趙王。左衞將軍王輿，起兵殺掉趙王，迎惠帝復位。成都王河間王都還鎭，齊王入洛陽。河間王忌他，叫長沙王乂（武帝第六子）攻殺齊王。（前一六一〇年）明年，河間王和成都王，又合兵攻乂，不克。前一六〇八年，東海公越（宣帝弟，高密王泰之子。）執乂以迎顒將張方，張方把乂殺掉。成都王穎入洛陽。不多時，又回鄴，留部將石超守洛陽。東海公旋又攻超，超奔鄴。於是東海王（越進爵）奉著惠帝，號召四方，以攻成都王。成都王遣石超拒戰，惠帝大敗於蕩陰，（如今河南的湯陰縣）給成都王擄去，置之於鄴。東海王逃回本國。這時候的成都王，要算得志得意滿了。卻是幽州都督王浚和幷州刺史東嬴公騰，（越的弟）又起兵討他。石超拒戰，大敗。成都王只得挾著惠帝南奔洛陽。時洛陽已爲張方所據。於是張方再挾著惠帝和成都王，走長安。

前一六〇七年，東海王越再合幽幷二州的兵，西迎惠帝。河間王顒派成都王穎據洛陽拒敵，大敗。河間王把事情都推在張方身上，把他殺掉，叫人到東海王處求和。東海王不聽，直西入關，挾著惠帝還洛陽，河間王逃到太白山，給南陽王模（高密王泰的兒子）殺掉。成都王走到新野，給范陽王虓（宣帝弟，范陽王康的兒子。）捉到，殺掉。惠帝東歸之後，爲東海王所弑，而立懷帝。

晉系圖



第三節　西晉的滅亡

五胡亂華的事情，咱們得把他分做四個時代便是

第一　前趙強盛時代

第二　後趙強盛時代

第三　前秦強盛時代

第四　後燕後秦對立時代

前趙就是匈奴。五胡之中，匈奴鮮卑為大。而鮮卑根據地在塞外，匈奴在塞內，所以匈奴先興起。劉豹的兒子，名字喚做淵，本在洛陽做侍子。（從漢以後，外國王子到中國來做質子的，美其名曰「侍子」。）惠帝元年，才用他做五部大都督。——但是人仍舊在洛陽。——成都王穎用事，又叫他監五部軍事，也留之於鄴。劉淵屢請還河東，成都王不許。到幽并兵起，劉淵乘機說成都王要回河東去，合五部之衆，來幫他的忙。成都王才許了他。於是劉淵回到左國城，（在如今山西離石縣東北）自立為漢王。（前一六〇八年）旋又遷居平陽，（如今山西的臨汾縣）稱帝。

這時候，洛陽以東，羣盜紛起。一時無所歸向，便都去依附匈奴。——其中最盛的，要算王彌和石勒。——於是匈奴的勢力大盛。前一六〇二年，劉淵卒，子和立；弟聰弒而代之。這時候，石勒的兵，縱橫河南。東海王越，自出兵討之，卒於項。（如今河南的項城縣）勒追敗其軍於苦縣。（如今河南的鹿邑縣）於是官軍不復能討賊，聽其縱橫司豫。前一六〇一年，劉曜（劉淵的族子）攻洛陽，王彌石勒，都引兵來會。城陷，懷帝被虜。劉聰的兒子粲，又攻陷長安，殺南陽王模。前一五九九年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　帝遇

弒，崩於平陽。』

這時候，雍州刺史賈疋已恢復長安。旋討賊被害，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奉秦王業爲太子。及得凶問，卽位。是爲愍帝。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衆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諸侯無釋位之志，方鎭闕勤王之舉。』就靠麴允索綝，京兆太守盡忠輔翼，屢卻敵兵。前一五九六年，劉曜大舉來攻，諸軍畢竟不支。八月，京城被圍。十月，帝出降。明年，劉聰『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尙書郞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十二月，帝遇弒，崩於平陽。』於是西晉滅亡。

第四節　胡羯的興亡

西晉滅亡之後，匈奴的勢力，看似很利害了。然而劉淵本不是什麼有大略的人，看他自立之後，一無作爲可知。劉聰就更荒淫。當時匈奴所有，實在不過雍州和河東片土而已。於是石勒起於東方。

石勒，羯人。初名匐，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父並爲部落小率。汲桑始命以石爲姓，勒爲名。大安中，惠帝年號。前一六一〇，一六〇九兩年。幷州刺史東嬴公騰，執賣諸胡於山東，以充軍實。勒亦在其中。後與魏郡汲桑，同從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爲盜。藩和汲桑，都給靑州刺史苟晞所擊斬。石勒降漢。於是借其兵力，縱橫東方。這時候，北方已經糜爛得不堪；其稍能自立

的：只有

青州刺史苟晞

幽州都督王浚

幷州刺史劉琨

都給石勒滅掉。羣盜中最強盛的，是王彌（擾亂青徐一帶）曹嶷，（也在青州，廣固城——在如今山東益都縣西邊，後來南燕所都。——便是曹嶷所築。）也給石勒所幷。幽幷青冀司豫兗徐，差不多都是石勒的勢力範圍。然而他起初，也不過是個流寇的樣子；後來得趙人張賓，用他的計策；前一六〇〇年，北據襄國，（如今直隸的邢臺縣）明年，又南定鄴；就據了這兩處做根據地。於是漸漸的成了一個規模。

前一五九五年，劉聰卒，子粲立。劉聰當生時，娶靳準的女兒爲后，就委政於準。既立，爲準所殺，於是石勒從襄國，劉曜從長安，都發兵攻準。勒攻破平陽；準奔劉曜，爲曜所殺。於是劉曜自立於長安，改國號爲趙。明年，石勒也自稱趙王。歷史上稱劉曜爲前趙，石勒爲後趙。

前一五八四年，劉曜伐後趙，圍金墉。石勒往救，戰於洛西，曜大敗，被執。子熙奔上邽。（如今陝西的南鄭縣）明年，爲石虎所追殺。於是前趙滅亡。（後趙又幷有雍秦二州）

前一五七〇年，石勒卒，子弘立。石勒的從子虎，是向來執掌兵權的，弒弘而自立。虎殘暴無人理，（參看第四章）後趙就不能支持，而鮮卑氐羌繼起。

前一五六三年，石虎卒。石虎的太子邃，以謀弒虎，爲虎所殺。立其弟宣。宣的弟韜，有寵於虎，宣忌而殺之。虎大怒，又殺掉宣而立小兒子世做太子。（世的母親是劉曜的女兒。）謫東宮的衞士名爲「高力」的於梁州，「遇赦不原。」高力軍反，攻破長安，出潼關，向洛陽。虎大懼，叫養子冉閔，和羌酋姚弋仲去打他，總算把高力打平。等到收軍回來，石虎已經死了。冉閔走到李城，（如今河南的溫縣）遇見石虎第三個兒子石遵，就勸他去攻石世。石遵聽了他，就用冉閔做先鋒，打破鄴城，殺掉石世母子。石遵本來許以冉閔爲太子的，即位之後，卻背了約。於是冉閔攻殺石遵，立了他的兄弟石鑒。石鑒想殺掉冉閔，又給冉閔所殺。於是冉閔自做皇帝，復姓冉氏，改國號爲魏，這是前一五六二年的事。

冉閔做皇帝雖不過一年，卻和當時時局，很有關係。便是他殺石鑒時的「大誅胡羯。」晉書載記上記這件事道：

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

知胡之不爲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是高鼻多鬚，濫死者半。有人據這一句，疑心當時的胡羯，形狀頗像白種人。案羯是匈奴別種。匈奴自是土耳其族。但是當時的所謂「胡」，範圍是很廣的。——譬如鮮卑在匈奴之東，就叫東胡，西域諸國，有時也稱爲西胡。又如說北走胡，南走越。——葱嶺以東，原有屬於白種的塞種。——見第二編第四章第二節——這種人，自然也有遷居中國的；又有本來和匈奴混合，隨著匈奴遷徙入中國的。所以大誅胡羯的時候，其中有高鼻多鬚的人。

經這一次殺戮之後，胡羯的勢力就大衰。冉閔雖然敗亡，胡羯卻不能再起了。

第五節　鮮卑的侵入

鮮卑是個大族。他當時所占據的地方，雖在塞外，——不如匈奴在腹心之地；——然而他的種落，卻較匈奴爲多。所以擾亂中原，雖在匈奴之後；而命運卻較匈奴氐羌爲長。其中最先崛起的是慕容氏。慕容氏，晉書慕容廆載記上說他是東胡之後，分保鮮卑山的。又述他的先世道：

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棘城在如今熱河道朝陽縣

到慕容廆手裏，遷徙到徒河的青山；（在如今奉天錦縣境）又遷徙到大棘城。（如今奉天的義縣）并有遼東（參看下編第一章第六節）慕容廆還受晉朝的官爵，廆卒，子皝立，（前一五七九年）才自稱燕王。（前一五七五年）又築龍城，徙都之。（如今的朝陽縣）皝卒，子儁立。（前一五六四年）這時候，遼西的鮮卑還有宇文氏和段氏。宇文氏爲慕容皝所滅。（見第三章第四節）段氏據令支，（如今直隸的遷安縣）也給慕容儁滅掉。於是前燕的疆域，和後趙直接。

石氏滅亡之後，慕容儁乘勢侵略中國。前一五六二年，拔薊，取幽州，南徇冀州。一五六〇年，和冉閔戰於魏昌，（如今直隸的無極縣）閔馬倒被執。魏亡。於是慕容儁徙都鄴。

當時前燕的實力，僅及河北一帶，（幽冀二州及鄴）於是氐酋苻洪，羌酋姚弋仲，也都想乘機自立。案晉書載記。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屬永嘉之亂，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以洪爲龍驤軍流人都督，處於枋頭。（枋頭城，在如今河南濬縣。石氏亡後，『有說洪稱號者，洪亦以讖文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燒當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迴生弋仲。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邑之於隴上。及石季龍克上邽，弋仲說之徙隴上豪強，以實畿甸。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於清河。（按赤亭，在如今甘肅隴西縣，榆眉，在陝西汧陽縣。清河郡，治如今山東的清平縣。）

這都是被胡羯壓服的，胡羯既亡，自然都想出頭了。苻洪擊虜趙將麻秋，不多時，給麻秋毒殺。兒子苻健殺掉麻秋，引兵入關。姚弋仲也病死，兒子姚襄降晉。這時候，河南郡縣無主，降晉的極多。晉朝就要起兵經略北方了。

第六節　東晉內外的相持

從元帝即位建康以後，（前一六九五）到慕容儁入鄴這一年，（前一五六〇）晉朝的東渡已經三十六年了。這三十六年之中，卻是怎樣的呢？東晉的歷史，我可以說是荊揚二州衝突的歷史。

元帝以前一五九九年，都督揚州軍事，鎮下邳。（如今江蘇的邳縣）這時候，北方喪亂。元帝用王導的計策，遷居建康。愍帝被弒以後，便在建康即位。江東的人心，很歸向元帝。卻是從北方喪亂以來，南方也屢有亂事，

都靠荊州的兵討定；——荊州的刺史是劉宏，他手下的名將，便是陶侃周訪。——所以當時荊州的兵力，遠較揚州爲強。元帝卽位之初，王導和從兄王敦，同心翼戴。——王導典機務，王敦掌征討。——元帝便用王敦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軍事。——這時候，劉宏已死。——王敦便把周訪遷徙到梁州，陶侃遷徙到廣州，自己專管荊州之事。元帝又有些怕他。引用劉隗刁協戴淵周顗等一班人，叫戴淵都督司豫，（鎭合肥，如今安徽的合肥縣。）劉隗都督青徐（鎭淮陰，如今江蘇的淮陰縣。）二州軍事，以防制他。又叫譙王承做湘州刺史，以掣王敦的肘。王敦在諸將中，只有些怕周訪。卻是周訪死了，甘卓繼任，卓年已老耄，王敦絕不怕他。前一五九〇年，王敦發兵反，從武昌順流而下。劉隗戴淵發兵入衞，拒戰，都大敗。劉隗逃奔後趙，刁協給人殺掉。敦入城，殺周顗戴淵而去。（同時也發兵襲殺甘卓和譙王承。）元帝憂憤而崩。明帝立，敦移鎭姑孰，（如今安徽的當塗縣）陰謀篡奪。前一五八八年，死了，明帝和丹陽尹温嶠合謀，發兵討平其亂。這是荊揚二州的第一次衝突，

明帝在位三年而崩，成帝立，還只有五歲，太后庾氏臨朝，后兄庾亮執政。這時候祖約屯壽春，（祖約的哥哥，喚做祖逖。請兵於元帝，要去恢復北方。元帝叫他自己召募。於是祖逖在淮陰召募，約八千人，慷慨北行。和後趙相持，河南州郡，歸他的極多。前一五九一年，祖逖死了，祖約代領其衆。抵當不住後趙，退屯壽春。）陶侃鎭荊湘。又有個歷陽內史蘇峻，（歷陽，如今安徽的和縣。）討王敦有功，都和庾亮不睦。前一五八五年，庾亮徵蘇峻爲大司農，蘇峻就舉兵，和祖約同反。蘇峻的兵鋒很爲精銳。庾亮逃奔尋陽，去投温嶠。（這時候，温嶠鎭尋陽。）温嶠以大

義責陶侃，一同舉兵討定蘇峻。祖約逃奔後趙，後來爲後趙所殺。這一次，不是溫嶠公忠體國，陶侃也還未必可靠，晉朝就危險極了。這是東晉所生肘腋之變，總算靠上流的兵力鎮定的。

陶侃死後，庾亮代督荊江。（前一五七八）才出兵北伐。這時候，後趙方強，（石虎時代）庾亮兵出無功，慚憤而卒。庾亮的兄弟庾翼，接他的手。前一五七〇年，成帝崩。成帝兩個兒子，一個喚做丕，一個喚做奕，年紀都還幼小。宰相庾冰，便立了琅邪王岳，是爲康帝。庾翼從武昌移鎮襄陽，庾冰代鎮夏口。前一五六八年，康帝又死了。康帝的兒子喚做聃，還只有三歲。庾冰要立會稽王昱，（簡文帝）宰相何充不可。聃卽位，是爲穆帝。太后褚氏臨朝。這一年，庾冰死了，庾翼移鎮夏口；庾翼的兒子，名喚方之，代鎮襄陽。明年，庾翼又死了。遺表請把自己的兒子爰之，代鎮荊州。何充不聽，用了桓溫，幷且連方之都罷掉，從此以後，庾氏的勢力，就消滅了。

桓溫卻是個豪傑，他占據上流以後，布置起來，便覺得旌旗變色，於是就成了伐蜀之功。前蜀的起源，晉書載記上說他是廩君之後，案廩君的神話見於後漢書南蠻傳上。（晉書李特載記略同）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

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乃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生，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君暮輒來取宿，旦卽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鍾離山，在如今湖北宜都縣境。夷水就是如今的淸江。）

晉書載記上又述李氏的緣起道：

「漢末，張魯在漢中，以鬼道敎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値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尅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於潞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

這一支巴氏，實在是前秦後涼成漢的共祖，不過前秦後涼，是留居北方的，成漢卻是入蜀的罷了。前一六一六年，關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百姓都流亡入漢中。李特因將之入蜀。前一六〇六年，李特的兒子李雄，攻破成都，自稱成帝。（李壽改國號爲漢）又北幷漢中。李雄刑政寬簡，百姓頗爲相安。前一五七八年，李雄死了，兄蕩的兒子班立。李雄的兒子越，弒之而立其弟期。期淫虐不道，又爲李特的孫子壽所弒。李壽也是個荒淫無道的，成漢就此大衰。李壽卒，兒子李勢立。前一五六五年，桓溫兩道伐蜀，直逼成都。李勢

出降。前蜀就此滅亡。

前蜀滅後兩年而石虎死。北方大亂。河南諸州，都來降晉。於是晉朝就想北伐。然而這時候，荆揚二州的掎齕又起。朝廷忌桓温的威名日盛，就引用名士殷浩，去抵抗他。石虎死的明年，殷浩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一五五九年，殷浩用姚襄做先鋒北伐，反爲襄所邀擊，大敗。桓温因此，逼著朝廷，廢掉殷浩。於是荆州的勢力高壓揚州，達於極點了。前一五五八年，桓温伐秦，大敗其兵。直到灞上。苻健用堅壁清野的法子拒他，桓温糧盡退兵。明年，討定姚襄。（姚襄走關中，給秦人殺掉，他的兄弟萇，投降苻秦。）前一五五一年，穆帝崩，成帝的兒子琅邪王丕立，是爲哀帝。前一五四七年，哀帝又崩。兄弟奕立，是爲廢帝海西公。前一五四三年，桓温伐燕，戰於枋頭，不利。這時候，中央猜忌桓温，於他的舉動，頗務掣他的肘。於是桓温就想要行廢立。前一五四一年，入朝廢海西公而立簡文帝。明年，簡文帝崩，孝武帝立。桓温頗有「圖篡」之意。朝臣謝安王坦之，故意用鎭靜的法子對待他。前一五三九年，桓温死了，他的兄弟桓沖，是個無能爲的人。把荆州讓給謝安，於是荆揚二州的衝突又算告一個小結束。

第七節　苻秦的盛強

如今又要說到北方的事情了。慕容儁遷鄴這一年，就死了。子暐立，慕容恪輔政。前一五四七年，陷

洛陽。（前一五五六年，桓溫破姚襄，收復洛陽。到這一年，而陷於前燕。）一五四五年，慕容恪卒，慕容評輔政。越二年而桓溫北伐，慕容垂大敗之於枋頭。慕容評性最鄙吝見慕容垂威名日盛，忌之，陰圖謀害。慕容垂逃到秦國。於是前燕驟衰。而前秦從苻堅卽位以後，（苻健卒，子生立。苻堅弒而代之。堅的父親名雄，也是苻洪的兒子。）用了王猛，修政練兵，國勢驟強，前一五四二年，王猛伐燕，克洛陽。明年，攻破了鄴城，慕容暐被執，前燕就此滅亡。這時候，北方的國又有

（1）前涼　前涼張軌，前一六一二年，做晉朝的涼州刺史。這時候，中原喪亂，軌就保有了涼州。張軌和他的兒子實，都還「事晉，執臣禮。」張實卒，他的兄弟張茂立。劉曜來攻，才力屈稱藩。張茂卒，張實的兒子張駿立。張駿卒，子張重華立。石虎來攻，屢敗其兵。張駿卒，子曜靈立。爲重華的兄祚所弒。祚淫虐不道，又爲其下所殺。立了張重華的兒子玄靚。張駿的少子天錫，又弒之而自立。前一五三六年，爲前秦所滅。

（2）代　代就是拓跋氏，詳見第九節。也是一五三六年，爲前秦所滅。

（3）隴西鮮卑乞伏氏　晉書載記述他的原起道『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

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　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這一段神話雖荒唐，卻可見得這一族是從漠北遷徙而來的。後來有一個部長，喚做祐鄰，乞伏國仁的五世祖才南遷到秦州的邊境。在如今蘭山道的北境祐鄰六傳至司繁，爲前秦所擊破，降於前秦。其餘諸小部落，一時也無不懾服。於是苻堅「三分天下有其二」，就要想滅掉東晉，以統一天下。——於是西陷梁益，東擾徐豫。前一五二六年，就起了大兵八十萬來伐晉。

第八節　淝水之戰和北方分裂

北方的苻秦，雖然盛強；南方的東晉，形勢卻也變了。這是爲什麼？從謝安秉政之後，就叫他的姪兒子玄，駐紮廣陵。謝玄募了一枝精兵，號爲「北府兵」。統帶這一枝兵的人，名喚劉牢之，也是一個戰將。苻堅的伐晉，所靠的就是兵多。既然「多而不精」，就一定「多而不整」，這本是兵家所忌的。當時他的大軍還沒有到齊，前鋒就給劉牢之打敗。南軍的戰氣，已經加倍。謝玄等遣使請戰，他又要放他渡水，「半渡而擊之」。誰知自己的兵，多而不整，一退不可復止。給晉兵殺得大敗虧輸。這種戰事的始末，本書限於篇幅，不能詳敘。欲知其詳，參考通鑑紀事本末最便。其餘的戰役倣此。

苻堅盛強的時候，北方的羌人和鮮卑人等，本是被他硬壓服的，並不是心服。然而苻堅卻待他們

甚厚；而且措置之間，似於本族反疏。當時勸他的人很多，他都不聽。這也有個原故；氐本是個小族，若要專靠了幾個本族人而排斥異族，如何能站得住呢？這也是苻堅眼光遠大之處。然而一朝敗北，向來「力屈而非心服」的人，就如雨餘春筍，一時怒發了。於是

慕容垂據中山，（如今直隸的定縣）爲後燕。

慕容永據長子，（如今山西的長子縣）爲西燕。

姚萇據長安，爲後秦。

呂光據姑臧，（如今甘肅的武威縣）爲後涼。（呂光，潞陽氐人。苻堅的驃騎將軍。替苻堅討平西域的。）

乞伏國仁據隴右，爲西秦。（居勇士川，在如今甘肅金縣的東北。乞伏乾歸徙宛川，在如今甘肅靖遠縣的西南。）

苻堅先爲西燕所攻，棄長安，奔五將山。（在陝西岐山縣東北）後來被姚萇捉到，殺掉。他的兒子丕，鎮守鄴城，爲慕容垂所逼，逃到晉陽，自立。和慕容永打仗，敗死。苻堅的族子登，自立於南安。（如今甘肅的平涼縣）和後秦相攻。前一五九一年，給姚萇的兒子姚興殺掉。兒子崇，逃到湟中，給乞伏乾歸殺掉。於是前秦滅亡。

前秦滅亡這一年，慕容垂也滅掉西燕，并幽冀并三州，又南定青徐兗三州。後秦也攻破洛陽，并有淮漢以北。又破降乞伏乾歸，並稱爲北方大國。然而拓跋氏和赫連氏，也就起來了。

第九節　拓跋氏的興起

鮮卑諸族，以慕容氏爲最大。然而慕容氏所遇的機會，不如拓跋氏之佳。——慕容氏，直氐羌胡羯方張之時，而拓跋氏直諸族都已凋敝之後。——所以拓跋氏就成了統一北方的大功了。拓跋氏的起源，北史上說

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舜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粥玁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

拓跋氏的有傳說，大概是起於成皇帝的，以前都是揑造出來。成帝以後，北史敍述他的世系五傳而至宣帝推寅宣帝以後，又七傳而至獻帝鄰。北史記他之事迹道

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獻皇帝鄰立，時有神人言此

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於聖武皇帝，案名詰汾令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

這其中固然雜有神話，然而他本來的居地，和遷徙路徑，卻可以推測而得。如今的西伯利亞，從北緯六十五度以北，號爲凍土帶。自此以南，到五十五度，爲森林帶。更南的平地，號爲曠野帶。又南，爲山岳帶；就是西伯利亞和蒙古的界山。凍土帶極冷，人不能生活的地方極多。森林帶多蚊虻。曠野帶雖沃饒，然而正是北史所說『昏冥沮洳』之地。拓跋氏最初所居，似係凍土帶；因不堪生活的困難而南徙；又陷入曠野帶中。後來才越過山脈，而到如今的外蒙古，就是所謂『匈奴故地』了。有人說『大澤方千餘里』，是如今的貝加爾湖，這句話是弄錯的。貝加爾湖，是古時候的北海，是丁令人所居，——參看下編第一章第二節——在北荒要算樂土了。『大澤方千餘里』，明是廣大的沼地。

詰汾的兒子，名爲力微。神元帝居於定襄的盛樂。如今歸綏縣的北邊四傳至祿官，力微的兒子衆分爲三部：祿官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如今的灤河祿官的兒子猗㐌居參合陂。如今山西的陽高縣猗盧，居盛樂。前一一六一六年前一六○四年，祿官卒，猗盧合三部爲一。這時候，劉琨和匈奴相持，而拓跋氏同鐵弗氏的交涉也於是乎起。

鐵弗氏，是匈奴南單于的苗裔，居於新興。『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號爲姓。』北史本傳鐵弗

氏的酋長，喚做劉虎，和劉琨相攻。劉琨借兵於拓跋氏，擊破之。於是把陘北的地方賞他，封為代王。（前一五九七年）猗盧死後，國多內難，中衰。到前一五七四年，什翼犍立，（昭成帝）才再強盛。什翼犍徙居雲中，（如今山西的大同縣）仍和鐵弗部相攻。前一五三六年，劉虎的孫子劉衞辰，（劉豑死後，子務桓立。和拓跋氏講和。務桓死，弟閼陋頭立。和拓跋氏構衅。後為務桓的兒子悉勿祈所逐，逃歸拓跋氏。悉勿祈死，弟衞辰代立。）請兵於前秦。前秦遣兵伐代。什翼犍病不能戰，逃到陰山之北。秦兵退了，才回來。給兒子寔君所弒。前秦聽得，再發兵攻代，把寔君殺掉。於是把代國的地方，分屬於劉衞仁和劉庫仁（劉武的宗人，昭成帝以宗女妻之。）什翼犍的孫子珪，這時候年紀還幼小。他的母親賀氏，帶著他去依劉庫仁。後來劉庫仁死了，兒子劉顯想害他。他就逃到賀蘭部。前一五二六年，自稱代王。旋稱帝，是為北魏道武帝。後滅劉顯（前一五二五）和劉衞辰兩部，遷居平城。（前一五二一）代北的種落，本來是很強悍的。他東征西討，把這許多種族，都漸次收服，就依舊變做一個強部了。

從前秦滅亡以來，北方連年兵爭，凋敝已極。後秦和後燕，雖然幷地稍廣，國力也都不充實。前一五一七年，慕容垂的兒子寶，帶兵攻魏，大敗於參合陂，死者無數。明年，慕容垂自將攻魏，魏人斂兵避他。垂入平城。退軍時候，看見魏國人所築的「京觀」，又羞又氣，走到上谷，死了，慕容寶立。魏兵大舉南伐，陷幷州，從丹陘東下，（從娘子關到獲鹿縣的隘道）郡縣望風而潰。中山以外，只賸了鄴和信都（如今直隸的冀縣）兩城。慕容寶逃到龍

城。魏兵退後，出兵想收復中山。手下的軍隊，譁變起來，只得退回龍城，叛兵追上，把他圍住。慕容寶就給手下的人所弒。少子長樂王盛定亂自立。因用刑甚嚴，又爲手下的人所弒。兄弟河間公熙立，奢淫無度，爲部將馮跋所篡，是爲北燕。（前一五〇三年）魏道武南侵的時候，慕容皝的小兒子范陽王德鎮鄴，棄之南走廣固，自立，是爲南燕。

後燕破敗到如此，後秦也日就衰頹。劉衞辰的滅亡，他的小兒子，名喚勃勃，逃到鮮卑的叱干部，後來又轉入後秦。姚興叫他守衞朔方，以禦後魏。誰知勃勃既得兵權，就叛起後秦來。前一五〇五年，自立爲夏王，改氏赫連。連年攻剽後秦的邊境，後秦用兵，總是不利，國力更形疲敝。（赫連勃勃居統萬城，在如今陝西的懷遠縣。）

這時候的北方諸國，大都已到末運了。南方的東晉，卻是怎樣呢？

第十節　宋篡東晉和魏幷北方

東晉從淝水戰後，形勢也大變了。這是爲什麼？就因爲有了一枝北府兵，下流的形勢驟強。

孝武帝委政於自己的兄弟會稽王道子。道子也是個「嗜酒昏愚」的，又委政於王坦之的兒子國寶。（謝安的女婿）孝武帝的母舅王恭鎮京口，和道子不睦。桓溫的兒子桓玄在荊州，鬱鬱不得志，也游說刺史殷仲堪造反。前一五一六年，孝武帝崩，安帝立。明年，王恭殷仲堪同舉兵反，以誅王國寶爲名。道子大

權，把王國寶殺掉差人去求和，二人才罷兵。於是道子又引用譙王尚之（宣帝弟進的玄孫）做腹心，用他的計策，新立了一個江州，用王愉（國寶的兄）做刺史。割豫州所屬四郡，歸他管轄。豫州刺史庾楷大怒，（庾亮的孫子）說王恭殷仲堪，再舉兵內向。道子的世子元顯，遣人運動劉牢之，襲殺王恭。譙王尚之也殺敗庾楷，而殷仲堪用桓玄楊佺期（南郡相）做先鋒，直殺到石頭城。朝廷不得已，用桓玄做江州刺史，殷仲堪做荊州刺史，楊佺期做雍州刺史，三人才罷兵而還。（前一五一四年）未幾，仲堪和佺期，都給桓玄所幷，（前一五一三年）於是上流的權勢，又歸於桓玄一人了。元顯年紀雖小，卻頗有才氣。從經過一次事變以後，朝廷的實權，盡入其手。前一五一〇年，荊州大饑，元顯趁勢發兵以討桓玄，桓玄也興兵東下。元顯就仗一個劉牢之，桓玄差人運動劉牢之，劉牢之又叛降桓玄。元顯弄得手足無措，兵遂大潰。桓玄入都，殺掉道子和元顯，並且奪掉劉牢之的兵權。劉牢之要謀反抗，手下的人，都恨他反覆，沒有人肯幫他的忙。牢之自縊而死。於是桓玄志得意滿，前一五〇九年，廢掉安帝而自立。

然而北府兵的勢力，畢竟還在。宋武帝——劉裕，——便是這一枝兵裏，最有實力的人。前一五〇八年，劉裕和何無忌（劉牢之的外甥）劉毅孟昶諸葛長民等，起兵京口廣陵，以討桓玄。桓玄大敗，挾安帝走江陵，爲益州刺史毛璩所殺。安帝復位，於是劉裕在中央政府，總攬大權；同時起事諸人，分布州郡。東渡以後，

中央政府，常為外州所挾制（起初為荊州所挾制，後來也兼為北府所挾制。）的形勢，到此一變。

後燕後秦的衰弱，已如前述。北魏道武帝從破燕之後，聽信了方士的話，吃了寒食散，（大概是一種金石劑，性質極其猛烈。初服的時候，覺得諸病悉除。但是到後來，毒發起來，也非常猛烈。六朝人受其害的很多，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裏，載有解救的法子，還可以考見其中毒的情形。）躁怒無常，國政頗亂，所以也不過謹守河北，不能出兵。劉裕「休兵息民」了幾年，前一五〇四年出兵伐南燕——這時候，慕容德已死，兒子慕容超在位——明年，把南燕滅掉。又回兵平定了盧循徐道覆的亂。（這件事情，雖然不過是妖人創亂，於當時的時局，卻頗有關係的。先有琅邪人孫泰，習妖術於錢塘杜子恭。孝武帝時孫泰做了新安太守，就想反。事覺，伏誅。他的姪兒子孫恩，逃入海中，聚黨為亂。衆至數十萬。屢剽揚州沿海，直至京口。這時候，劉裕還在劉牢之麾下，拒戰有功。劉牢之便把這件事情專委他。到底把孫恩打平。——恩窮蹙赴水死。——劉裕的「嶄然見頭角，自此始。」桓玄篡位，孫恩的妹夫盧循，南陷廣州，玄不能討，就用他做刺史。盧循又用自己的妹夫徐道覆做始興相。——始興如今廣東的曲江縣——劉裕北伐，盧循徐道覆乘機分兩道北犯。——從如今的湖南江西——直出長江，軍勢甚盛。何無忌敗死，劉毅拒戰，也大敗。——劉裕趕歸守禦。這時候，「北歸將士，並皆創病，建康戰卒，不過數千。」諸將都要奉安帝渡江，劉裕堅持不可。徐道覆勸盧循急攻，盧循不聽，久之，無所得，要想回兵。給劉裕襲破，盧循徐道覆逃回廣州。卻廣州又已給劉裕遣兵襲取了。盧循攻交州，兵敗自殺。徐道覆在始興，也兵敗而死。）滅掉割據四川的譙縱。（毛璩的參軍。前一五〇七年，攻殺毛璩，據蜀。一四九八年，劉裕遣朱齡石把他討平。歷史上也稱譙縱為後蜀。）漸次翦除異己。（荊州刺史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譙王尚之的兄弟休之做荊州刺史，也給劉裕攻破，逃奔後秦。）前一四九六年出兵伐後秦——這時候，姚興已死，他的兒子姚泓在位。——從合肥向許洛，所至克捷。明年，就攻破長安，把後秦滅掉。（後秦求救於魏，魏人不能出兵，但列兵河上為聲援，給劉裕打敗。）

這時候，晉國大有可以恢復北方之勢。而劉裕急於圖篡，引兵南歸，只留著一個小兒子義眞，留守

長安。諸將不和，長安就給赫連勃勃打破。前一四九四年「裕登城北望，流涕而已。」前一四九四年，劉裕弒安帝而立其弟恭帝。明年，就篡晉自立。

宋武帝篡晉之後，三年而殂。子少帝義苻立。為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等所弒。立了武帝第三個兒子義隆，是為文帝。廬陵王義眞是次子，徐羨之等也和他不睦，先誣以罪，把他廢掉。文帝和檀道濟謀，討除徐羨之等三人。不多時，又把檀道濟殺掉。於是和武帝同時起兵的人，既給武帝除掉，就武帝手下的宿將，到此也翦滅無餘；更無力經營北方，北方就都并於後魏了。

北魏道武帝，以前一五〇四年，為兒子淸河王紹所弒。明元帝討紹自立，又服寒食散，不能治事。前一四八九年，傳位於太武帝，國勢復強。赫連勃勃取了長安，就是這一年死了。兒子赫連昌立。魏太武帝立後二年，自將伐夏，攻統萬。赫連昌逃奔上邽。又給魏人追攻擒獲。他的兄弟赫連定，自立於平涼。後來為魏人所破，逃到吐谷渾。吐谷渾人把他執送北魏，於是西夏滅亡。前一四七五

涼州地方，從苻堅淝水敗後，就為呂光所據。前一五二六 前一五一五年，匈奴沮渠氏叛，載記說『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因以官為氏焉。』推呂光所命的建康太守段業為主，據張掖。一五一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而自立，是為北涼。業所署沙川刺史李暠，也據敦煌自立，是為西涼。前一五一二 河西鮮卑禿髮烏孤，載記說『其先與後魏同出』按拓跋禿髮，就是一音的異譯。

又據樂都（如今甘肅的碾伯縣）自立，是爲南涼。（前一五一五）後涼的地方，就此分裂了。呂光死後，兒子紹繼之。紹兄纂，殺紹自立。纂弟超，又殺纂而立其兄隆。北涼南涼，時來攻擊，遂降於後秦。（前一五〇九）南涼禿髮烏孤，傳弟利鹿孤。利鹿孤又傳弟傉檀。傉檀降後秦，姚興以爲涼州牧，移鎮姑臧。後爲西秦乞伏熾磐所滅。（前一四九八）西秦乞伏國仁，傳弟乾歸，爲姚興所破，降於後秦。後來逃歸苑川，（見上節）自立。傳子熾磐，襲滅西秦。熾磐死後，子暮末立，爲赫連定所殺。（前一四八二）西涼李暠，遷居酒泉，幷有玉門以西。傳子歆，爲沮渠蒙遜所滅。（前一四八五）南涼亡後，沮渠蒙遜幷有姑臧。又滅西涼，取敦煌。在涼州諸國中，最爲強大。傳子牧犍，爲後魏所滅。（前一四七三）還有馮跋所立的北燕，傳子馮宏，也給後魏滅掉。於是天下就賸宋魏兩國了。

第三章　南北朝

第一節　宋齊的治亂

宋文帝的時候，雖然宿將垂盡，兵力已靠不住；然而前此滅南燕，滅後秦，總算是「累勝之餘；」而且這時候的拓跋魏也不過草創；所以還有恢復中原的念頭。宋武帝死時，魏明元帝乘喪伐宋，取青兗，司豫四州，置戍於虎牢（在如今河南汜水縣）滑臺。（如今河南的滑縣）前一四八三年，宋文帝遣劉彥之伐魏，魏人斂兵河北，

宋人恢復虎牢滑臺。到冬天，魏人縱兵南下，宋人不能抵當，所得的地方，又都失去。文帝「經營累年」到前一四六三年，又遣兵伐魏。然而「兵多白徒，將非才勇，」才進就敗。魏太武帝自將南伐，至於瓜步。（在如今江蘇六合縣）宋人沿江置戍，極其吃緊。幸而盱眙（如今安徽的盱眙縣）彭城，（如今江蘇的銅山縣）都堅守不下，魏太武帝乃勒兵而還。然而「所過郡邑，赤地無餘，」至於「燕歸巢於林木；」元嘉（文帝年號，前一四八八——一四五九。）之政，在南朝中本算是首屈一指的，到此也弄得「邑里蕭條」了。前一四六〇年，魏太武帝被弑，文成帝立。宋文帝再想北伐，也沒有成功。南北分立，「北強南弱」之勢，到此就算定了。（明帝時，和魏交兵，又失掉淮以北的地方。）

文帝皇后袁氏，生太子劭。淑妃潘氏，生始興王濬。淑妃很爲得寵，袁皇后「恚恨而殂」。太子劭，因此深恨潘淑妃和始興王。始興王懼，「曲意事劭，」劭又喜歡了他。劭和濬多過失，怕文帝覺察，「因爲巫蠱」一事覺，文帝要廢太子而賜始興王死，猶豫未決。潘淑妃告訴了始興王。始興王告訴太子；太子就舉兵弑帝。（幷殺潘淑妃）江州刺史沈慶之，奉武陵王駿，討誅劭濬。駿立，是爲孝武帝。（前一四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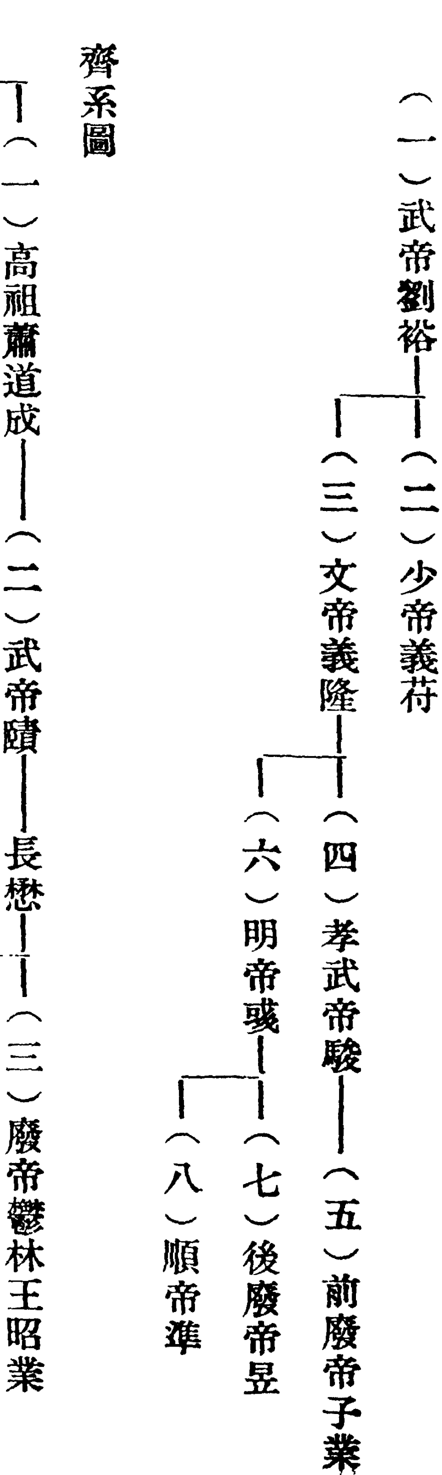
孝武帝天資刻薄，武帝文帝的子孫，差不多都給他殺盡。武帝卒，前廢帝子業立。（前一四四八）荒淫無度，而刻薄同孝武帝一樣。孝武帝的舊臣，多給他殺掉。又要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也是孝武帝的兒子）子勛的長史鄧琬，奉他起兵。剛剛前廢帝爲左右所弑，明帝立。（前一四四七）諭子勛罷兵，鄧琬不聽，奉子勛稱帝於尋陽。

這時候，（前一四四六）「四方貢計，並詣尋陽，」朝廷所保，只有丹陽淮南等幾郡而已。不多時，給沈攸之等討敗。明帝因此更加猜忌孝武帝的子孫，也差不多給他殺完。前一四四〇年，明帝卒，後廢帝立，荒淫更甚於前廢帝。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文帝的兒子）晝夜兼程襲建康，爲蕭道成所討平。蕭道成自此威權漸大。（道成刺兗州，鎭淮陰。）前一四三五年，道成弒後廢帝，而立安成王準。荊州刺史沈攸之，和中書令袁粲，（鎭石頭）起兵討道成，都敗死。前一四三三年，蕭道成遂篡宋自立，是爲齊高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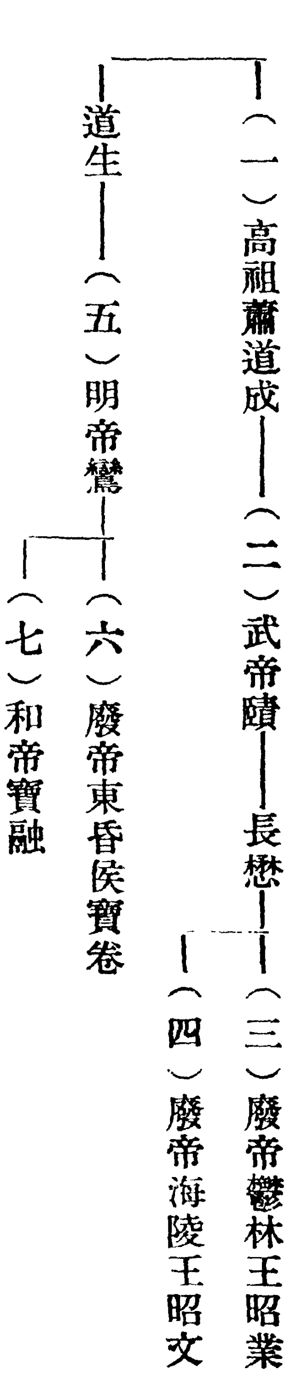
齊高帝篡宋之後，四年而殂。（前一四三〇）子武帝立。武帝和高帝，同起艱難，留心政治，在南朝諸帝中比較算是好的。前一四一九年，武帝卒。武帝太子長懋早卒，次子竟陵王子良，頗有奪宗之意。武帝兄子西昌侯鸞，扶立太孫昭業，是爲鬱林王。子良憂懼而死。鬱林王荒淫無度，在位一年，爲鸞所弒，立其弟昭文。旋廢之而自立，是爲明帝。大殺高武二帝子孫。前一四一四年，明帝卒，子寶卷立，是爲東昏侯。昏淫爲南朝諸帝之最，而亦「果於殺戮。」豫州刺史裴叔業（治壽陽，如今安徽的壽縣。）降魏，南朝因此失掉淮南之地。江州刺史陳顯達反，崔慧景討平之。慧景還兵攻帝，爲豫州刺史蕭懿所殺。東昏侯又把蕭懿殺掉。蕭懿的兄弟蕭衍，時爲雍州刺史；東昏侯發道密旨給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叫他暗中圖謀他。寶融舉兵反。前一四一一年，自立於江陵，是爲和帝。這時候，蕭衍也起兵襄陽；和帝就用他做征東將軍，發兵東下。東昏侯戰

敗，爲宦者所弒。明年，和帝禪位於蕭衍，是爲梁武帝。

宋系圖



齊系圖



第二節　北魏的盛衰

北魏太武帝時候，雖然強盛，然而連年用兵，國頗虛耗。(太武帝還有北征柔然高車的事情，見下編第一章第三節。)文成帝立，「守之

以靜，」民乃復安。前一四四七年，文成帝卒，子獻文帝立。好佛，傳位於孝文帝。前一四四一 太后馮氏，旋弒獻文帝而稱制。前一四三六 前一四二二年，馮太后卒，孝文帝才親政。

孝文帝是北魏一個傑出的人物。遷都洛陽。前一四一九 斷北語，改族姓，禁胡服，與漢人通婚，興學校，改制度，從此以後，鮮卑就與漢族同化了。參看第四章 然而北魏的衰機也兆於此時，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一）魏國的宗室貴人，從南遷以後，都習於奢侈。——這時候，佛法初行，建寺造塔等迷信，更足以助長奢侈。——野蠻民族，遷徙到文明的地方，吸收文化難，而沾染物質上的奢侈易這也是歷代北族遷入中國的通例。

（二）北魏當建都在平城的時候，和北族的交涉，是很繁的。參看下編第三章第三節 所以設了懷朔高平禦夷懷荒柔玄沃野六鎮，在如今與和道西南境 「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斷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極，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

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以上魏廣陽王深上書，見北史太武五王傳。太和，孝文帝年號。前一四三五——一四一三。）於是鬱極思變，就成了後來的亂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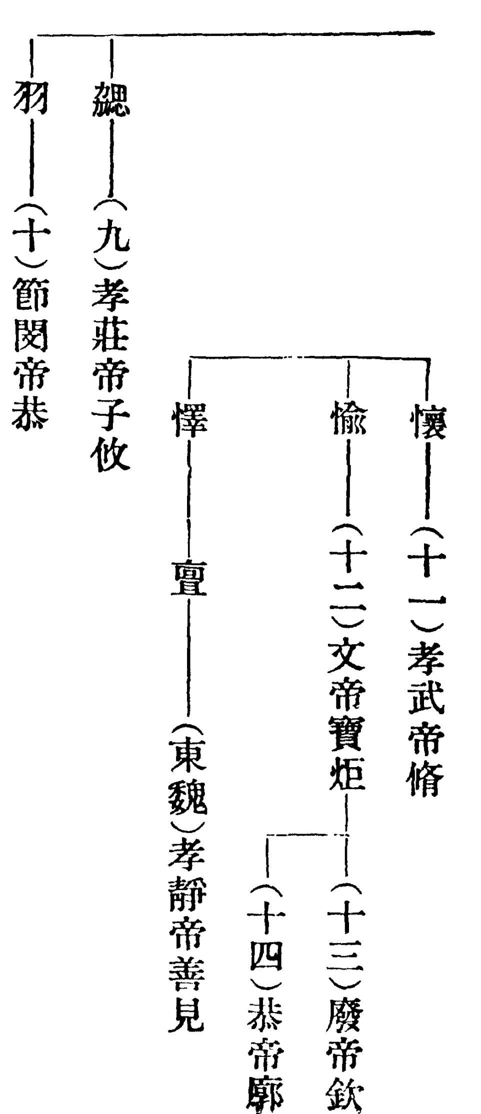
前一四一三年，孝文帝卒，宣武帝立，委政於高皇后的兄肇。前一三九七年，宣武帝卒，孝明帝立。年方六歲，高太后臨朝。先是道武帝要立明元帝做太子，恐怕身後母后專權，先殺掉他的母親，才立他。從此以後，就做了拓跋氏的家法。——君主政體的殘酷不仁如此。——宣武帝好佛，充華胡氏，生子孝明帝，立爲太子，才不殺胡氏，而且把他立爲貴嬪。高太后臨朝，又要殺掉胡貴嬪，中給事劉騰等，設法阻止。胡貴嬪很感激他。不多時，胡貴嬪和劉騰等合謀，伏兵把高肇殺掉，幷弒高太后。於是胡氏自稱太后，臨朝稱制。（前一三九六）劉騰和太后的妹夫元乂等用事。後來太后又寵幸了一個清河王懌。（孝文帝的兒子）元乂劉騰，把清河王殺掉，連太后也幽禁起來。劉騰死後，元乂防範稍疏，太后又設法把元乂殺掉，再臨朝稱制。（前一三八七）

奢侈的風氣，到胡后時候更盛。大營寺塔，賞賜無度。於是「府庫累世之積，掃地無餘。」至於「減百官祿力」「豫借百姓六年租稅」入市的，每人要稅一個錢；地方官又競爲誅求，以結納權要；弄得民不聊生。於是六鎮和內地的人，紛起叛亂。尒朱榮北秀容人，『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尒朱川，因爲氏

焉。（北秀容，在如今山西的朔縣。）爾朱榮雄健有才略，討平部人之亂，做了幷肆等六州都督。這時候，明帝年長，和太后嫌隙日深。密召爾朱榮，要誅滅太后左右，旋又後悔，止住他。太后大懼，把孝明帝殺掉。（前一三八五）爾朱榮舉兵入洛，殺掉胡太后，立了孝莊帝。留其黨元天穆居洛，自還晉陽。前一三八三年，孝莊帝誘爾朱榮入朝，殺之，幷殺元天穆。爾朱榮的從子爾朱兆，舉兵弒帝，立了長廣王曄。（獻文帝的孫子）明年，又把他廢掉，而立節閔帝。前一三八〇年，高歡起兵於信都。（高歡，本在爾朱氏部下。先是河北叛亂時，有一個亂黨，喚做葛榮，兵最強。後來給爾朱榮滅掉。手下的人，受爾朱氏陵暴，都不聊生。大小凡二十六反，殺掉過半，還是不能遏止。爾朱兆問計於高歡。高歡說不如叫他就食山東。爾朱兆聽了他，就叫高歡帶了去。於是高歡就起兵討兆。）立勃海太守朗（太武帝兒子的玄孫）攻破鄴城。爾朱兆迎戰，大敗。高歡入洛，廢掉節閔帝和朗，而立孝武帝。（明年，攻殺爾朱兆。）孝武帝和高歡不睦，暗結關中大行臺宇文泰，以圖高歡。前一三八一年，孝武帝舉兵討歡，歡也從晉陽南下，夾河而軍。孝武帝不敢戰，奔長安。這一年冬天，為宇文泰所弒，立了文帝。而高歡也另立了一個孝靜帝。於是魏分為東西，西魏又兩傳，到前一三五三年，而為宇文氏所篡。明年，東魏也為北齊所篡。

魏系圖

（一）道武帝拓跋珪—（二）明元帝嗣—（三）太武帝燾—晃—（四）文成帝濬—（五）獻文帝弘—（六）孝文帝宏—（七）宣武帝恪—（八）齊明帝翊



第三節　東西魏的紛爭和侯景亂梁

東西魏分立後，高歡宇文泰，劇戰十年，彼此不能相勝，（其中最危險的，是一三七五年這一役。這時候，關中大饑，宇文泰所帶的兵，不滿萬人；而高歡的兵，有二十萬。戰於渭曲，高歡大敗。西魏從此才算站住，乘勝進取河南許多地方。明年，東魏侯景，治兵虎牢，以復河南諸州。宇文泰來救，不利。於是從洛陽以東爲東魏，所有的形勢略定。前一三六九年，高歡又發兵十萬伐魏。戰於印山，互有勝負。從此以後，東西魏就沒有什麼大戰役。在河北，東魏以晉陽，西魏以汾州爲重鎭。）於是東西分立的局面定，而受其害的，卻在於梁。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一四一〇—一三六三）在歷代君主中年壽要算長久的。初年勵精圖治，國內頗稱太平。晚年迷信佛法，三次在同泰寺捨身。「祭宗廟，以麪爲犧牲。」人民有犯罪的，至於「涕泣而赦之。」於是刑政廢弛；承平日久，兵力尤不可靠。又梁武帝太子統，（昭明太子）早卒，武帝立了自己的次子簡文帝做太

子，對於昭明太子的兒子，覺得有些抱媿。於是把他的兒子河東王譽岳陽王詧等，都出刺大郡。而又用自己許多兒子分刺諸郡以敵之。諸王「人各有心」彼此乖離，也是召亡的一個原因。梁武帝的滅亡，攻佛法的人，都把他作爲口實，然而這是他誤解佛法之過，並不能歸告到佛法本身，這是略爲研究佛法，就可以知道的。

高歡手下得力的戰將是侯景，嘗專制河南。前一三六五年，高歡卒，子澄，嗣執魏政。侯景以河南十三州降梁。梁武帝因此，就起了恢復北方的雄心。叫自己的兒子貞陽侯淵明去伐魏。魏遣慕容紹宗討侯景，淵明被擒。侯景奔梁，襲據壽陽，梁朝就用他做豫州刺史。先是梁人乘魏亂，恢復淮北諸州。侯景見梁朝兵備廢弛，陰懷異圖。前一三六三年，反，武帝命臨賀王正德拒之，武帝兄弟的兒子，起初養以爲子。打算把他立做太子。後來太子統生，賀還歸本支。因此不悅，常蓄異謀。正德反引侯景渡江，把他開門放入。梁武帝憂憤而死。侯景立了簡文帝，盡陷江南諸郡縣。

這時候，梁朝所分封的諸王，方各據一州，互相吞并。梁武帝第七個兒子湘東王繹，據了荊州，攻克河東王譽於湘州，邵陵王綸武帝第六子於郢州，形勢頗強。前一三六九年，侯景泝江而上，陷江州郢州，攻巴陵，大爲王僧衍所敗。猛將多死。回來之後，就殺掉簡文帝和太子大器，立了個豫章王棟，昭明太子孫旋又弒之而自立。稱漢帝湘東王即位於江陵，是爲元帝。始與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元帝派他和王僧辨分道進攻，侯景敗死。

先是元帝遣兵攻岳陽王詧於襄陽，岳陽王求救於西魏。元帝乃罷兵。及元帝即位，武帝第八個兒子武陵王紀，也稱帝於成都。發兵攻江陵。元帝請救於西魏，西魏發兵入成都。武陵王腹背受敵，敗死。於是益州爲魏所取，而東方州郡，亦大半入魏。自巴陵至建康，以江爲界。後來元帝和魏，又有違言。前一三五八年，西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攻破江陵，武帝遇害。徙岳陽王詧於江陵，令其稱帝，是爲西梁。王僧辨和陳霸先，立敬帝於建康。而東魏又把貞陽侯淵明立做梁主，派兵送他回來。王僧辨拒戰，大敗。就投降了他，同他一起回來，把敬帝廢做太子。陳霸先發兵襲殺王僧辨，重立敬帝。前一三五五年，就禪位於陳。

梁系圖

(一)武帝蕭衍
- 統——(後梁)(一)宣帝詧——(二)明帝巋——(三)琮
- (二)簡文帝綱
- (三)元帝繹——(四)敬帝方智

（一）武帝陳霸先
—道譚—（二）文帝蒨—（三）廢帝伯宗
　　　　　—（四）宣帝頊—（五）後主叔寶

第四節　周齊的興亡和隋的統一

從北魏道武帝建國之後，凡一百四十八年，而分爲東西。（前一五二六—一三七九）又十六年而東魏爲北齊所篡，二十三年而西魏爲北周所篡。北齊高氏，系出漢族；然而從文宣帝以後，都極其淫暴，這都是當時所謂「漸染胡風」的一流人；（參看第四章）從文化上論，實在不能算他是中國人。宇文氏則也是鮮卑。北史周本紀說：

> 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兎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並以爲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爲魏甥舅之國。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爲慕容皝所滅。

「出自炎帝」和得氏之由，自然是荒唐話。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這句話的地理，卻不錯的。宇文

氏先世的事迹，詳見北史第九十八卷宇文莫槐傳。世紀說他是鮮卑，而宇文莫槐傳又說他是匈奴，這也是北史疏處。

宇文莫槐傳說『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其語與鮮卑頗異。』『頗異』者，「不盡異之詞。」這一種人，就是奚契丹的祖宗，明明是鮮卑。不過其先居於陰山，地近匈奴，大概有婚姻上的關係，所以說是『南單于之遠屬。』而兩民族也極爲密接，所以說『其語與鮮卑頗異，』大約是攙雜匈奴語的。這也可推想前史致誤之由。

北齊篡魏的，是文宣帝。性極淫暴，然而這不過是「漸染胡俗」的結果，論起他的本性來，是很明決的。所以還能委任楊愔。歷史上說他「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文宣帝死後，太子殷立，爲孝昭帝所廢。前一三五三傳弟武成帝，前一三五一極其荒淫。用祖珽和士開一班小人，朝政大亂。國用不足，賦斂無藝，弄得民不聊生。前一三四七年，傳位於子緯，奢縱更甚。郡縣守令，都是市井鄙夫，入貲得官，而剝削百姓，以爲取償之計。於是北齊就成了必亡之勢。

北周篡魏的，是孝閔帝。西魏文帝，卒於一三六一年，子欽立。一三五九年，爲宇文泰所廢。立其弟廓。一三五六年，宇文泰卒。明年而孝閔帝篡魏。然而大權都在叔父宇文護之手。篡位的明年，爲護所弒，立其弟明帝。前一三五一年，又弒之，而立其弟武帝。武帝立十二

年，才誅護親政。（前一三四〇）『帝沈毅有智謀，剋己勵精，聽覽不倦。用法嚴整，羣下畏服。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走行山谷。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前一三三六年，伐齊，克平陽。齊主自晉陽回攻，不克。明年，再伐齊，克鄴。齊主暐出走，被執，齊亡。

滅齊的明年，周武帝卒，子宣帝立。荒淫無度，周政遂衰。前一三三三年，傳位於靜帝，自稱天元皇帝。未幾而死，靜帝年幼，內史上大夫鄭譯等，矯詔引宣帝后父楊堅輔政。楊堅就大殺周宗室，盡握朝權。相州總管尉遲迥，鄭州總管司馬消難，益州總管王謙等，起兵討堅，皆爲堅所敗。前一三三一年，堅遂篡周而自立。

陳武帝無子，傳位於兄子文帝。（前一三五二）文帝死後，太子伯宗立。（前一三四六）大權盡在叔父安平王頊之手。前一三四四年，爲頊所廢。頊自立，是爲宣帝。宣帝立九年而北齊亡，乘機恢復淮南之地。隋文帝受禪的明年，宣帝卒，後主叔寶立。荒淫無度。前一三二三年，爲隋所滅。西梁已先二年爲隋所滅，天下復統一。

齊系圖

神武帝高歡—(一)文宣帝洋—(二)廢帝湛
　　　　　—(三)孝昭帝演
　　　　　—(四)武成帝湛—(五)後主緯—(六)幼主恆（齊將亡時，後主傳位於子恆，亦爲周人所執。）

周系圖

文帝宇文泰——(一)孝閔帝覺
——(二)明帝毓
——(三)武帝邕——(四)宣帝贇——(五)靜帝闡

第四章 軍閥和異族

讀兩晉南北朝的歷史，有一件事情，應當注意的。便是「這時候，中國的政府，差不多始終是軍閥政府。」曹魏司馬晉，其初都是軍閥，不必論了。晉武平吳之後，便撤廢州郡兵備，原也有意於偃武修文；無如一方面又想行「封建制度，」諸王都給以兵權，就釀成了「八王之亂。」於是「中央政府解紐，」各地方的權力，自然擴張起來。這時候，北方五胡的勢力日盛；解紐之後的地方政府，無論怎樣，抵敵不住他。所以雖然有劉琨王浚等幾個想竭力支持的人，也是終於滅亡。至於南方，究竟離五胡的勢力稍遠，長江一帶，還能自保，就成了東晉和宋齊梁陳五朝，漢族逃難的地方。卻是南方的形勢，從長江下流，要想渡江而南，是很難的。——長江下流的津要，是采石和京口兩處，以當時軍事上的形勢論，北軍很

難飛渡，所以有「長江天塹」的話。——而荊襄一方面，受北方的壓迫較重；荊襄設或不保，從上游順流而下，下游也是不能自保的。所以自來立國南方的，沒有不以荊襄爲命脈。——三國吳要力爭荊州，也是這個道理。因此之故，晉室東渡以後，荊襄方面，不得不屯駐重兵，以禦北方。——當時荊州的形勢，在事實上總較揚州爲強。——晉室東渡以後，所以能立國，固然靠此；而中央政府，常受荊州方面的壓迫，也是爲此。從劉裕滅掉桓玄以前，這種形勢，始終沒有改變。劉裕以一個武人，而盡滅掉其餘的武人；論理，中央政府的權力，可以大振；然而當時雖把功臣宿將除盡，而因防禦北方的原故，外兵仍不得不重。於是芟除功臣宿將的結果，徒然弄得掌兵的都是庸才，以致對外不競；而內國則外兵既重，中央政府，仍不免受其壓迫，齊梁陳三朝的崛起，都是如此。（還有許多反叛而不曾成功的）所以從董卓入據洛陽以後，到隋朝統一天下以前，「漢族四百年的政府，可以說全是給軍閥盤踞」——（前一七二三—一三二三）讀史的人，總說外兵不重，不能抵禦異族的；所以宋朝除掉唐朝的藩鎮，就有遼金元之禍。這種觀察，是全然誤謬的。宋朝的滅亡，是另有原因，和去藩鎮全無干涉；而且契丹的侵入，不是藩鎮引他進來的麼？這個且待將來再論。卽以東晉論，當時荊州的兵力，似乎替國家捍禦一點外患；然而若不是荊揚二州，互相猜疑，東晉恢復北方的機會就很多；桓溫沒有下流的掣肘，劉裕沒有內顧之憂，恢復北方的事業，都未嘗不可以成功。所以

內外乖離，最是立國的大忌。所以軍閥的對於國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這個並不是說要去兵；正因爲有了驕橫的軍閥，往往只能對內，並不能對外；到國內乖離之後，就是把別國人引進來，都是在所不恤的。這個是歷朝的史事，都是如此，略爲留心一點，便可以看得出。以上是就對外一方面論。就對內一方面論，軍閥政府的罪惡就更大。因爲軍閥政府，大抵是不知政治爲何事的。所以行不出一點好政治來，而且本有的好政治，還要給他敗壞。把下文所講魏晉以後的政治制度，和兩漢一比較，就可以知道了。還有一種昏淫的君主，也是軍閥政府所獨有的，崇尙文治的皇室，這種人很少。我如今且舉個齊東昏侯做個例。

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在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教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營署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鷹犬，左右數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漸出遊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

跳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縣幔爲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 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繞宛轉，周偏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疾患困篤者，悉掆移之；無人掆者，扶匐道側，吏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係。從騎及左右，因入富家取物，無不爲盡。工商莫不廢業，樵蘇由之路斷。至於乳婦昏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問，推至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 三年，殿內火。 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柏寢；北至華林，西至祕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 皆帀飾以金璧。 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 都下酒酤，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悉皆隳廢。又訂出雄雉頭，鶴氅白鷺縗，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爲姦，科一輸十。 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少府大官，凡諸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係；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閱

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當署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牆屋，以移置之。紛紜往還，無復已極。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泥，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爲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一家見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男口必殺。北史齊本紀下

宋的前後廢帝，齊的鬱林王，陳的後主，都是這一路人。爲什麼這樣淫暴的君主，專出在這個時候？原來一國的文化，決不是普及於全社會裏的各階級的。這種人，都是沈沒在社會的下層的。——歷朝開國的君主，固然都是這一種人；然而得國之後，總要假武修文，一兩傳後，就把這種性質變掉。——獨有南北朝時代，他的政府，始終沒改掉軍閥的性質，就自然產出這一種人。這也可見得武人當權的弊竇。

至於北方，則當時始終在異族政府之下，而異族的君主，也是極淫暴的。我如今再舉個石虎爲例。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

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洲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弟；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及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弟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荊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晉書載紀第六）

當時異族裏這種殘暴不仁的人極多；其最甚的，就是劉聰劉曜苻生赫連勃勃等。北齊的文宣帝武成帝後主等，雖然系出漢族，然而久已和異族同化，也可以認他做胡人。其中也有一派，比較上文明一點的，便是鮮卑慕容氏，氐苻堅，和北魏孝文帝等。這個大約因各族感受漢族文化的不同而異。當時諸族之中，最淫暴的，是胡羯；鮮卑氐羌，都比較文明些。這個也有個緣故。漢朝的征服異族，對於匈奴，用力最多；所以當時的匈奴，雖然降伏，還時時存一怕他復叛的心，養之如驕子。（看前後漢書匈奴傳，便可知道。）至於氐羌兩族，卻又不免凌侮他。只有鮮卑，住在塞外，和漢族的關係較疏。——既不受漢族的壓迫，也不能壓迫

漢族。——兩族的關係，——雖然也有時小小用兵，——然而大體上，卻總是通商往來的一種平和關係。所以匈奴因受優待而驕；氐羌兩族，又因受壓迫而不能爲正當的發展。只有鮮卑人，最能吸收漢族的文化。所以他們滅亡的時候，也是不同。胡羯是暴虐不已，終於自斃的。鮮卑卻是吸收了漢族的文化，慢慢兒同化的。氐羌人數較少，所以和別一族融化，較爲容易。

北魏孝文帝的勵行改革，讀史的人，都說他是失策。這種觀察，也是誤謬了的。議論他的人，不過說他是從此以後，就同化於漢族，失掉本來雄武的特質。然而不如此，難道想永遠憑藉著武力，和漢族相持麽？後來的女眞滿洲，都是實行這種政策的，然而「其效可覩」了。這個且待後來再行詳論。總而言之，以塞外遊牧的種族，侵入中國，其結果，和漢族同化而消滅，是不可避免的。只看你走那一條路消滅罷了。那麽，還是揀胡羯的一條路走呢？還是揀鮮卑的一條路走呢？這種道理，難道北魏孝文帝都能曉得麽？這也未必其然，不過一種愛慕文化的心理，實在能彀教人消滅種族之見罷了。這也可見得文化是天下的公物，實在有益於平和。

第二編　中古史下

第一章　隋朝的內政外交

第一節　隋文帝的內治

從董卓入據洛陽以後，到隋文帝統一天下以前，中國實在經過四百年異族和軍閥蹂躪的政治，前編的末章已經說明了。到隋文帝統一以後，天下就換了一番新氣象。隋文帝這個人，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負什麼好名譽，然而他卻實在有過人之處。我如今且引文獻通考國用門馬端臨論隋朝財政的一段話如下

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

日。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旣非苛賦役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其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爲帝衫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

總而言之，隋文帝這個人，固然也有他的短處；——猜忌，嚴酷，——然而他的長處，卻實在不可沒的。他的長處，第（一）在躬行節儉，第（二）在留心政治，勤於民事。當文帝時候，一切政治，都定有規模，唐以後沿襲他的很多。這個且待第三章裏再講。我如今還要講一講隋文帝的武功。要講隋文帝的

武功，就不得不把當時塞外異族的形勢，先行敍述一番。

第二節　回族的起原和分布

歷史上為中國之患最深的，自然是北族。北族，匈奴之後，便是鮮卑。鮮卑之後，卻是誰呢？便是柔然，

柔然，南史上說他是匈奴別種，是錯誤的。北史上說

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齊肩，無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旣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

又後來阿那環（柔然的可汗，見下節。）啓魏主『臣先世緣由出於大魏。』可見得柔然確是鮮卑的分部。然而當時北方，鮮卑並沒有大部落，柔然如何能突然發生呢？這個由於他所用的，都是高車之衆。然則高車是什麼種族呢？

高車就是鐵勒，——也譯作勅勒。——漢朝時候，喚做丁令。——又寫作丁零，丁靈。然則他在什麼地方呢？

史記匈奴列傳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隔昆新棃之國。渾庾，漢書作渾窳。隔昆下漢書有龍字，是衍文，三國志注也沒有的。漢書李廣蘇建傳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丁令盜武牛羊。漢書匈奴傳郅支 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史記索隱引魏略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三國志注引魏略以上三國，案指呼得堅昆丁令，呼得就是烏揭。堅昆中央，俱去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

北海，就是如今的拜喀勒湖。接習水的接字，是謁字，安習水，就是如今的額爾齊斯河。把「地望」「道里」核起來，都如此。

然則漢初的丁令，東西蔓延，已經很廣了。再看他以後的分布是怎樣？案北史述鐵勒分布的地域是。部名太麻煩，且多不能句讀，所以略去。

獨洛河北。如今的土拉河 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金山西南。如今的阿爾泰山 康國北，見第二章第二節 傍阿得水。疑心是如今的鹹海 得嶷海東西。疑心是如今的裏海 拂菻東。拂菻，就是羅馬。 北海南。

唐書述鐵勒十五部的地域是

回紇　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娑陵水，如今的色楞格河。

薛延陀　據上文，則薛延陀在色楞格河的南邊。

拔野古　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鄰於靺鞨。

僕骨　在多覽葛之東，地最北。

同羅　在薛延陀北，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

渾　在諸部最南者。

契苾　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

多覽葛　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如今的土拉河

阿跌

都播　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

骨利幹　處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北距的海，大約是如今的貝加爾湖。

白霫　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陘山。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如今蒙古東部的內興安嶺。

斛薛　處多覽葛北。

奚結　處同羅北。

思結　在延陀故牙。

這所分布的地域，也和史漢魏略所述，差不多的。然則何以見得丁令——丁零丁靈——就是鐵勒，——勅勒——也就是高車呢？案北史高車傳『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高車丁零』狄歷丁令——丁零丁靈——鐵勒，——勅勒，——本是一音之異譯，這是很容易見得的。至於高車則魏書說他因『車輪高大，輻數至多』所以得名。元史譯文證補引阿卜而嘎錫的話：說他古時嘗『侵掠異族，鹵獲至多，騎不勝負。有部人能製車，車高大勝重載，乃盡取鹵獲以返，故以高車名其部。』日本高桑駒吉說康里Kankly兩個字，是土耳其語「車」的意思。然則高車兩個字就是後來康里部的康里兩個字的義譯了。（高桑駒吉的話，見他所著的北狄史。又元史譯文證補說康里就是康國是錯的，看第二章第二節自明。）

這種人現在通稱爲回族，西漢人則稱他爲突厥人。（元史譯文證補說『匈奴之後，突厥最盛。突厥既滅，回紇乃興。今日者，玉關以西，天山南北，悉爲回部，無所謂突厥也；而突厥之稱，乃獨流傳於西土。曰突而克，亟讀之卽突厥曰突克蠻，猶言突厥同類，今法人稱土耳其國，音如突而克月，稱其人類曰突而克；英人稱其國曰突而克以，皆爲突厥轉音。案以下還有一大段，論突厥回紇的語言文字的，太長，不能備錄了，可檢閱原書。又案突而克，中國現在譯作土耳其。）然而這都是後起分部的名稱，並不是古來全族的通號。尚書大傳『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玄冥司之。』可見得丁令二字，起原之古。據北史高車

傳，則丁令二字，是北方人的稱呼，（這個北方二字，大約是指北族。）在漢族的正音，則當作狄歷。狄歷兩個字，分明就是一個「狄」字的「長言」。難道古代所謂北狄的「狄」字，本是指這一種人而言之的麼？這個證據還不十分充足，卻就不敢武斷了。（匈奴古代，本與漢族雜居河域，遷徙到漢南北，是後來的事情，已見第一二編。這一說如假定不誤，則古代漢族北境就和丁令相接。）

第三節　高車和柔然

丁令的部落，分布得如此其廣；他的起原，如此其早；然而從南北朝以前，卻寂寂無聞，這是什麼原故呢？我說就由他部落太多，不能統一的原故。（北史說他『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要『至於寇難』，才能彀『翕然相依』，就可以反證他平時的不能結合。）

丁令部落，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有些關係的，就是北史上所謂高車。（高車也是全族的通名，北史把高車鐵勒，分別為二，非是。但這北史所稱為高車的一部分，無從替他另定新名，所以仍舊沿用他。讀者只要曉得這所用的高車二字是狹義就是了。）這所謂高車，（狹義的高車）就是丁令部族，在匈奴之北的。（指舊時匈奴所居之地。這所謂高車，在如今外蒙古北境，和西伯利亞南境。）北史上述他的起原道：

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我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

下爲空穴，經年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

說匈奴人築臺於『國北無人之地』；而且他在血統上和匈奴有關係；言語又與匈奴大同；可見得他和匈奴的關係，和他所處的地方了。這一部分的丁令，既然和匈奴關係如此之密，他的程度，自然應當略高些；然而還不能自行結合；直到柔然侵入漠北，借用其力才和中國發生直接的關係；這個大約因他所處的地方，太偏於北，還不及漠北的交通頻繁，競爭劇烈，所以進化較遲。

柔然的強盛，起於社崙；（木骨閭七傳）和魏太武帝同時。屢侵後魏北邊。太武帝把他打敗，社崙就渡漠擊高車，『深入其地，遂幷諸部。』於是兵勢大振。前一四八四年，太武自將攻他。時社崙從父弟大檀爲可汗，『震怖北走。』（柔然所用的，是高車之衆；高車之衆，是『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的，所以不足以當大敵。）太武北至兎園水，（大約是如今的土拉河。）降其部衆數十萬。大檀憂憤而死。後來太武又兩次征討高車，把投降的部衆，都遷之漠南，也有好幾十萬。這遷徙到漠南的高車，大約慢慢的就和本在漠南的諸部族同化了。——所以後來不聽得再有什麼舉動。——至於遺留在漠北的，大約仍隸屬於柔然；所以後來柔然得以復振。柔然的復振，在東西魏既分之

後。大擅五世孫醜奴，和他的從弟阿那瓌，相繼爲可汗，都和東西魏做敵國。到前一三六〇年，才爲突厥所破。柔然雖然是鮮卑，然而從拓拔氏南遷之後，漠北不聽得再有什麼鮮卑的大部落，所以柔然所用的，可決其都是高車之衆。然則柔然的盛強，就要算是丁令部族，第一次見頭角於歷史上了。繼柔然而興的，便是突厥。

第四節　突厥的起源

突厥的起源，研究起來，卻是一件很有興趣的問題。案北史述突厥起源，共有三說

（一）其先在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圍數百里。隋書作『地方二百餘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卽其一也。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其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

（二）或曰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

金山之陽，爲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三)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

又元史譯文證補卷一，譯拉施特蒙古全史，述蒙古種族的起源道：

相傳古時蒙古與他族戰，全軍覆沒，僅遺男女各二人，遁入一山，斗絕險巇，唯一徑通出入，而山中壤地寬平，水草茂美。乃攜牲畜輜重往居。名其山曰阿兒格乃袞。二男一名腦古，一名乞顏，乞顏義爲奔瀑急流，以其膂力邁衆，一往無前，故以稱名。乞顏後裔繁盛，稱之曰乞要特；乞顏變音爲乞要，曰「特」者，統類之詞也。後世地狹人稠，乃謀出山；而舊徑蕪塞，且苦艱險；繼得鐵鑛，洞

穴深邃，爰伐木熾炭，篝火穴中，宰七十牛，剖革爲筒，鼓風助火，鐵石盡鎔，衢路遂闢。後裔於元旦鍛鐵於鑪，君與宗親，次第捶之，著爲典禮。

這一段話，和北史突厥起原的第一說，極其相類。洪文卿說恐是蒙古『襲突厥唾餘，以自述先德』但是蒙古爲什麽要拾突厥的唾餘，以自敍先德呢？（當蒙古盛時，突厥也是個被征服的種族。）我再三考校，才曉得蒙古本是寶夷突厥的混種。——這個且待後來再說。——這一段話，定是北史第一說的傳聞異辭。

就這幾種說法看起來，其中有許多同點（一）突厥是狼種。（北史第一第三兩說。）（二）突厥姓阿史那氏。（北史三說都同）（三）突厥有十姓，阿史那是其一。（北史第一第三兩說）（四）突厥先世，嘗爲他族所滅，（北史第一第三兩說，和蒙古全史。）逼入一山。（北史第一說，和蒙古全史。）（五）始出此山的人，爲阿賢設。（北史第一第三兩說）（六）突厥人長於鍛鐵。（北史第二說，和蒙古全史。）（七）納都六設的「設」字，是突厥『別部典兵者』之稱。（唐書突厥傳）納都六三字，就是腦古的異譯。（八）蒙古的始祖，蒙文祕史名孛兒帖赤那，「孛兒」譯言「蒼」「帖赤那」譯言「狼」。阿史那，泥師都，都是帖赤那的異譯。這種傳說，似乎荒唐；然而突厥牙門建狼頭纛，突厥可汗，每歲率重臣，祭其先窟。西突厥也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又拉施特『身仕宗藩之朝，親見捶鐵典禮』斷不能指爲虛誣。然則突厥的起源，一定就要在這幾種神話裏頭討消息了。這討消息的法

子怎麼樣？我說仍不外乎考求他的地理。突厥先世所居的山據北史第一說，在西海之東，高昌國西北；第二說是金山之陽；第三說，山名跋施處折施。不曾說他所在的地方，但和阿輔水，劍水，總不得十分相遠。劍水，便是後世的謙河，在唐拏烏梁海境內；據蒙古全史，山名阿兒格乃袞，也不曾說他所在的地方。我說突厥先世爲他族所滅，就是魏太武滅沮渠氏的事實。這時候，突厥在平涼境內，大約也受過兵災。於是逃到一座山中。這座山就是所謂跋施處折施；——也就是所謂阿兒格乃袞——其位置，在高昌國的西北，金山之陽，和所謂謙河，相距並不甚遠。我何以敢斷定突厥先世爲他族所覆滅，就是魏太武滅沮渠氏的事情呢？因爲這種野蠻部落，他所記的神話，並不能很遠。試看高車的神話，也不過託始於「匈奴既在漠北之後」可知。若說他荒誕不中情實，那更不必疑心。請看一看唐書的回紇傳，回紇是怎樣滅亡的，再看一看元史的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他們自己卻說成一件甚麼事情，就可知道了。

然則突厥也是在近塞地方，比較的程度高一點，所以能用鐵勒之衆的。

第五節　突厥的盛強和隋朝和突厥的交涉

突厥之強，起於土門。土門部衆漸盛，始和後魏通商。前一三六〇年，土門攻柔然，大破之。柔然可汗阿那瓌自殺。土門於是自立爲伊列可汗。伊列可汗卒，弟木杆可汗立。西南破嚈噠，見第二章第二節 西北服結

骨，（見第三編上第二章第二節）北服鐵勒諸部，東北服寶帶，（見第三編下第二章第一節）靺鞨，（見第三編上第五章第一節）東南服奚契丹。（見第三編上第三章第二節）於是突厥的疆域，北包西伯利亞，東北至滿洲，西接羅馬，西南包俄領中央亞細亞，開北族未有之盛。木杆可汗卒，弟佗鉢可汗繼之。這時候，周齊分爭，彼此都怕突厥和敵人結好，爭『結婚姻，遺繒帛，』以買他的歡心。於是佗鉢大驕，道『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貧也。』北齊滅亡之後，突厥擁立了文宣帝的兒子范陽王紹義，周人把宗女千金公主嫁給他，才把紹義執送。佗鉢可汗死，繼立的名沙鉢略可汗。沙鉢略可汗時，周亡隋興。沙鉢略又師他鉢的故智，助周營州刺史高寶寧爲寇。先是周臣長孫晟，替周人送千金公主於突厥，對於突厥的內情，頗爲熟悉。隋文帝用他的計策，離間了木杆可汗的兒子阿波可汗，和其主西方的達頭可汗（突厥分部的酋長，也稱可汗，其共主則稱大可汗。）和沙鉢略構兵，突厥於是分爲東西。沙鉢略乃請和，千金公主改姓楊氏，封爲大義公主。沙鉢略死後，弟莫何可汗繼之。擒獲阿波。莫何死，子都藍可汗立。大義公主又煽惑他犯邊。隋文帝又用長孫晟的計策，煽惑了都藍的兄弟突利可汗，（突厥主東方的，總稱爲突利可汗。這個，和後來頡利可汗的兄弟，同稱號而非一人。）叫他構殺大義公主。就故意把宗女安義公主嫁給突利可汗，而不許都藍尚主，以挑動都藍之怒。都藍果然大怒，發兵攻突利可汗，破之。突利逃奔中國，隋朝處之夏，勝二州之間。（夏州，在如今陝西橫山縣北，勝州，在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封他爲啓民可汗。這時候，安義公主已死，又把義成公主嫁給他。都藍死後，突厥內亂，

啓民靠著隋朝的援助，盡有其衆。西突厥自阿波被擒後，子泥利可汗，繼主部衆。尼利死後，子處羅可汗繼之。不善撫御，部下反叛，也入朝於隋。於是周齊以來北方的強敵，就算給隋朝的外交政策戰勝——然而這種手段，畢竟是卑劣的，所以也不能持久。

第六節　朝鮮半島三國和中國的關係

同隋朝有關係的，還有一個高句麗。如今也得敍述一敍述他的起源。

從漢武帝滅衞氏，分置四郡後，（昭帝時，臨屯廢入樂浪，眞番廢入玄菟。公孫度又分樂浪南境置帶方郡；晉時俱屬平州。）朝鮮半島的北部，就入於中國的版圖。然而懸隔東北，中國的實力，究竟及不到他；於是貉族的勢力，就乘機侵入。

貉族的起源，已見第一編第六章第三節，和第二編第四章第三節。從漢武帝平定朝鮮之後，濊貉分爲兩支：一支入朝鮮半島東部的，號爲東濊，也稱不耐濊。（不耐，漢樂浪郡屬縣，東部都尉治。）其留居舊地的爲夫餘國。後漢光武時，始通中國。晉初，爲慕容廆所破，（前一六二七）晉人援之復國。（前一六二六）其後事，遂不復見於中國史上。據朝鮮歷史所紀載，則夫餘嘗分爲二；中國歷史上所載，爲北夫餘；別有一支移居於加葉原，（在如今沿海州境內）謂之東夫餘。（後降於高句麗）北夫餘王慕漱，和部酋河伯之女柳花私通，生子名朱蒙。南走至忽本，（亦作卒本，在如今興京縣境）自立一國，號爲高句麗。以高爲氏。是爲東明聖王。都沸流山上。（林泰輔說：佟家江的支流富爾溝，就是古時的沸流水，山當在其附近。）時前一

九六九年，（漢宣帝神爵四年）東明聖王卒，子琉璃明王類利立。先是北夫餘王優台，娶忽本人女召西奴，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喚做沸流，一個喚做温祚。優台死後，召西奴轉嫁東明聖王，沸流温祚，也都相隨而來。琉璃明王立後，『沸流兄弟鬱鬱，自視如贅疣。』於是與其臣十人南走，温祚立國於北漢山下，是爲北慰禮城。（在如今漢城之北）以有十臣相輔，號爲十濟。後來又以百姓樂從，改號爲百濟。時前一九二九年。（漢成帝鴻嘉三年，沸流立國海濱，民不樂從，鬱鬱而死。北夫餘得晉援復國，後爲靺鞨所逼，也降於高句麗。以上據朝鮮金澤榮韓國小史，兼參考日本人林泰輔朝鮮通史。朝鮮史籍所載高句麗百濟開國的事情，也和中國後漢書晉書南北史隋書所載，無大出入，不過事實略爲完備些罷了。朝鮮半島詳備的史事，也起於中國唐以後高句麗百濟，還是文獻無徵的。）

同時又有起於朝鮮半島南部的，是爲新羅及駕洛。（魏書稱爲迦羅）案三韓部落，也已見第二編。三韓之中，以馬韓爲最大。箕準給衛滿殺敗之後，逃到馬韓之中稱王。又傳了九世，到前一九〇四年，（王莽篡漢這一年）才給百濟滅掉。先是秦始皇時候，中國人避苦役出塞的，和辰韓雜居，謂之秦韓。（亦稱爲辰韓，而分別本來的辰韓，謂之辰韓本種。）其衆分爲六村，有一個人，姓朴，喚做赫居世，爲六村所服，推爲共主；（同高句麗立國同年）居於金城；（如今的慶州）是爲新羅。（初名徐羅伐，後改雞林，晉惠帝時，才改稱新羅。）又有少昊金天氏之後八人，從中國的莒縣，（西漢屬城陽，東漢屬琅邪，如今仍稱莒縣，屬山東。）遷徙到辰韓。（後人稱其地爲八莒，如今朝鮮的星州。）他的後人金首露，以前一八七〇年，受弁韓九干（「干」，酋長之稱。）弁韓的推戴立國，是爲駕洛。傳八世，到前一三八〇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才降於新羅。（此節也據韓國小史）以上所說的話，固然未必十分可信；然而

朝鮮半島的南部，——三韓——是由漢族開發，卻是無可疑的。

高句麗的初興，在鴨綠江支流渾河流域。琉璃明王，從沸流山遷居國內。（如今桓仁縣境）八傳到山上王延優，又遷都丸都。（在如今輯安縣境）對於遼東，時有騷擾。前一六六六年，魏幽州刺史母丘儉，攻破丸都。山上王的兒子東川王優位居遷居平壤。四傳到故國原王釗，又遷都丸都。這時候，慕容廆做了晉朝的平州刺史。前一五七〇年，攻破丸都；虜釗母妻，而且掘其父墓，載其尸而還。故國原王卑辭求和，乃還其父尸。高句麗自此不敢再爲侵寇。又四傳到廣開土王談德，南伐百濟，取城五十八，部落七百。（見永樂大王碑）又救新羅，敗百濟日本的聯合兵。這時候慕容氏入據中國，高句麗乘勢，盡取遼東之地，國勢大振。

百濟從滅掉箕氏之後，遷都四泚，（如今的夫餘）盡并馬韓之地，與新羅時相攻伐。高句麗強盛之後，新羅百濟，嘗聯合以禦之。先是日本九州地方的熊襲人，嘗靠新羅做聲援。前一七一二年，日本仲哀天皇伐熊襲，卒於軍。他的皇后，——神功皇后，中國歷史上，叫他做卑彌呼。——喬裝男子，渡海攻新羅。新羅人不能禦，進金帛八十艘請和。於是日本於弁韓故地開任那府，（如今慶尚道洛東江以東之地。）派兵戍守。南北朝以後，新羅漸強。前一三五〇年，（陳文帝天嘉三年）奪取日本的任那。日本屢出兵攻新羅；百濟妒忌新羅的強盛，也反與高句麗聯盟，於是新羅勢孤，不得不乞援於中國；就釀成了隋唐時代中國和朝鮮半島的交涉。

但是當隋朝時候，這種複雜的關係，還沒有發生。隋朝的用兵於高句麗，純粹因他侵犯中國而起。前一三一四年，高句麗嬰陽王元，（廣開土王七傳）率兵侵犯遼西。隋文帝遣漢王諒率師擊之，遇水潦，餽運不繼，不利而還。高句麗因此益驕。

第七節　隋唐的興亡

隋文帝時候，天下畜積之多，既如前述；而且這時候，綏服了北方一個強敵，並不曾動什麼干戈；論理，這時候的中國，大可以希望太平；然而這種基業，到煬帝手裏，竟都敗壞掉了。

隋文帝的廢太子勇而立煬帝，讀史的人，都以為失策。然而太子勇是個什麼樣人？立了他，又有什麼好處？我說這時候還承南北朝的餘風，太子勇是北齊文宣帝一流人，煬帝是陳後主一流人。都是當時社會的產物。——既然要行「君主世襲」之制，這種事情是無可如何的。（隋文帝廢勇立廣的事情，可自把隋書或通鑑紀事本末參考。這一類事情，——顯著而容易查檢的，——本書實因限於篇幅，不能詳舉了。）

隋煬帝的貽害於天下，可以總括為「務巡遊」和「事四夷」兩件事情。屬於前一項顯著的，便是

（1）以洛陽為東都，大營宮室。

(2)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二水，以達於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江淮間的邗溝。又開江南河，從京口達餘杭。(如今浙江的餘杭縣)

(3)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通黃河，北至涿郡。(如今的京兆)

(4)治馳道，自太行抵幷州，由榆林以達於薊。

屬於後一項的是

(1)北巡幸啓民可汗帳，賞賜不可勝計。

(2)誘西突厥獻地，設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西海，就是如今的青海。河源，是指黃河下源。鄯善，且末，都是漢時西域國名。)謫罪人以戍之，轉輸巨萬，於是西方先困。

(3)使裴矩招致西域諸胡入朝，(參看第二章第二節)所過郡縣，供帳極其勞費。

(4)而其騷動全國的，尤在東征一役。帝徵高句麗王元入朝，不至。前一三〇一年，徵天下兵會涿郡，以伐高句麗，明年，攻遼東，不克。而將軍宇文述，又以九軍大敗於薩水。(如今朝鮮的大寧江)損失巨萬。一二九九年，再徵天下兵會涿郡，楊玄感督運黎陽，舉兵反，乃還師。(遣兵擊楊玄感，玄感敗死。)一二九八年，再徵天下兵會涿郡，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句麗亦困弊請和，於是掩耳盜鈴，受其降而罷

兵。

煬帝的無道，是人人所知開運河一事，或有人替他辨護，說於調和南北的文化有益。然而開運河，用不著「坐龍舟」遊玩。煬帝的開運河，和漢武帝的「事四夷」一樣，所做的事情，雖不能說他全然無益，然而以如此「勞費」致如此「效果，」總是極不經濟的；而且他作事的動機，全沒有福國利民的思想；所以就他的行爲而論，畢竟是功不抵罪的。

天下攪得如此，自然有許多人紛紛而起。於是

竇建德據樂壽。如今直隸的獻縣

翟讓李密同起兵，後來李密殺掉翟讓，據洛口。在如今河南的鞏縣，隋於此置倉。

徐圓朗據魯郡。如今山東的滋陽縣

劉武周據馬邑。如今山西的馬邑縣

梁師都據朔方。如今陝西的橫山縣

薛舉據天水。

李軌據武威。

蕭銑據江陵。

林士弘據鄱陽。（如今江西的鄱陽縣）

朱粲據南陽。

杜伏威據歷陽。（如今安徽的和縣）

李子通據海陵。（如今江蘇的泰縣）

陳稜據江都。

沈法興據毘陵。（如今江蘇的武進縣）

前一二九七年，煬帝北巡至雁門，爲突厥始畢可汗（啓民的兒子）所圍，援至乃解。明年，再造龍舟如江都。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而從駕的將士，都是北方人；宇文化及（宇文述的兒子）等因之作亂。前一二九四年，弑煬帝，立秦王浩，（煬帝弟秦王俊的兒子）擁衆北歸。隋將王世充，立東都留守越王侗，和李密相持。聽得化及北歸，忙和李密連和，叫他把化及堵住。化及就弑殺秦王，自稱許帝。後爲竇建德所殺。

唐高祖李淵，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前一二九五年，起兵攻破長安，奉西京留守代王侑爲帝。明年，就廢代王而自立。先平定薛仁杲（薛舉的兒子）李軌，滅掉劉武周。這時候，河北全爲竇建德所據；河南則王世

充和李密相持。世充殺敗李密，李密降唐。又借名收撫山東，出關要圖自立，爲唐將盛彥師所邀斬。世充於是弑越王侗，自稱鄭帝。前一二九一年，唐秦王世民攻王世充，圍洛陽。世充求救於竇建德，建德發兵來救，世民據虎牢迎擊，大破之，生擒建德，世充乃降。明年，建德舊將劉黑闥復叛，徐圓朗先已降竇建德，建德亡後，降唐，及是也叛應之。爲唐太子建成所破，於是北方略平。南方惟蕭銑所據的地方最大。滅王世充這一年，也給李靖滅掉。林士弘先已爲蕭銑所逼，退保餘干，（如今江西的餘干縣）未幾而死，其衆遂散。朱粲降唐復叛，也給唐朝滅掉。江淮之間，杜伏威最強。陳稜，沈法興，都給李子通滅掉，李子通又給杜伏威滅掉，杜伏威入朝於唐，於是南方也平定。北邊則高開道爲其下所殺。劉武周將苑君璋據馬邑，降突厥，後見突厥政亂，亦來降。前一二八四年，討平梁師都，天下就大定了。

隋系圖

(一)文帝楊堅—(二)煬帝廣—昭—(三)恭帝侑
　　　　　　　　　　　　　　└(四)恭帝侗

第二章　唐朝的初盛

第一節　唐太宗滅突厥

唐高祖的得天下，大半由於秦王世民之力；而卽位之後，卻立建成做太子；於是有「玄武門之變」。高祖傳位於世民，是爲太宗。（玄武門之變，可用通鑑紀事本末參考。然而這件事情的眞相，是不傳的。）

唐太宗是一個賢主；歷史上稱他勤於聽政，勇於納諫，能用賢相房元齡杜如晦，直臣魏徵。在位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至於「行千里者不齎糧」「斷死刑僅二十九人」。這種話，雖然不免有些過情，而且未必合於事實，（譬如斷死刑之所以少的，一定是由於官吏希旨，粉飾太平，這是可以推想而得的。）然而「貞觀之治」，總要算歷史上所罕見的了。唐朝的治法，是集魏晉南北朝的大成，這個且待第三章裏再講。而唐朝一朝，和域外諸民族，關係尤大。現在且述個大略。

唐朝的對外，最重要的，還是和北族的關係。突厥啓民可汗死後，子始畢可汗立。部衆漸強。這時候，又値中國喪亂，邊民避亂的，都逃奔突厥。於是突厥大盛，控弦之士數十萬。割據北邊的人，都稱臣於突厥。唐高祖初起，也卑辭厚禮，想得他的助力。——然而卻沒得到他多少助力。——天下已定之後，待突厥還是很優厚的。然而突厥反格外驕恣。大抵游牧民族，總是「淺慮」而「貪得無厭」的。而且這種人所處的境遇，足以養成他「勇敢」「殘忍」的性質。所以一種「好戰鬬」的「衝動」，極其劇烈。

並不是一味卑詞厚禮，就可以和他「輯睦邦交」的。而且一時代人的思想，總給這個時代限住，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前朝的遺孽，想倚賴北族，北族也把他居為奇貨。」這種事情，「齊周」「周隋」之間，已經行過兩次了，已經行之而無效的了。然而隋唐之際，還是如此。突厥內部，有個義成公主，煽惑他犯邊。而外面卻也有個齊王暕，可以給他利用。始畢死後，弟處羅可汗立。處羅死後，弟頡利可汗立。從啓民到頡利四代，都妻隋義成公主。這是北族的習慣如此到頡利，就迎齊王暕，置之定襄。在如今山西平魯縣的西北沒一年不入寇，甚至一年要入寇好幾次；北邊幾千里，沒一處不被其患。高祖幾乎要遷都避他。而唐朝對待他的法子，也還是鈔用隋朝的老文章，這個眞可謂極天下之奇觀了。處羅可汗的兒子，主治東方，仍稱為突利可汗。太宗和他本來是認得的，於是設法離間他。而頡利這時候，又失掉鐵勒的心。北方的鐵勒，一時叛他。推薛延陀回紇為主。而國內又遇著天災，於是國勢大衰。前一二八三年，頡利擁衆漠南，想要入寇。太宗遣李靖等分道伐他。李靖襲破頡利於鐵山，在陰山之北頡利遁走，為唐行軍總管張寶相所擒。於是突厥之衆，一時奔潰。也有北降薛延陀的，也有西走西域的，而來降的還有十幾萬。太宗初時，想把他處之塞內，化做中國人。當時魏徵主張把他還之塞外。溫彥博主張把他置諸中國，化做齊民。辯論的話，具見唐書突厥傳。太宗是聽溫彥博的話的。著唐書的人，意思頗有點偏袒魏徵。然而溫彥博的話，實在不錯。唐朝到後來，突厥次第遣出塞外，而且不甚能管理他，仍不啻實行魏徵的政策。然而突厥接連反叛了好幾次，到默啜，幾乎恢復舊時的勢力，邊患又很緊急，這都是「放任政策」的弊病。——「唐朝駕馭突厥的政策，和他的效果，」這件事情頗有關

係，可惜原文太長，不能備錄。讀者諸君，可自取唐書一參考。後來見他不甚妥帖，才用突厥降人蕭思摩爲可汗，叫他還居河北。這時候，薛延陀的眞珠可汗，已徙居突厥故地，眞珠可汗，名夷男。突厥還沒滅亡的時候，太宗就叫封他做可汗，以「樹突厥之敵」。突厥滅後，就徙居突厥故地。形勢頗強。蕭思摩不能撫馭，依舊逃歸中國。前一二六八年，眞珠可汗卒，子拔灼立。薛延陀內亂，太宗趁勢又把他滅掉。於是回紇徙居薛延陀故地。鐵勒的強部，本來只有薛延陀和回紇，薛延陀既亡，回紇還沒強盛，對於中國，奉事惟謹。於是北方的強敵，又算暫時除掉。

至於西突厥，則到高宗手裏，才給中國征服的，見下節。

第二節　藏族的興起

唐朝所謂西域，和漢朝的情形，又大不相同了。後漢和西域的交通葱嶺以西，從永初以後就絕掉；葱嶺以東，直到桓帝延熹以後才絕。參看第二編第七章第二節。兩晉時代，只有苻堅盛時，曾命呂光征服西域，也只及於葱嶺以東。詳見晉書呂光載紀和西域諸國的傳。後魏到太武時，才和西域交通，兼及於葱嶺以西。當時西域分爲四域『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這就是第二編第四章第二節所說「狹義的西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是如今的伊闌高原。『者舌以南，——詳見元史譯文證補二十七上——月氏以北爲一域』，是如今吉爾吉思曠原之地。『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是如今俄領土耳其斯坦之地。其詳可參考北史。然而後魏和西域，沒有多大的關係。隋煬帝時，曾招致西域諸國入貢，共四十餘國。惜乎當時的記錄，多已失傳，所以「史不能記其詳」。總之中國和西域的關係，漢朝以後，是到唐朝

才密切的。

要曉得魏晉以後西域的情形，就得曉得月氏和嚈噠。月氏，已見第二編第四章第一節。他從占據大夏故地之後，東西域算做大國，文明程度也頗高。中國的佛教，就是從月氏輸入的。參看第三章第六節到西元五世紀後半，前一三六一——一三一二。梁簡文帝大寶二年，至隋文帝開元十年。才給嚈噠所破，支庶分王，便是唐書所謂昭武九姓。北史『康國者，康居之後也。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枝庶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唐書『康國，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山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卽有其地。支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並姓昭武。』案康居沒有住過祁連山北，月氏西徙，也遠在突厥勃興以前。北史說康國是康居之後，明系誤謬。唐書『爲突厥所破』，突厥也明係匈奴之誤。月氏爲嚈噠所破，中國史不載其事，西漢史也不詳。但月氏西徙以後，分其國爲五部翕侯，後來貴霜翎侯幷四部爲一，明有一個統一的共主。照北史唐書所載，只有枝庶分王，明是統一政府，給嚈噠滅掉以後的情形。康國，亦稱薩末鞬，又作颯秣建，元魏稱悉萬斤，就是如今的撒馬兒干。安，又稱布豁，亦作捕喝，就是如今的布哈爾。東安，亦稱小安，又稱喝汗，在安東北四百里。曹，又稱西曹，亦稱劫布呾那，在米國之北，西三百餘里而至何國。東曹，亦稱率都沙那，又作蘇對沙那，蘇都識匿，北至石，西至康，皆四百里。中曹，在康之北。西曹之東。石，亦稱柘支，又作柘析，又作赭時，就是如今的塔什干。米，又稱彌末，又作弭秣賀，北距康百里。何，亦稱屈霜你迦，又作貴霜匿，在劫布呾那西三百餘里。火尋，亦作貨利習彌，又作過利。就是後來的花剌子模。戊地，西域記作伐地，在布豁西四百餘里。史，亦稱佉沙，又稱羯霜。南有鐵門山，就是明史所謂渴石，如今的加爾支。以上，昭武九姓諸國釋地，據唐書西域記參照元史譯文證補和近人丁氏謙的西域記考證。北史又有烏那過，都烏滸水西。——如今的阿母河。——東北去安四百里，西北去穆二百里。又有鏺汗國，唐書作寧遠，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東距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西北去石國，各五百里，國王也都姓昭武。又北史另有大月氏國，都賸藍氏城，小月氏，都富樓沙城。總而言之，月氏雖爲嚈噠所破，以至土崩瓦解，然而支庶分王，依舊到處都是，實在還不止唐書所載昭武九姓。諸國的全亡，當在大食東侵以後，史書闕略，無可詳考了。然則嚈噠又是什麼呢？

「西藏古時候喚做什麼？」「就是唐朝的吐蕃。」這種問答，是很容易得到的，是人人以為不錯的，然而實在太粗略了些。案唐書。

吐蕃，本西羌族，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幷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氏，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為乞伏熾磐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

這兩說，都說吐蕃就是羌。如今的藏族，和歷史上的羌人，有一個大異點。便是藏族是「一妻多夫」，羌人是「一夫多妻。」然則為什麼歷史上「一妻多夫」的種族，不把他算做藏族的祖宗，反要拉一個「一夫多妻」的羌人呢？

如今的西藏高原，在地文地理上，可以分做四個區域；

(1)後藏湖水區域。其地高而且平

(2)前藏川邊傾斜地。雅魯藏布江以東，巴顏哈喇山脈以南，大渡河以西，諸大川上游的縱谷。兼包四川雲南的一部。

(3)黃河上游及青海流域。

(4)雅魯藏布江流域。喜馬拉雅岡底斯兩山脈之間

（2）（3）都是羌族棲息之地。（4）是吐蕃發祥之地。（1）就是藏族的居地了。藏族見於歷史上的，凡三國——都有「一妻多夫」的風習的——一是嚈噠，一是女國，唐書作東女。——對於西女而言之。『西女，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不舉。』亦見唐書——又稱蘇伐剌拏瞿咀羅，——西域記同。——西域記又云其地在大雪山中，北距于闐，東接吐蕃，正是如今後藏之地。女國的結果，唐書本傳不詳，南詔列傳南詔給韋皋的信，有『西山女王，見奪其位』兩句，可見女國係為吐蕃所滅。一是唐書南蠻傳中的名蔑。原文云『其人短小，兄弟共取一妻，婦總髮為角，以辨夫之多少。』為嚈噠最大。

嚈噠的事迹中史闕略，西史也不詳，但約略曉得西元五世紀中，是嚈噠的全盛時代，他的疆域，西至波斯，東至天山南路。都城在吐火羅，就是如今波爾克。北史把吐火羅嚈噠，分做兩國，是誤謬的。據丁氏大唐西域記考證南史『滑國，車師別種，』北史『大月氏之種類，亦曰高車之別種，』都是誤謬的。嚈噠強盛的時候，曾征服西北兩印度。前一三九〇年頃，北印度烏萇國，有超日王出，把嚈噠逐之境外；而突厥亦興於北方，攻擊嚈噠，嚈噠腹背受敵，前一三五〇年頃，國逐分崩，突厥代領其地。

以上是葱嶺以西的情形；葱嶺以東，從後漢以後，諸小國就開了一個互相吞并的局面，其興亡不甚可考。到唐時，高昌，焉耆，龜茲，于闐，疏勒，五國較大。高昌，就是漢朝車師之地，其王是中國人。詳見晉書和北史，茲不備舉。也役屬於西突厥。唐太宗時候，對於高昌焉耆龜茲三國，都用過兵。初設安西都護府於高昌，後來徙治焉耆。這時候，葱嶺以東，要算綏服，到前一二五九年，高宗滅掉西突厥，把西突厥的屬地，都分置羈縻府州。西至波斯，唐朝

對於西域的威聲，這時候要算極遠了。

第三節　印度阿利安人入藏

如今要說到吐蕃了。講吐蕃人的歷史，自然要以吐蕃人自述的話爲據。蒙古源流考一書，是蒙古人既信喇嘛教之後，把舊有的脫卜赤顏，硬添上一段，算是蒙古人系出吐蕃王室的。（參看第三編下第二章第一節。）拿來講蒙古的歷史，極不可靠；卻是其中述吐蕃王室的來歷，都是吐蕃人自己說的話。據原書（原書文理極劣，且全錄太繁，所以加以刪潤。）

巴特沙拉國烏迪雅納汗生一子；善占之「必喇滿」占之，曰此子剋父，必殺之；而鋒刃利器，皆不能傷；乃貯以銅匣，棄之恆河中，外沙里城附近種地之老人，見而收養之。及長，告以前事；此子遂向東方雪山而去；至雅爾隆贊唐所有之四戶塔前，衆共尊爲汗；時歲次戊申，戊子後一千八百二十一年也。是爲尼雅特贊博汗。勝四方部落，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王。傳七世，至智固木贊博汗。（案「贊博」，都是「贊普」的異譯。）爲姦臣隆納木所弒。其長子置特，逃往寧博地方。次子博囉咱，逃往包地方。三子布爾特齊諾，逃往恭布地方。（一本作恭博。案這個人，就是後文硬把他算做蒙古的始祖的。）隆納木據汗位一載，舊日數大臣誅之；迎立博囉咱，是爲六賢汗之首。六賢汗後，又傳衍慶七汗，妙音七汗，而至名哩勒丹蘇隆贊。

名哩勒丹蘇隆贊，以丁丑年生，實戊子後二千七百五十年，二十三歲，己丑，卽汗位。

名哩勒丹蘇隆贊，就是唐書的棄宗弄讚。卽位之年，歲在己丑，是唐太宗貞觀三年。（前一二八三）生年丁丑，應當是隋煬帝的大業十三年。（前一二九五）這一年是戊子後二千七五〇年，則尼雅特贊博汗始王士伯特的戊申，是周赧王的二年了。（前二二二四）源流考的世次年代，固然全不可據。然而這所謂士伯特，如今西藏人自稱，還是如此。（異譯作唐古特，圖伯特。）士伯二字，就是吐蕃的對音。（「蕃」讀如「播。」『特者，統類之詞，』見上節引拉施特蒙古全史。）所謂恆河雪山（喜馬拉雅山）都在印度地方。和如今研究「西藏學」的人，說「西藏地方的貴種，是印度阿利安人，由喜馬拉雅山峽路，遷入西藏」的話也相合。然則所謂士伯特，就是我「上節所說藏族」的名稱。至於吐蕃的王室，自出於巴特沙拉國，並不是士伯特。

然則藏族的藏字，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我說這就是羌字。「羌，」「藏，」古都讀如「康。」「康」到「羌」字的讀音改變，就寫作「藏」字；「藏」字的讀音又變，就又寫作「康」字了。士伯特本只占領後藏高原的地方；從印度遷入的阿利安人，（和吐蕃王室同族）更只占領雅魯藏布江流域。自此以外，前節所舉的（2）（3）兩個區域，都是羌人分布的地方。漢時的所謂羌人，本據地在青海和黃河上游流域，已見第三編第一章第一節。這一帶地方，到晉朝時候，爲鮮卑吐谷渾所據，（吐谷渾是慕容廆的庶兄，和廆不睦，西徙附陰山。後來逐漸遷徙，而入於如今的青海地

方。他的子孫，學中國「以王父字爲氏」的例，就把吐谷渾三字，做了國名。詳見晉書南北史。羌人都被他征服。其獨立的都落，還有宕昌，北史『在吐谷渾東益州西北。』鄧至，在平武——如今四川的平武縣——以西，汶嶺——岷山——以北。党項，東接臨洮，——如今甘肅的岷縣——西平，——如今甘肅的西寧縣——西拒葉護。——指突厥的轄境而言。都是在岷山以北的。其岷山以南，諸大川的上游，則有嘉良夷，附國，薄緣夷等。北史『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應當是如今的鴉龍江和金沙江。『附國西有薄緣夷。其西爲女國。女國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女國在如今的後藏，女國東北的山，應當是長江怒江之間的山了。此外北史和唐書，所載瑣碎的名字還很多，今不具舉。都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所以吐蕃強盛以後，就都爲所役屬。從印度侵入的阿利安人，因爲做了土伯特王，就改稱土伯特，——吐蕃，——而他種族的本名遂隱。吐蕃王室強時，羌人都被他征服，和中國交涉，都是用吐蕃出名，羌字的名詞，就暫時冷落。但是羌人畢竟是一個大種族，他所占據的地方也很大，這羌字的名詞，畢竟不會消滅的。到後世同中國交涉，就又用羌字出名。

但是這時候，羌字的讀音，已經改變了；就照當時的口音，把他譯作藏字。到後來，藏字的讀音，又改變了，於是藏字又變作地理上的名詞，而向來「譯做羌字藏字的一個聲音」又照當時的口音，譯做康字。於是把西藏一個區域，分作康藏衞三區，而康字藏字，遂同時並行，變作地理上的名詞。如果推原其始，則有「一妻多夫的風習」的這一個名族，應當正稱爲土伯特，——吐蕃，——不得借用藏字。從印度侵入的這一支人，更應當加以區別，或稱做「吐蕃王室」，或稱做「阿利安族」；現在一概稱爲

藏族，不過是隨俗的稱呼，學術上精密研究起來，這種籠統的名詞，是不能用的。「現在的所謂藏族」一依我剖解起來是如此，不知道對也不對，還望大家教正。

羌族和土伯特所處的地方，都是很瘠薄的，所以不能發生文明。吐蕃千室，從印度侵入，他的文明程度，自然要高些；所以就強盛起來了。（吐蕃的信史，就起於名哩勒丹蘇隆贊，以前的世次，都是不足信的。）唐太宗時，吐蕃因求「尙主」不得，曾經一攻松州，（如今四川的松潘縣）太宗派侯君集把他打敗。但是旋亦許和，把宗女文成公主嫁他。這位文成公主，和吐蕃的開化，大有關係。（如今西藏人還奉祀他）文成公主好佛，帶了許多僧侶去；棄宗弄讚又打破泥婆羅，（如今的廓爾喀）娶了他一個公主；這位公主，也是好佛的；吐蕃從此，才信奉佛教，而且派人到中國印度留學，定法律，造文字；也都見蒙古源流考。（棄宗弄讚，可認為一個熱心文化的人。後來吐蕃和中國構兵，都是棄宗弄讚死後，專兵權的大臣所為。棄宗弄讚對中國，始終很為恭順。看唐書本傳自知。）

因為和吐蕃交通，而中國的國威，就宣揚於印度，這也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這時候玄奘遊歷到印度，對烏萇國的尸羅逸多王，陳述『太宗神武，中國富強。』尸羅逸多便遣使交通中國。前一二六四年，尸羅逸多死了，其臣阿羅那順自立。中國使者王玄策適至，阿羅那順發兵拒擊。王玄策逃到吐蕃邊境，調吐蕃和泥婆羅的兵攻他，生擒阿羅那順，下五百餘城。中國和印度，發生兵爭的關係，在歷史上就只這一次。

第四節　唐朝和朝鮮日本的關係

從隋煬帝東征失敗以後，高句麗就格外驕傲，聯合百濟，屢侵新羅，新羅無法，只得求救於中國。唐太宗初時，也無意於爲他出兵；到前一二七〇年，高句麗大臣泉蓋蘇文弑其主建，（建號榮留王，是嬰陽王的兄弟。）立其姪寶藏。太宗以爲有隙可乘，想趁此恢復遼東，就出兵以伐高句麗。（唐書載太宗謂臣下『今天下大定，惟遼東未賓。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可見得這一次用兵的動機，全不是爲新羅。）

太宗的用兵，自然和隋煬帝不同；然這時候，中國用兵於高麗，有種種不利之點；所以以太宗的神武，也犯了「頓兵於堅城之下」的毛病，不能得志。太宗以前一二六七年二月出兵，四月，渡遼河，克遼東；進攻安市；（在如今蓋平縣境）破高句麗援兵十五萬於城下。然而安市城小而堅，攻之遂不能克。九月，以遼左早寒，遂班師。這一次，雖沒打敗仗；然而兵威的挫折，和實際的損失，是不待言而可知的。太宗深以爲悔。

御駕親征，手下的人，把這件事看得太隆重了；用兵就不覺過於持重，不能應機，也是失敗的一個原因。所以反不如偏師遠鬭的利害。前一二五二年，高宗因高句麗百濟攻新羅益急，遣蘇定方自成山（在如今山東的文登縣）渡海攻百濟，破其都城。百濟王義慈降，百濟人立其弟豐，求救於高句麗，日本。前一二四九年，劉仁軌大破日本兵於白江口。（如今的錦江）豐奔高句麗，百濟亡。前一二四六年，泉蓋蘇文死。三子爭權，國內

亂。明年，高宗遣李勣伐高句麗。前一二四四年，也把他滅掉。於是朝鮮半島，只賸了新羅一國。唐朝在平壤設了個安東都護府，以統治高句麗百濟的地方。這時候，中國對東方的聲威大振，日本和中國的交通，在此時也稱極盛。

第五節　從魏晉到唐中國和南洋的關係

以上所說的，是東西北三方面的情形。還有從魏晉到唐，中國和南方諸國的交涉，也得大略說一說。中國的海岸線，是很長的。閩，浙，廣東（當時且兼有越南的一部分）等省曲折尤富。南方的國民，在海上所做的事業也不少。可惜中國歷代，都注意於陸，而不注意於海；就是盛強的時候，國力也只向西北一方面發展。這許多冒險的國民，做了國家的前驅；不但沒有國力做他的後盾，叫他的事業，發揚光大，連他們的姓名事迹，也都在若有若無之間了。現在且根據著歷史所載，把當時南方諸國的情形，大略說一說。

案當後漢時，中國交州的境域，大約包括如今越南的北部。（從廣和城以北）分爲交阯九眞日南三郡。（三國時，分爲交阯，新興，武平，九眞，九德，日南六郡。晉初因之。）晉初，日南的南境，據地自立，這個便是林邑；（其都城，就是如今的廣和城。唐至德以後，謂之占城國。）林邑的南邊，就有扶南，（在瀾滄江下流臨暹羅灣。）眞臘，（如今的柬埔寨）赤土；（如今的地那悉林。）這都是後印度半島較大的國。其頓遜，毗騫，諸薄，馬五洲，自然大洲，卻是因扶南而傳聞的。（南史扶南，『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外，大海洲中

海，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頓遜，當在馬來半島的南端。毗騫，似在蘇門答臘。諸薄國，馬五洲，或者是婆羅洲。自然大洲，或者是巴布亞。史稱扶南王范蔓，『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想是因此而傳聞的。范蔓是中國人。

此外當南北朝時候，通貢於南朝的有

訶羅陁。

訶羅單。宋書說他都闍婆洲，怕就是闍婆達。

婆皇。

婆達。

闍婆達。唐書『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地理志。海峽（如今的麻六甲海峽）之南岸為佛逝國，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則當在今蘇門答臘的東南端。

盤盤。據唐書，在哥羅西北。哥羅在海峽北岸，則盤盤當在馬來半島南境。

丹丹。唐書說『在南海，北距環王，限小海，與狼牙修接。』亦當在馬來半島南端。

干陁利。

狼牙修。如今的蘇門答臘

婆利。如今的婆羅洲

當隋朝時候和中國有交涉的，又有一個流求，就是如今的臺灣。此外見於唐書的便有

甘畢。在南海上，東距環王。（環王卽是林邑）。

哥羅舍分。在南海南，東距墮和羅。

修羅分。在海北，東距眞臘。

僧高。在水眞臘西北 武令，迦乍，鳩密。這三國當與僧高相近，故唐書以其名連舉。

富那。和鳩密同入貢的

投和。自廣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

墮和羅。在投和之西，亦名獨和羅。南距盤盤。自廣州行五月乃至。

曇陵陀洹。都是墮和羅的屬國，曇陵在海洲中。陀洹，又名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和墮和羅接。

羅越。在海峽北岸

贍博。唐書說北距兢伽河。（恆河）當在今阿薩密附近。

墮婆登。在海島上，在環王之南，東距訶陵。

室利佛逝。在海峽南岸

羅刹。在婆利之東，與婆利同俗。

誅奈。在環王之南，汎交趾海，三月乃至。

甘棠。唐書但說居大海南，無從知爲何地。

諸國的種族，大抵分爲兩種：(一)種裸跣，黑色，拳髮，垂耳的，是馬來西亞種。仍有食人的風俗。參看第一編第六章第五節。(二)種深目高鼻的，是印度西亞種。宗教文化，都屬印度一系。其和中國交通，從晉到唐，大概沒有斷絕。可惜歷史上的記載，只有宋文帝，梁武帝，唐中葉以前，三個時代較詳。欲知其詳，可自取從晉書到唐書的四裔傳參考。

當這時代，最可注意的，是中國曾經和西半球交通，案南史

扶桑國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其婚姻，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昏。昏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

這一國政教風俗，雖和中國相類。然『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是新羅俗；貴人名對盧，是高句麗語；大抵是朝鮮半島的人民移植的。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餘里。明明是南北美洲。近人餘杭章氏法顯發見西半球說。（見章氏叢書太炎文集中。）據法顯佛國記，說法顯所漂流的耶婆提國，就是如今南美洲的耶科陁爾。法顯不但發見西半球，而且還繞地球一周。然而佛國記說耶婆提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無足言。則法顯以前，印度人已有到西半球的。南史扶桑傳，又說其國『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其俗遂改。』可見朝鮮半島的人到西半球，又在印度人以前了。

第六節　武帝之亂和開元之治

以上所述，要算是唐朝全盛的時候；如今便要經過一個中衰期了。這便是「武韋之亂。」

太宗以前一二六三年崩，高宗即位。高宗的初政，也是很清明的。所以史家說「永徽之治，媲美貞觀。」然而從前一二五八年，納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明年，廢王皇后，立武氏爲后，褚遂良長孫無忌等諫諍，都遭貶斥。從此以後，朝政漸亂。高宗有風眩的毛病，不能視事。件件事情，都叫武皇后干預。實權就漸入於武后之手。

高宗以前一二二九年崩，高宗的太子名忠，非武后所生，武后把他廢掉，立了自己的兒子弘。又把他廢了，立了他的兄弟賢。又把賢廢掉，立了他的兄弟哲。這時候，哲卽位，是爲中宗。明年，武后把他廢掉，立了他的兄弟旦。（睿宗）遷中宗於房州。（如今湖北的鄖陽縣）前一二二二年，以旦爲皇嗣，改姓武氏。自稱則天皇帝，國號周。前一二一四年，還中宗於京師，立爲太子。一二〇七年，武后有疾，宰相張柬之和崔元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等，謀運動宿衞將李多祚，舉兵殺武后嬖臣張易之張昌宗，奉中宗復位。然而中宗的皇后韋氏，又專起權來。韋后的女兒安樂公主，嫁給武后姪兒子武三思的兒子武崇訓。三思因此出入宮掖。還有替武后掌文墨的上官婉兒，中宗立爲倢伃，和韋后，都同武三思交通。武氏的權勢，又盛起來。張柬之等五人，反遭貶謫而死。中宗的太子重俊，不是韋后所生。韋后和武三思等，日夜謀搖動他。重俊又怕又氣，舉兵把武三思武崇訓殺掉。自己也給衞兵所殺。前一二〇二年，韋后弒殺中宗，要想臨朝稱制，相王旦的兒子臨淄王隆基，起兵討誅韋后。奉相王卽位，是爲睿宗。然而這時候，政治上的空氣，還不清明。武后的女兒太平公主，向來干預慣政治的。在政治上，還頗有實權。又要想謀危太子。（睿宗立臨淄王爲太子，就是玄宗。）直到前一二〇一年，才算把他安置於蒲州，而命太子監國。明年，把太平公主召還賜死。睿宗也傳位於太子，是爲玄宗。「武韋之亂」，到此才算告一結束。

武后以一女主而「易姓革命，」君臨天下十五年，看似曠古未有之事。然而這時候，朝廷上並沒有什麼特殊勢力，自然沒有人去反抗他。（唐朝的宗室，只有越王貞，琅邪王沖，想起兵反抗他。異姓之臣，只有李敬業曾一起兵。都是並無憑藉的人，自然不能成事。）這時候，政治界上的情形，卻給他攪得希亂。從越王貞琅邪王沖起兵之後，他疑心唐朝的宗室，都要害他；就大殺唐宗室。從李敬業起兵之後，更其「杯弓蛇影，」於是大開「告密」之門。任用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等酷吏。濫用刑誅，貽累人民實爲不淺。又濫用爵祿，收拾人心，弄得政界上，全是一班「干進無恥，」喜歡興風作浪的小人。中宗復位以後，直到睿宗禪位以前，政界上的空氣，總不得清明，都是他一手造成的。（頗像近時的袁世凱）

既然一味注意對內，對外一方面，自然無暇顧及。於是突厥遺族骨咄祿（頡利的疏族）就強盛起來。骨咄祿死，弟默啜繼之，復取漠北。（同紇度磧，南徙甘涼間。）恢復頡利時代的舊地。大舉入攻河北，破州縣數十。契丹李盡忠孫萬榮，也舉兵背叛，攻破營平二州，侵及冀州。（參看第三編上第三章第二節）朝廷發大兵數十萬討之，都不能定。還有吐蕃，當高宗時候，就破党項，滅吐谷渾；又取西域四鎮。（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武后時，總管王孝傑，雖然把四鎮恢復，然而吐谷渾故地，畢竟爲吐蕃所據。中宗時，又把河西九曲的地方，賞給吐蕃。而且許其築橋於河，以通往來。於是河洮之間，被寇無虛日。

內政外交，當這個時代，都糟透了。玄宗出來了，總算是小小淸明。玄宗任姚崇宋璟爲相。宋璟罷後，又任用韓休張九齡，內政總算是整飭的。對外呢？突厥默啜，死於前一一六九年。毗伽可汗立，用老臣暾欲谷的話，和中國講和，毗伽死後，突厥內亂。前一一六八年，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直抵其庭，把他滅掉。對於吐蕃玄宗初年，就毀橋守河。吐蕃也請和好。後來兵釁復啓，玄宗飭諸軍進討。到前一一五九年，就復取河西九曲之地。這要算唐朝國威最後的振起。到前一一五七年，安祿山反以後，情形就大變了。

唐系圖

(一)高祖李淵—(二)太宗世民—(三)高宗治—(四)中宗哲
　　　　　　　　　　　　　　　　　　　—(五)睿宗旦—(六)玄宗隆基—

(七)肅宗亨—(八)代宗豫—(九)德宗适—(十)順宗誦—

(十一)憲宗純—(十二)穆宗恒—(十三)敬宗湛
　　　　　　　　　　　　　—(十四)文宗昂
　　　　　　　　　　　　　—(十五)武宗炎

(十六)宣宗忱—(十七)懿宗漼—(十八)僖宗儇
　　　　　　　　　　　　　—(十九)昭宗曄—(二十)昭宣帝柷

第三章　從魏晉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情形

第一節　官制

從魏晉到唐的制度，是相因的。唐朝的制度，只算集魏晉南北朝的大成。從三國以後，中國的政府，有四百年在軍閥和異族手裏，上編第四章已經說過了。要看這時候的政治，在他的施政機關上，就最看得出。

漢朝從武帝以後，宰相就漸漸失其實權，已見第二編上第八章第一節。這種趨勢，從魏晉以後，愈趨愈甚。魏朝建國之初，置了一個祕書省，受禪之後，改爲中書省。於是中書親而尚書疏。南北朝以後，因侍中常在禁近，時時參與機務，於是實權又漸移於門下省。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機要是在中書門下兩省的；尚書不過執行政務罷了。（中書門下，像後世的內閣。尚書像後世的六部。）到唐朝，就用三省的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但尚書令是太宗做過的，所以不以授人，就把次官僕射，改做長官。後來又不甚眞除，但就他官加以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目，便算做宰相。）作爲宰相。中書面受機務，門下省掌封駮，尚書承而行之。（雖有此制，三省常合在一個政事堂內議事，並沒有三個機關分立的樣子。尚書省分六部，是吏，戶，禮，兵，刑，工。這個制度，相沿到清朝，未曾改革。六部之分，是沿襲後周的制度。後周的制度，是蘇綽定的。都以周禮爲法。——六部就是仿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這種制度，隋朝沒有沿襲他。）中葉以後，所謂翰林學士和天子十分親近，又漸漸

的握起實權來。學士之名，本是因弘文集賢兩館而起的。——參看下節。——翰林院，本是藝能技術之流雜居之所以備天子宴閒時的召見。玄宗時，才於翰林院置待詔，供奉，命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勅。——本來是中書舍人的職務。——又於翰林院之南，別立學士院以處之，於是與雜流不相混處，而其地望遂清。然其官則仍稱爲翰林學士。王叔文的用事，就是居翰林中謀畫的。參看第三編上總而言之。翰林學士的握權，和前此的中書省如出一轍。明清時代的殿閣也不外此理，這等處，須要通觀全局，自然明白。

九卿是歷代都有的，然而都失其職。實權都在六部爲避繁起見，不再詳敍。御史一官，卻威權漸重。武后時，改爲肅政臺。分置左右。左察朝廷，右澄郡縣。中宗復位後，復名御史臺。仍分左右。睿宗時，命兩臺都察內事，旋又把右臺廢掉。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從此以後，御史臺就多受詞訟，侵涉了司法的權限。

至於外官的變遷，則和內官正相反。內官的權限，日趨於輕；宰相九卿等，有獨立職司的官，職權多見侵奪。外官的權力，卻有日趨於重之勢。秦漢時代的兩級制，郡縣到漢末改設州牧，就變成三級制。也已見第二編上。東晉以後，疆域日蹙，而喜歡多置州郡，以自張大。於是「僑置」的州郡甚多。往往有僅有空名，實無轄境的。於是州郡愈多，轄境愈小。然而這時候，是個軍閥擅權的世界，軍閥的地盤，是利於大的；州郡雖小，有兵權的，往往以一個人而都督許多州的軍事，其轄境仍舊很大。隋朝統一以後，當時的所謂州，已經和前此的郡，區域大小並無分別了。於是把州郡并做一級。唐朝也沿其制，而於其上再設

一個道的區域。一道之中，是沒有長官的。中宗復位的這一年，分天下爲十道，每道各設巡察使。睿宗景雲二年，前一二〇一 改爲按察使。玄宗開元二十七年 前一一七三 又改爲采訪處置使。肅宗至德 前一一五六—一一五五 以後，把天下分做四十餘道，各置觀察使。這種使官，都稱爲監司之官。他的責任，只是駐於所察諸郡中的大郡，訪察善惡，舉其大綱，並不直接理事，頗和漢朝刺史的制度相像。然而到後來，往往侵奪州郡的實權，州郡不敢與抗。而且這時候，已經是軍人的世界了。有軍馬的地方，就都設了節度使。凡有節度使的地方，任憑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個人兼的。這正和現在的督軍兼省長等等一樣，又誰敢和他相抗呢？於是中央政府，㝠無實權，可以管轄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參看第三編上第二章第一二第五節。監司官的名目還有許多，欲知其詳，可參看文獻通考第六十一—六十二兩卷。

唐朝的官制，中葉以後，又有宣徽南北院，和樞密院，其初特以處宦者，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職權。後來宦者的威權日大，這兩種官的關係，也就漸重。到五代以後，都變做了大臣做的官。這個留待第三編裏再講。又地方自治的制度，從漢魏以後，日益廢壞。漢朝時候，重視三老，嗇夫，等職的意思，絲毫沒有。而役法日重，這一等人，反深受了苦役之累。這個也是一個極大的變遷，也待第三編再講。

第二節　教育和選舉

教育制度從三國以後，是很衰頹的，無足稱述。三國志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之後，太學始開。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這是後漢以後，學校就衰的情形。從此到南北朝末，雖亦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或又置有博士，然皆無足稱述。唐太宗時，「屯營飛騎，亦令受經；高句麗，新羅，高昌，吐蕃，皆遣子入學。」表面上似乎是很盛的。然而實際士人社會的視線，已經移到科舉上了。

要曉得科舉制度的由來，就要先曉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制，起於魏文帝時。這時候，「三方鼎立，士人播遷，詳覆無所。」尚書陳羣，就於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評其本地的人物，分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書用人時，憑以覆核。這種制度的可行，原因為後漢時代，清議極重，鄉評特為有力之故。史稱『晉武帝時，雖風教頹失，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然而鄉評的有力，是一種風俗，風俗是要隨時勢改變的。九品中正，是一種制度，比較的總覺流於硬性。於是就生出種種弊病來。扼要些說，便是

（一）中正的權力太大，而又並無賞罰之防，就不免有（1）徇私，（2）趨勢，（3）畏禍，（4）私報恩讎等事情。

（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盡識；就使盡識，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壞。就使能知他的好壞，也不應當以一個人的話爲標準。況且中正至多能曉得這個人的品行德望，至於當官的才能歷練，是全然不知道的。

然而這還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誰沒有親戚朋友？」一個人在社會上本沒有眞正完全的自由；一個階級裏的人，受這階級的制裁當然最爲嚴重；誰能毅眞正破除情面呢？於是所選舉的，總不外乎這一階級裏的人。就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積習。歷代選舉的制度，縱或小有改革，然大體總是相同。九品中正的制度，南至梁陳，北至周齊，都是有的，直到隋開皇中方罷。這種制度，於兩晉南北朝的門閥階級，是很有關係的。參看第七節

「隋唐以後科舉」的前身，便是兩漢時的郡國選舉。原來郡國選舉的制度，到兩晉以後，也弊壞得不堪了。東晉初年，爲了撫慰遠方的人起見，州郡所舉的孝廉秀才，都不試就用。後來實在弄得不堪了。於是要試之以經。秀才孝廉，就都不敢進京。到京的，也都裝病不考。於是寬限五年，令其補習。九品中正的制度既不可行，於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試。既然憑考試爲去取，就索性「無庸郡國選舉，而令他懷牒自列於州縣，州縣加以考試，合格的再把他送進京去應考。」就變成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了。唐以後的科舉，最重的是進士科。這一科，是起於煬帝大業中的。（當時還是試的策。）這件事，隋書不載。

只見於唐書所載楊綰疏中大約當時還不甚看重他。『唐制，取士之科‧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其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等。然而取之最多的，只有進士明經兩科。進士試「詩」「賦」「論」「策」。明經試「帖經」「墨義」。這時候，崇尚文詞的風氣已成。明經所做的帖經墨義，又是毫無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他。就有「焚香看進士，瞋目待明經」的諺語。不是天資愚魯，不會做詩賦的人，都不肯去做明經。就把天下人的聰明才力，都消磨到「聲病」上去。參看第六節

文獻通考卷二十九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折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駈縣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面焉。按這是責令默寫經文

又卷三十‧愚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

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謹對。

有云請以注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

這種考試的法子，現在看起來，眞正是奇談。然而也不足爲怪。這是古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如此。原來古人都是把經就算做學問；所謂通經，又不必自出心裁，只要遵守先儒的傳注；自然就造成這種怪現象了。（這種現象，一變而爲宋朝的經義。再變就是明清的八股文，通看後文自明。）

武舉起於武后的長安二年，（前一二一〇）也用鄉貢之法，由兵部主其事。

制科的科名，是沒有一定的。唐制科名目和登制科的人，詳見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以上所說，是取士的方法，但登科以後，還不能就有官做，還要試於吏部，謂之「釋褐試」。釋褐試取了，才授之以官。一登進士第，便有官做，這是宋朝的法子，唐朝卻不如此。

銓選仍是歷代都由尚書。唐時分爲文武二選；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文選有身（體貌豐偉）言（言辭辯）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長）四種。『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還得聽其冬集。』較諸後世的銓選，似乎還要合理些。又後魏崔亮（吏部侍郎）創停年格。補用的人，一以他停罷後稱月爲斷。後世說他是資格用人之始，都不

以他爲然。然而他實在是迫於胡太后時候，強令武人也要入選，才創此法，以限制他的。（他覆外甥劉景安的信，說『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可見此法之創，實是限制武人的意思多。）況且以資格年勞用人，原不算得弊政，較諸在上的任意抑揚，在下的夤緣奔競，就好得多了。

第三節　兵制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襲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說「中國承平的時候，可以算是沒有兵。——雖然有喚做兵的一種人，實在是把來供給別種用場，——如以壯觀瞻等，——並不是要他打仗。」這句話最通。秦漢時代，承襲著戰國的餘風，全國還有些尙武的風氣；東漢而後，就漸漸顯出無兵的樣子了。（參看第二編上第八章第四節）從五胡亂華起，到南北朝末止，卻可以算得一個長期戰爭；其中東西魏——周齊——對立的時候，競爭尤其劇烈；所以產出一種略爲整齊的兵制。

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於後周的。其制是籍民以爲兵，——但是揀其壯健才力的，並不是全數叫他當兵，——而蠲其租調。令刺史以農隙教練。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領軍的謂之開府；一大將軍統兩開府，一柱國統二大將；共爲六軍。總數不滿五萬人。（隋朝也沿襲其制，置十二衛將軍。）

唐制折衝府有上中下。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每府都有折衝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以司訓練。其兵的編制是十人爲火，火有長。五十人爲隊，隊有正。三百人爲一團，團有校尉。有兵籍的人民年二十而爲兵，六十而免。平時居於田畝，教練皆以農隙。有事就出去從征；事訖，依舊各還其鄉。據唐書兵志說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關內一道的，倒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的形勢頗強。當時宿衞，也是靠府兵輪值的，謂之「番上。」

但是到高宗武后時，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漸壞，至於宿衞不給。宰相張說，就請募兵宿衞，謂之「彍騎。」玄宗時，這種宿衞的兵，也是有名無實；諸府又完全空虛；內地竟無一兵而邊兵卻日重。所以安祿山一反，竟無從抵禦了。

唐初用府兵的時候，有所征伐，都是臨時命將；戰事既罷，兵歸其府，將上其印，所以沒有擁兵的人。其戍邊的兵，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都有使；總管他們的，謂之道；道有大總管。（後來改爲大都督，但行軍時仍曰大總管。）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的，謂之節度使；但還沒有用他做官名。睿宗景雲二年，（前一二〇一）用賀拔延胡做涼州節度，這是以節度名官之始。玄宗天寶初，於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安西（治龜茲，今新疆省庫車縣。）北庭（治庭州，今新疆迪化縣。）河西（治涼州，今甘肅武威縣。）朔方（治靈州，今寧夏寧夏縣。）河東（治太原，今山西陽曲縣。）范陽（治幽州，今北平一帶。）平盧（治營州，今熱河省承德縣。）隴右（治鄯州，今甘肅西寧縣。）劍南（治益州，今四川成

邊兵就此大重了。安史亂後，討賊有功之將，和賊將來降的，都授以節度使，都縣。）九節度，嶺南（治廣州，今廣東南海縣。）一經略使。於是節鉞遍於內地，而「尾大不掉」之勢以成。

——或沿其舊官——

然而制唐朝死命的，實在還不是藩鎮之兵，而倒是所謂「禁軍」。禁軍的起原是跟高祖起義於太原的兵，事定而後，願留宿衛的，共有三萬人。於是處以渭北閒田，謂之「元從禁軍」。老不任事，即以其子弟代之。後亦與於「番上」。太宗時，在元從禁軍中，選善射者百人，以從田獵，謂之百騎。武后改爲千騎。睿宗又改爲萬騎，分爲左右。玄宗用這一枝兵平韋氏之亂，改名左右龍武軍。又有太宗所置的飛騎，高宗所置的羽林，也各分左右，謂之「北衙六軍」。與諸衛的兵，號爲南衙的相對待。中葉以後，又有所謂「神策軍」。其緣起，因天寶時，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的磨環川，即於其地置軍，謂之神策。以成如璆爲節度使。安祿山反，成如璆派軍中的將，喚做衛伯玉的，帶千人入援。與觀軍容使魚朝恩（宦者）共屯陝州。神策軍的地方，旋爲吐蕃所陷，於是即以衛伯玉所帶的兵爲神策軍。和陝州節度使郭英乂，俱屯於陝。前一一四九年，吐蕃陷長安，代宗奔陝。魚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陝州的兵來扈衛。當時都號爲神策軍。後來伯玉罷官，神策軍歸郭英乂兼帶。郭英乂又入爲僕射，這一枝兵，就入於魚朝恩手裏，是爲宦官專管神策軍之始。魚朝恩後來入都，使把這一枝兵，帶到京城裏，依舊自己統帶著他。然而還不過是一

枝屯駐京城裏的外兵，並不算做禁軍。前一一四七年，吐蕃又入寇。魚朝恩以這一枝兵入屯苑中。於是聲光大好，出於北衙軍之上。德宗從奉天還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頗委任宦官，專叫他統帶禁軍。這時候，邊兵的饟，不能按時發給；而神策兵饟稍優厚。於是邊將在外戍守的，多請遙隸神策。神策軍數，遂至十五萬。自關以西，各處的鎮將，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勢力，強不可制。昭宗時，想改用宗室諸王帶他，始終沒有成功。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就挾著神策軍裏幾個鎮將的力量，以脅制天子，誅戮大臣。到底弄得朝臣借著朱全忠的兵力，打破宦官一系的鎮將李茂貞，把宦官盡數誅夷，而唐亦以亡。這都是後來的話，參看第三編上第二章第四節，自然明白。（禁軍的始末，唐書兵志不詳，見文獻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總而言之，亡唐朝之力藩鎮的兵，不過十分之三；禁軍倒有十分之七。

第四節　刑制

兩漢魏晉刑制的變遷，已見第二編上第八章第五節。從晉武帝頒布新律之後，張斐杜預，又各為之注，泰始（前一六四七至一六三八）以後用之。然律文簡約；兩家的注，又互有不同；「臨時斟酌，吏得為姦。」齊武帝永明九年。（前一四二一）刪定郎王植之，才合兩家的注為一。然事未施行，書亦亡滅。梁武帝時，齊時舊郎蔡法度，還記得王植之的書。於是叫他損益舊本，定為梁律。天監初，（天監，梁武帝年號，前一四一〇至一三九三。）又使王亮等改定，共為

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條，刑分十五等。陳武帝令尚書删定郎范杲參定律，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定律三十卷。大體沿用梁法。這是南朝法律的沿革。

元魏入中原以前，刑罰是很嚴酷的。道武帝入中原，才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太武神䴥中，（前一四八四至一四八一）詔崔浩定律。正平中，（前一四六一）又命游雅胡方回等改定，共三百七十條，有門房之誅四。（獻文增其十三，孝文時定爲十六。）大辟百四十五。（獻文增其三十五，孝文時定爲二三五。）刑罪（就是耐罪）二百二十一。（獻文增其六十二，孝文時定爲三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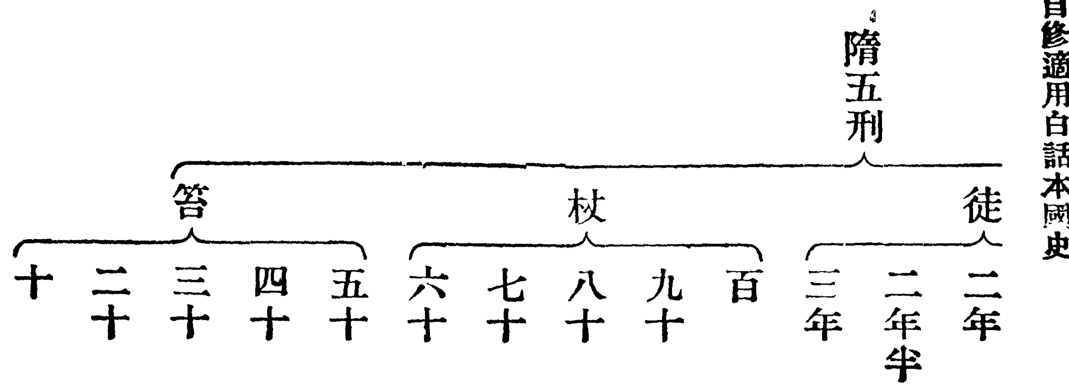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前一三四八）尚書令趙郡王叡奏上齊律十二篇。係雜采魏晉故事。刑名有五。一死，二流，三耐，四鞭，五杖。又有所謂重罪十條。（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惡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義，十內亂。）不在「八議」和「論贖」之限。

北周的律，定於武帝保定三年。（前一三四九）刑分死，流，徒，鞭，杖。不立十惡的名目，而重「大逆」「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隋初，令高熲等重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也有十惡之條。（一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義，十內亂。）唐朝的刑法，大抵沿隋之舊。

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刑罰的變遷。馬端臨說『漢文除肉刑，而以髠笞代之。髠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髠。減死罪一等，卽止於髠鉗；進髠鉗一等，卽入於死。而深

文酷吏，務從重者，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案復肉刑的議論，兩晉時代最甚。其理由所在，就是「死刑太重，非命者衆；生刑太輕，罪不禁姦」兩語。）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扑，流，宅，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案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逾百。」隋始定鞭笞之數，死刑只用斬絞兩種。這都是較前代爲文明處。

- 死
  - 絞
  - 斬
- 流
  - 千里居作二年
  - 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
  - 二千里居作三年
-
  - 一年
  - 一年半


隋五刑
徒
二年
二年半
三年
杖
百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笞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

還有一層可注意的，便是隋朝的刑法，是兼采魏晉和拓跋魏兩種法系。——這個大概是周齊如此，而隋朝因之。——其斟酌輕重之間，固然較舊時的法律爲進步。然而精神上，也有不如舊時的法律之處。即如晉律，部民殺長官，和父母殺子的，都同「凡」論。這是兩漢以後，把經學應用於法律，文明之處。（父殺其子當誅，見白虎通。）隋律卻就不然。這是拓跋魏的社會進化較淺，「官權」「父權」太重之故。中國反改其舊律而從之，眞是下喬入幽了。餘杭章氏文集裏，有一篇文字，專論這件事，可以參看。

總而言之，秦漢以後的法律，經晉朝的一大改革，而大體趨於完善，經隋朝的一番損益，而輕重更覺適宜。所以從西漢法律輸入以前，沿用千年，大體不曾改變。

第五節　賦稅制度和民生

從秦漢統一以後，直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二千多年，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沒有甚麼根本上的變更。（從戰國到秦漢，是有一個大變的。參看第一編第九章，和第二編上第六章。）這個時代，中國人的生計，是以農業爲本位。要看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就須注意於農民。但是中國史家，記載平民的生活狀況，是很少的。卻是當時的田賦制度，便是當時「農民生活狀況的反映」。

從晉到唐，其間的田賦制度，都有同一的趨向。爲之代表的，便是晉的「戶調式」，魏的「均田令」，

唐的「租庸調制」今各述其大略如下：

戶調之式，起於晉武帝平吳以後。他的法度是：男女年十六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案這是指為戶者而言）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

後魏的均田，在前一四二七年。（孝文帝太和九年）他的辦法，是把田分成「桑田」「露田」兩種。桑田是「世業」；露田及歲而受，年老則免，身沒則還。桑田的數目，有過於其應得之數的，得以賣出；不足的得以買入。但過於應得之數，及在應得之數以內的，不得買賣。（大概當時把官有的地，授與人家做露田。其原有田地的，一時並不沒收他；本無田地的，一時也不能補足。所以人民的桑田，有逾限的，也有不足額的。）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有牛一頭，許授田三十畝；但牛四頭為限。）

唐朝的租庸調制，（高祖武德七年定，前一二八八。）是丁男十八以上，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為「永業」，餘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的，為「寬鄉」，少的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鄉有餘田，以給比鄉；州縣同。「徙鄉」和「貧無以葬」的人，得賣世業田。從狹鄉徙寬鄉的，得幷賣口分田。受田的丁，每年輸粟二石，謂之「租」。看地方的出產，或輸絹，綾，絁各二丈，綿二兩，或輸布二丈四

尺，麻三斤，謂之「調。」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閏加兩日，不役的，每日折輸絹三尺；謂之「庸。」通考『租庸調徵科之數，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會要所載。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鑑所言皆同。新唐書食貨志，疑太重，今不取。』

這種制度，便是兩漢時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反響。雖不能做到地權平均，較諸毫無法度，聽其自相兼幷，總好得許多。但是『徒法不能以自行。』這種制度，若要實行，行政要非常綿密。以中國行政的疏闊，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廢壞，從何實行起？戶調之式，定後不多時，天下就大亂；究竟這種制度，曾否實行？史學家頗多懷疑。大概就使實行，時間也是很短的。均田之令，和租庸調的制度，都是定於大亂之後。當時地廣人稀，無主的田很多，推行自然不十分困難。但是一兩傳後，人口增殖，田畝漸感不足，就難於維持了。均田令的結果，後來是怎樣？史家沒有明確的紀載。租庸調制，則唐書明說他，到開元時而其法大壞，「幷兼踰漢成哀。」

平均地權的制度，不能維持，卻反生出一種弊病來。便是兩漢時代的稅，是認著田收的；雖有口稅，很輕。從戶調，均田令，租庸調等制度行後，人人有田，收稅就只須認著人。專制時代的官吏，行政是怠慢慣了的；只要收得著稅，其餘就一切不問了。到後來，實際上授田的事情，已經沒有了；幷兼之事起了，他卻還只是認著向來出稅的人收稅；那裏來管你實際有田沒有田？——這時候，若要查明白有田的人，

然後收稅就要澈底根究，叫幷兼的人，把田都吐出來，還無田的人；而且照法律上講，不但幷兼人家的人有罪，就是被人家幷兼的人，也是有罪的。這件事豈不甚難。——這一來，百姓不但享不著人人有田的利益，反要負擔無田而出和「有田的人一樣的租稅」的痛苦。在兩漢時代，就只消出極輕的口稅。這如何能支持？於是乎有「逃戶。」逃的人逃了，不逃的人，賦稅就要更重，稅法就大壞了。玄宗時，宇文融爲監察御史。也明曉得澈底根究叫幷兼的人，把所幷兼的田通統吐出來，是辦不到。就想括「籍外的羨田」以給逃民。然而「幷兼之亟」，總是起於人多而田不足之後的，那得有許多羨田可括？而且他的辦法，逃戶受羨田的，又要出錢千五百；於是州縣希旨把有主的田，算作羨田；本地的人，算作客戶；反變成了聚斂的政策。安史亂後，賦稅紊亂的情形，更其不可收拾。德宗時，楊炎爲相，才創「兩稅」之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著。」雖沒有把「稅人而不稅田」的法子，根本改革；然而照他立法的意思，是「以人的貧富，定出稅的多少」，較諸就田而稅，負擔偏於農民的，反覺公平。不過人的貧富不易測定。實行起來，要求其公平，是很難罷了。陸贄說 兩稅以資產爲宗，少者稅輕，多者稅重，然而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的；有場圃囷倉，物輕而衆以爲富的。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少而日收其贏的；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寡利的。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我說 兩稅的法子，若眞能行得公平，倒近乎一般所得稅了。這個談何容易。楊炎的法子，自然離此理想尚遠。然在當時，總不失爲救弊的良法。

文獻通考田賦門的一段按語，論秦漢到唐田賦制度的變遷，極爲清楚。我如今不避繁複，再節鈔在下面。因爲這件事，和當時社會的生計狀況，是很有關係的。（是農民生活狀況的反映。）

自秦廢井田之制，始舍地而稅人。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參看第二編上第八章第三節。）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疋，綿三斤。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概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幷者一例出賦，可乎？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

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

此外生計界的情形，無甚特別的可述。但有一件可注意的，便是當這時候中國對外的貿易，頗為發達。從魏晉到唐中國和南洋交通的發達，已見上章第六節。魏晉北朝，和西域的關係，雖不如漢唐時代的密切，然而也沒有甚麼戰爭；民間往來貿易的關係，可以推想為無甚中斷的時候。中國商人的能力，非常之大。譬如漢朝還沒有通南越和西域，商人倒早已做了先鋒隊了。——參看第二編上第四章。

隋書食貨志說『梁初，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又說『後周時，河西諸郡，皆用西域金銀之錢。』當時對外貿易的影響，及於中國的通貨上。而且他說晉自東渡以後，嶺外諸酋帥，有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的，朝廷多因而籍之，以收其利。這種辦法，直到南朝之末，都是如此。這許多東西，也都是當時互市的商品。就可以推想貿易額的盛大了。至於唐朝則陸路有互市監，以管西域諸國的貿易；海路布市舶司，以管南洋諸國的貿易。惜乎歷史上，關於這種紀載，十分闕略。近人梁啓超的廣東通商發達史，參考東西洋人的著述，述南北朝唐時候，中國對外貿易的情形，頗詳。可惜文長，不能備錄。讀者諸君，請自取原書參考。

第六節　學術和宗教

從東漢到魏晉，中國的學術思想界，起了一個大變遷。這個可以說從煩碎的考古時代，到自由思想時代，也可以說從儒學時代，到老學佛學時代。

西漢的儒學，就不過抱殘守缺，牢守著幾句相傳的師說；究竟孔門的學說，還是「負荷」得不能完全。到了末年，又爲著「託古改制」之故，生出許多作僞的人來。又因爲兩漢的社會去古未遠；迷信的色彩，很爲濃厚；於是這種作僞的話裏頭，又加上許多妖妄不經的話。（讖緯終東漢之世，是以緯爲內學，經爲外學。）東漢的學風，雖然不必務守師說，似乎可以獨出心裁。然而賈許鄭馬等，又不免流於煩碎。打了半天官司，總是不見分曉。也不免使人厭倦。於是人心上就生出一種「棄掉這些煩碎的考據而探求眞理」的要求。

在中國舊學問裏，可以當得起哲學的名稱的，當然只有道家。在儒家，則一部周易裏頭，也包含著許多古代的哲學。（參看第一編第十章第一節）所以這時候，研究學問的人，都是老易並稱。其中最有名的，便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劉伶，王戎，王衍，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等一班人。這一班人，「專務淸談，遺棄世務，」固然也有惡影響及於社會。然而替中國學術思想界開一個新紀元，使哲學大放光明；前此社會上相傳的迷信，都掃除淨盡，也是很有功的。——世務本來不能彀都責備哲學家做的。——研究起中國的哲學史來，這一派「魏晉的哲學」實在很有研究的價值。

中國的學問，是偏於致用的。老易雖說是高深的哲學，要滿足純正哲學的要求，究竟還不彀。於是佛學乘之而興。佛教的輸入中國，古書上也有說得很早的，然而不甚可靠。可靠的，還是漢明帝著中郎將蔡愔到西域去求佛經，前一八四五年，（永平十年）蔡愔同著攝摩竺法蘭兩僧，齎經典東來的一說。然而這時候，佛教在社會上，還沒甚影響。三國時，天竺僧支讖支亮支謙從西域來，士大夫才漸漸和他交接。東晉時，又有佛圖澄，來從西域，專事譯經。慧遠開蓮社於廬山，（這是後世淨土宗的初祖。）士大夫和他交接的更多，然而還不過是小乘。前一五一一年，（姚秦弘始三年）鳩摩羅什入長安，才譯出大乘經論。從此以後，佛教在中國，宗教界和學術界——就放出萬丈的光燄。「佛教」或「佛學」，都是專門的學問。要明白他的眞相，決不是本書所能紹介。我現在且轉錄近人新會梁氏中國古代思潮裏的一張表，以見得佛學入中國後盛衰的大略。若要略知佛學的門徑，梁氏這一篇文章，很爲簡明可看。若要再進一步，則近人梁氏的印度哲學概論最好。這部書，把印度各種哲學和佛學對舉，很可以見得佛學的「來源，」「影響，」和他的「眞相。」謝氏的佛學大綱，雖然無甚精神，鈔撮的也還完備，也可看得。

以下十三宗，只有俱舍成實兩宗是小乘，其餘都是大乘。其中天台一宗，係中國人所自創。

宗名	開祖	印度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成實	鳩摩羅什	訶梨 跋摩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	嘉祥大師	龍樹 提婆	同上	同上	同上
涅槃	曇無讖	世親	同上	宋齊	陳以後歸天台
律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	光統律師	世親	同上	梁陳間	唐以後歸華嚴
淨土	善導大師	馬鳴 龍樹 世親	同上	唐宋明時	明末以後
禪	達摩大師	馬鳴龍樹提婆世親	同上	同上	同上
俱舍	眞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中唐	晚唐以後
攝論	同上	無著 世親	同上	陳隋間	唐以後歸法相
天台	智者大師		陳隋間	隋唐間	晚唐以後
華嚴	杜順大師	馬鳴 堅慧 龍樹	陳	唐則天後	同上

法相	慈恩大師	無著 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同上
眞言	不空三藏	龍樹 龍智	唐玄宗時	同上	同上

周易		王弼韓康伯	
尙書		僞孔安國傳王肅等所造	
毛詩	毛亨傳鄭玄箋		
周禮	鄭玄注		
儀禮	鄭玄注		
禮記	鄭玄注		
左傳		杜預集解	
公羊	何休解詁		
穀梁		范寧集解	

孝經			唐玄宗御注
論語		何晏集解	
孟子	趙岐注		
爾雅		晉郭璞注	

這時候，儒家之學，也竟有點「道佛化」的樣子。原來東漢的儒學，至鄭玄而集其大成。然而盛極必衰，於是就出了一個王肅，專替鄭玄爲難。一定要勝過鄭玄，這件事也頗爲難的。於是又想出一個作僞的法子。僞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五部書，互相印證。把自己駁難鄭玄的話都砌入這五部書裏頭，算是孔氏子孫所傳，孔子已有定說的。（參看丁晏尚書餘論）這種作僞的手段，較之漢朝的古文家，更爲卑劣。（參看第二編上第八章第六節）然而王肅是晉武帝的外祖，所以當時頗有人附和他。譬如杜預，就是其中的一個。（詳見尚書餘論）總而言之，從王肅等一班人出，而「鄭學」也衰了。然而王肅這一派學問，在社會上也不占勢力。東晉以後盛行的，便是王弼何晏這一派。這都是把道家之學，去解釋儒書的。再到後來的人，并不免參雜佛家的意思。上面所列一表，是唐朝時候所定的十三經注疏。所取的注，其中除孝經爲

唐玄宗御注外，其餘十二經，魏晉人和漢人各半。北朝的風氣，變動得晚些。自隋以前，北方的學者，大抵謹守漢儒的學問。熟精三禮的人極多。（參看廿二史劄記卷十五）這便是鄭玄一派學問。也有能通何休公羊的。這幷是今文學了。至於南人，則熟精漢學的，久已甚少。所風行的，都是魏晉以後的書。然而從隋朝統一之後，北朝的武力，戰勝了南人。南朝的學術，也戰勝了北人。北人所崇尙的，鄭玄注的周易，尙書，服虔注的左傳都亡，（鄭玄注左傳未成，以與服虔，見世說新語。則服虔和鄭玄，是一鼻孔出氣的。）而王弼杜預的注，和僞孔安國的傳，到唐朝就列於學官。這個決不是南朝的經學，能勝過北朝；——就經學論，北朝確校南朝爲純正。——不過就學術思想界的趨勢而論，漢朝人的儒學，這時候，其道已窮；而魏晉以後的這一派哲學正盛，南朝的經學，是「魏晉的哲學化」了的，所以就占了優勝罷了。

還有古代的神仙家，到魏晉以後，也「哲學化」了，而成功了後世的所謂「道教」；和「儒」「釋」並稱爲「三教」。這件事也要一論。案神仙家的初起，其中並沒有什麽哲學。他們所求的，不過是「不死」。所以致不死的手段，是「求神仙」和「鍊奇藥」。（參看第二編上）所謂不死，簡直是說肉身可以不死。「尸解」的話，怕還是後來造出來，以自圓其說的。這一派妖妄之說，大概是起於燕齊之間。（所以託之於黃帝，史記封禪書說齊威宣和燕昭王，就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史記的八書，固然全不是太史公所作，然而也並不是憑空僞造的。——禮書樂書，是抄的荀子和小戴記。其餘略以漢志爲本。——又左傳，齊景公問晏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除

神仙家之外，沒有說人可以不死的。齊景公問這句話，一定是受神仙家的影響。這也可做神仙家之說，舊行於燕齊之間的一證。

這一派人，和中國古代的醫學，很有關係。內經裏屢引方士之說 他們是懂得點藥物學的，所以有所謂錬奇藥。古代的醫學，原有「呪由」一科，所以到後來，張角等還以「符水」替人治病。其說起於燕齊之間，所以有「航海的思想」，而有所謂三神山；大約海邊上的蜃氣，一定和這種妖教的構成，很有關係的。當秦皇漢武帝時代，神仙家的勢力極盛。這時候，這一派人，——方士——專以蠱惑君主為主。到後來，漢武帝化了許多錢，神仙也找不到，奇藥也錬不成，才曉得上了大當，「喟然而歎曰世安有神仙？」從此以後，這一派人，蠱惑君主的技倆，就無從再施，於是一變而愚惑平民。然而從張角孫恩造反以後，又變做一種妨害治安的宗教，勢不能再在社會上大張旗鼓；雖然還有張道陵寇謙之等一班人，借符籙丹鼎等說，以愚惑當世。參看魏書釋老志 畢竟是不能大占勢力的。這一種宗教，要想自存，就非改絃易轍，加上一點新面目不可。把後世道教的書來看，真像是和易老相出入的。然而請問這許多話，漢以前的神仙家有麼？譬如淮南子，後世認為道家的書。然而淮南子裏，原有易九師的學說。又如太極圖，後世認為陳摶從道家的書裏取來的，不是儒家所固有。然而他的說法，可以和易經相通，畢竟無從否認。參看胡渭易圖明辨 我說這許多話，本是中國古代的哲學，保存在易經裏頭的。魏晉以後的神仙家，竊去以自文其教。所以魏晉以後的道教，全不是漢以前的神仙家的本來面目。

神仙家的本來，是除了鍊奇藥，求神仙等，別無什麼哲學上的根據的。明乎此，則可知我國「道藏」的書，大有研究的價值。爲什麼呢？中國古代的哲學，保存在易經裏。五經裏頭，只有易經，今文家的學說全亡。東漢人所注的易經，妖妄不經，瑣碎無理，全沒有哲學上的價值。要求古代的哲學，——從易經裏去求，——只有到淮南子等一類的書裏去搜輯。然而這一類書，也所傳甚少，而且殘缺不完。神仙家既然竊取這一種哲學，以自文其教，當他竊取的時候，材料總比現在多。這種哲學，一定有儒家「」，借著他們的竊取，保存在道藏裏頭的。把這一種眼光去搜尋，一定尋得許多可貴的材料。

還有一種風氣，也是到魏晉以後才盛的，便是崇尚文學。兩漢時代，固然也有許多文學家。然而這時候，看了文學，不過一技一能，究竟還是以樸學爲重。到魏文帝，就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這種思想，全然是兩漢人沒有的。這是由於（一）兩漢人的學問，太覺頭巾氣，缺乏美感，枯寂了的反動。（二）則魏晉人的哲學，所鑄造成的人生觀，總是『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一派。總覺得灰心絕望。然而人的希望，究竟不能盡絕的。「愛惜羽毛」的人，就要希望「沒世不可知之名」。隋朝的李諤說『自魏之三祖，崇尚文詞。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遞相師祖，澆漓愈扇。』也可以見得這種風氣的由來，和其降而益甚的情形了。因有這種風氣，所以唐朝的取士，就偏重進士一科。也因爲有科舉制度，替他維持，所以這種風氣，愈不容易改變。

文學的內容，從南北朝到唐，也經過一次變遷。從東漢到梁陳，文學日趨於綺靡，這是人人知道的。這種風氣，走到極端，就又起了反動。隋文帝已經禁臣下的章奏，不得多用浮詞。唐興以後，就有一班人，務爲古文，至韓柳而大盛。就開了北宋到明的一派文學。曾國藩湖南文徵序。『自東漢至隋，大抵義不單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這幾句話，說自漢至清初，文學變遷的大概，頗爲簡明。總而言之！古文之學，是導源唐初，大成於韓柳等一班人，到北宋才大盛的。舊唐書韓愈傳『大歷貞元間，文字多尙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新唐書文苑傳序『大曆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爲一代法。』——韓公的「闢佛」，對於以前的學術宗教界，也要算一個反動。且留待講宋代學術時再講。

第七節　門閥的興廢

從南北朝到唐，其間還有一大變，便是門閥階級的破除。三代以前的社會，原是一種階級制。看第

一編第九章第三節便可以知道。春秋戰國之際，雖說經過一次大變遷，畢竟這種階級制的餘波，是不能掃除淨盡的。讀史的人，都說九品中正之制，弄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然而做中正官的人，並不曾全操選舉之權。不過朝廷要用人時，把他所品評的等第，來覆核覆核罷了。選舉之權，畢竟還在州郡手裏。郡國選舉之制，不是魏晉以後才有的。以前雖沒有九品中正之制，難道郡國選舉，都是十分公正，不帶一點階級臭味的麼？（梁武帝時，沈約上疏，說『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庠序棊布，傳經授受，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可見漢朝的選舉，自比魏晉以後公平；然而說毫無階級臭味，是決辦不到的。）這是決不然的，不過不像魏晉南北朝這種盛法罷了。兩晉南北朝時候，門閥階級之嚴是由於（一）有九品中正之制，替他維持。（二）則這時候，五胡亂華，漢人和胡人，血統上不免混淆。士大夫之家，就想高標門第，以自矜異。（三）則當晉室渡江之初，文明的重心，還在北方；北方的大族，初南遷的時候，也還有高自位置的思想；以後就成了一種風氣。所謂大族，必須要標明了一個「郡望」，以明其本出何郡，就是魏晉以前，階級制度，並沒有消除盡淨的證據。倘使你在本籍本沒有特異於人之處，遷徙之後，又何必要特標出一個郡望來呢？這種階級制度，是到唐中葉以後，才漸次破壞，經過了五代，然後消除淨盡的。破壞這種制度的力量，要算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最大。這是為什麼呢？原來當郡國選舉的時代，無論你怎樣公正，無論怎樣的注重於才德，這郡國所「薦舉」

或「拔擢試用」的人，總不得眞正到社會的下層階級裏。——固然也有例外的，然而總是例外。直到郡國選舉的制度，變做了投牒自舉。這時候，形式上固然還說是鄉貢，然而既憑考試，這鄉貢便是有名無實的話。被舉的人，——舉人——和舉他的人，——州郡——其間才不發生關係。——無論什麼人，向州郡投牒自列，州郡就不能不考試他；考試合格了，便不能不舉他。他把全國的人，都聚到京城裏去考試；和他的本鄉，相離得很遠；考試防弊的制度，又一天嚴密似一天；在唐朝，還沒有「糊名」「易書」「禁懷挾」等種種制度。考官還可以采取譽望；就和士子交通，也不干禁例的。但是從唐到清，考試的制度，是一天天望嚴密的一條路上走的；這是考試制度的進化。應考的人，和考他的人，也再不得發生關係。這樣，全國的寒畯，才眞和有特權的階級，立於平等競爭的地位。所以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實在有破除階級的大功，不可湮沒的。向來讀史的人，都說投牒自舉，是個最壞的制度。其意不過說這是「干進無恥」。其實不然。參與政治，是國民的一種義務，不單是權利。有服官的能力，因而被選舉，因而服官，這是國民應享的權利，也就是國民應盡的義務。郡國選舉和徵辟的時代，有了才德，固然可以被選舉，被徵辟的。儻使人家不來選你，徵你辟你，你便如何？若在隋唐以後，便可以懷牒自列。所以唐以後的科舉制，是給與國民以一種重大的公權。——實際上應試的人，志願如何，另是一說。從法理上論，這一層道理，是顛撲不破的。

兩晉南北朝時候的階級制度是怎樣？我且引近人錢塘夏氏的一段話如下：

其時士庶之見，深入人心，若天經地義然。今所見於史傳者，事實甚顯。大抵其時士庶，不得通婚。故司馬休之之數宋武曰裕以庶孽，與德文嫡婚，致茲非偶，實由威逼。（指宋少帝爲公子時尙晉恭帝女事言。）沈約之彈王源（瑯邪臨沂人）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王滿聯姻，實駭物聽。此風勿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可以見其界之嚴矣。其有不幸而通婚者，則爲士族之玷。如楊佺期（弘農華陰人）自以楊震之後，門戶承藉，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瑯邪臨沂人）猶恚恨。而時人以其過江晚，婚宦失類，每排抑之。然庶族之求儷於士族者，則仍不已；不必其通婚也。一起在動作之微，亦以偕偶士族爲榮幸；而終不能得。如紀僧眞（丹陽建康人）嘗啓齊武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字叔文，濟陽考城人。）謝瀹，（字義潔，陳郡夏陽人。）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牀，讓客。僧眞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也。其有幸而得者，則以爲畢生之慶。如王敬則（晉陵南沙人）與王儉（字仲寶瑯邪臨沂人）同拜開府儀同，曰我南州小吏，徼幸得與王衞軍同拜三公，夫復何恨？甚至以極凶狡之夫，乘百戰之勢，亦不能力求。如侯景請娶於王謝。梁武曰王謝高門非偶，當朱張以下訪之。積此諸端觀之，當時士庶界限，可以想見。

此皆南朝之例，若夫北朝，則其例更嚴。南朝之望族，曰瑯琊王氏，陳

國謝氏。北朝之望族，曰范陽盧氏，滎陽鄭氏，清河博陵二崔氏。南北朝著姓不僅此，此乃其尤著耳。南朝之望族，皆與皇族聯姻。其皇族，如彭城之劉，蘭陵之二蕭，吳興之陳，不必本屬清門，惟既爲天子，則望族即與聯姻，亦不爲恥。王謝二家之在南朝，女爲皇后，男尙公主，其事殆數十見也。而北朝大姓，則與皇室聯姻者絕少。案魏朝共二十五后，漢人居十一，而無一士族焉。此殆由種族之觀念而成。隋文之獨孤皇后，唐太之長孫皇后，皆鮮卑人也。而斛律明月稱「公主滿家」，則皆渤海高氏之女，皆可爲此事之證。

這種習尙，唐初還很盛。唐太宗定氏族志，頒行天下，而李義府傳說『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然房元齡，魏徵，李勣，仍往求婚，故望不減。』可見這事竟非政治勢力所能干涉。又杜羔傳說『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尙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中葉以後，尙有此風。然而科舉制度既興，寒門致身顯貴，畢竟較以前爲容易。加以物質上的欲望，總是不能沒有的。所以到唐朝以後，士族貪庶族之富，而和他結婚的，就漸漸加多。再加以五代的喪亂，士族失其位置，庶族致身富貴，又喪亂之際，人民播遷，譜牒失考，因而庶族冒充士族的，也日漸加多。從宋以後，這種階級，又漸歸於平夷了。

保惰力的時候。所以唐朝士大夫好利之風，實在較南北朝爲甚。文獻通考卷二十七引江陵項氏的話到一種階級破壞的時候，社會上好利之風，就必然日盛。唐朝時候，是這種門閥制度，將就滅亡，僅

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

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

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

者。……

這固然由於科舉制度之興，有以使士人干進無恥；然而貴賤的階級平夷了，除富更無可尊，

其中的一個原因。

